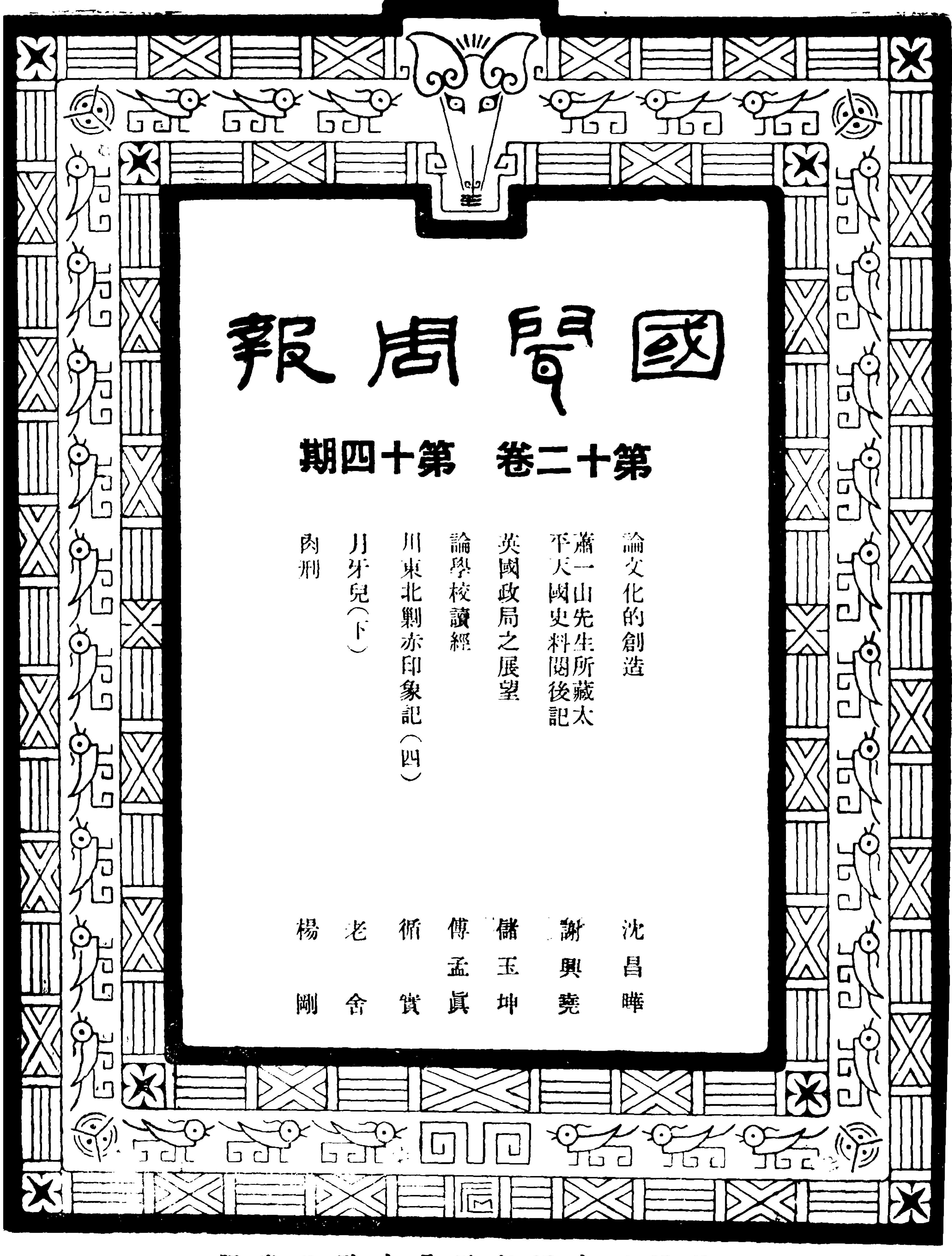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四十期

論文化的創造 沈昌曄
蕭一山先生所藏太平天國史料閱後記 謝興堯
英國政局之展望 儲玉坤
論學校讀經 傅孟眞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四） 循實
月牙兒（下） 老舍
肉刑 楊剛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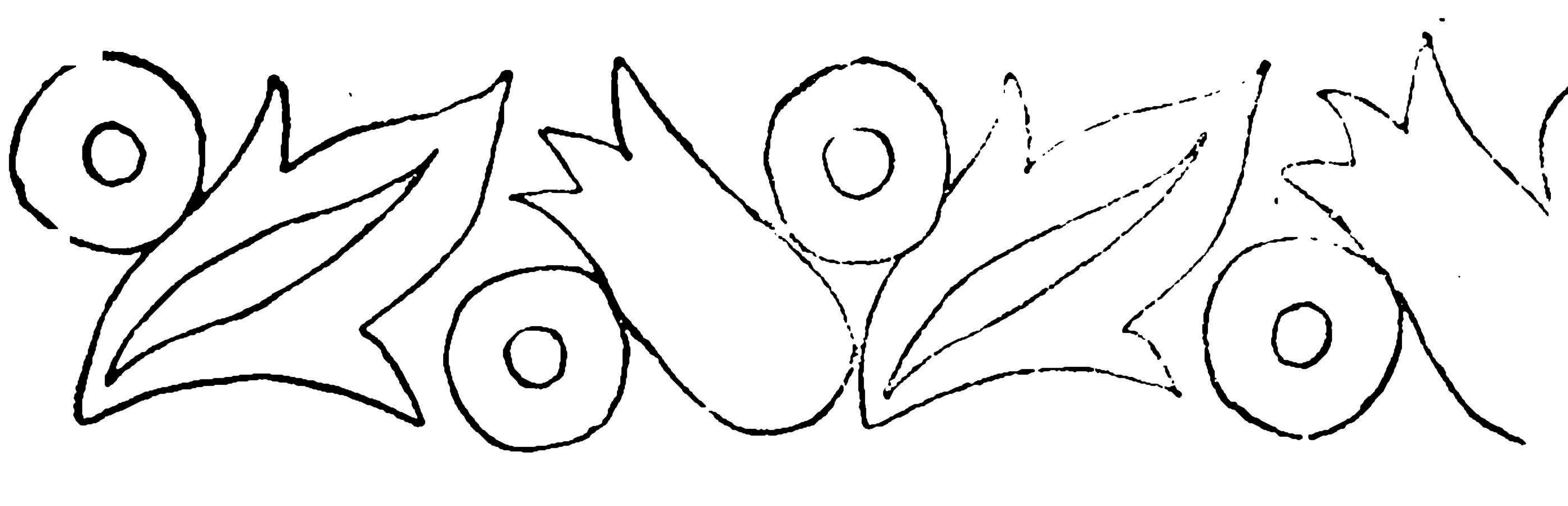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貢獻四種名品
壯補佳品
魚肝油為保肺益氣生血壯身之佳品，因其味腥難服，人多忌之，本藥房最新出品
五洲乳白魚肝油
含維他命富足，壯補效力極偉，並用高壓乳化機嚴密精製，甘香適口，雖體力薄弱者，亦易調服。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精神萬能
自來血
身壯力強，精神飽滿。
大瓶洋二元
小瓶洋一元二角
體育與衛生
中華衛生藥皂
婦女健康問題
現時提倡女男體育，已為社會多數人所注意，如參加各種運動，都是對於她的體育上很有關係的，但健身除運動以外，滋補確亦重要。
女界寶
為補救身弱血衰婦女們的聖品。
牠所含成分，確有充分旺血平肝，調順月經，健壯子宮的效力。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分店均售

第十二卷第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時評

剿共軍事一大變化（森）　倫敦藝展在滬預展（草人）　斯特雷撒會議的展望　米叟

附與但澤（森）

路聞哭者……陳昌裕

論文化的創造……沈昌曄

蕭一山先生所藏太平天國史料閱後記……謝興堯

英國政局之展望……儲玉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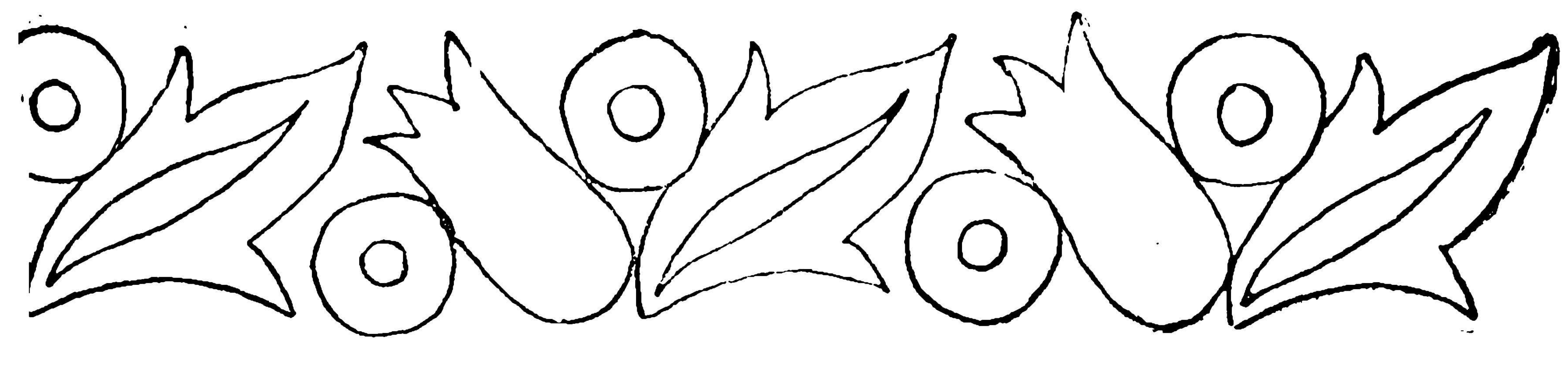
論學校讀經……傅孟眞

川東北劉赤印象記（四）……循實

讀江蘇浙江農村調查……金風

杏山草堂詩話……竹嘯字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記者



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歐局的恐怖與打開策……天津大公報

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天津大公報

斯特雷撤會議之重要性……天津大公報

教育改革的合理化……天津大公報

日總領會議與對華外交……北平晨報

歐局緊張中之中日觀……天津大公報

藏園羣書題記……傅增湘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文藝

月牙兒(下)……老舍

人殺人……陳昌裕

肉刑……楊剛

石達開乞降書……

時人彙誌 (張發奎)

編輯後記……編者

一周簡評

剿共軍事一大變化

本週剿共軍事，有很大的變化。川北方面，徐向前股把通南巴老巢完全放棄，而趨嘉陵江西岸，現在渡江者已逾三萬人，顯有竄入川西之勢。貴州方面，朱毛圖擾貴陽，未能得逞，乃折向石阡餘慶一帶急竄，省垣情勢業已穩定。湘西方面，永順已經收復，蕭賀所據，祇餘湘鄂川邊境之龍山一縣，這顯然是軍事上的一大進展。

不過，就一般情勢觀察，現駐川西的劉文輝部，本來不是能征善戰的勁旅，而徐向前股又早有竄往松潘理番懋功一帶的企圖，現在徐匪主力既已渡過嘉陵江，如果涪江兩岸佈防稍不周密，川西前途，很是可慮。設或匪衆竟竄川西，則勢將利用劉文輝部之脆弱，休養補充，爲患將來，而且南下可擾成都，北進可趨甘肅，這是很可注意的。至於朱毛一股，正沿烏江東岸向東北急竄，從石阡到湘西，相距不過二百里，距蕭賀所據之龍山亦不甚遠，萬一酉陽秀山印江銅仁之線發生變化，則朱毛蕭賀也就不難會合，爲禍湘鄂川黔邊境。所以今後剿共軍事的關鍵，一方面在嚴堵徐向前股西竄，一方面在力阻湘黔匪衆合股。（森）

倫敦藝展在滬預展

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預展，自本月八日起在上海舉行，預定一個月後運英赴會。這些歷史文物，是這五千年文明大國的歷史結晶，經過專家選擇與整理，其能發揚國光，當無疑義。

不過這些文物所代表的只是中國過去的文明，過去的璀燦，遮掩不住現在的黯淡。這些文物是我們的國寶，我們應該寶愛珍重，但絕不應該以此誇大。我們未來國運的否泰，完全要看我們這四萬萬活寶如何。這些死寶已有牠們的評價，活寶們更要加緊努力，走上璀燦的前途！（草人）

斯特雷撤會議的展望

英法義三國會議已於十一日在斯特雷撤舉行。這會足以左右歐局的安危，甚可注意。然而觀察最近的歐局，會議的展望是十分黯淡。尤其微妙的，要數英國所處的地位。

觀九日英外長西門在下院的報告，我們覺得希忒拉在柏林會談中，反對蘇俄的態度，是特別的露骨。這種姿態眞是微妙極了，很能揣透英國的心理。何以言之？英國向來熟權利害，最是精明。現在德國特別引起英方疑忌的地方，就是牠的空軍的發展。最近紐約時報，關於英德會談，曾有一句最尖刻的諷刺，就是勸希忒拉在會議席上，不要說泰晤士河是德國的前防！英國最厭聞的就是德國的西向政策。對於德

國在多瑙方面的企圖，她也相當反對。至於德國的東進政策，在英國看起來，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所以我說希忒拉的姿態，很能迎合英國的心理，英國和德接近的趨向，現已逐漸顯明。德國想離間英國和俄法集團的關係，藉以自增地位，而英國也未嘗不想揚德抑法，而保存她的傳統方針。

英國不願意參加法國所謂的包圍政策，是為不願意法國握有歐洲的霸權。基於同一的原因，所以她也不願意和法國有親密關係的蘇俄聯絡。西門的不去莫斯科是此點的第一證明，艾頓此次訪俄，頗獲得相當成就，但是返國之後，就害起了「外交病」來，這又是一個新證。

英國不宣布對歐方針，只持着一種模稜的態度，而德國却決然反對東歐公約，色彩鮮明，兩相對照，煞有趣味。結果，在這環境之下，便促成法俄訂立軍事同盟的反響。歐洲大局，一步一步地返回到一九一四年前的狀態，這是誰的責任？法國在斯特雷撒會議中，並將提出與法俄協定有關的建議，英方對此，又將如何應付？英方重視的空防協定，若想成功，不能不借重於法，現在英國却有自破聯合陣線之嫌，不知有何妙用？英國真正的方針如何，這是我們所亟願知道的。自從東北問題發生以來，我們發現英國外交方針的趨向，只是消極地隨波逐流 drifting，對東北問題如此，對裁軍問題如此，甚至對於一切國際關係，大概都不能例外。以艾頓少壯有為的外交人才，在裁軍談判中，皆感毫無施展餘地之苦，這次莫斯科談判又重蹈覆轍，這不能不令人感到「人」的問題了。斯特雷撒會議英代表的人選，麥克唐納是一個「光桿首相」，不久即將去職，西門已往的外交成績如何，也屬盡人皆知，所以在這次會議中，至少從英國一方面講，成就的希望，真是渺小得很，如能不使事態惡化，也就算萬分僥倖了。

米曼爾與但澤

在凡爾賽體系下的德意志，束縛一重重的擺脫了，她喪失的權利和領土，也逐漸地收回了。薩爾問題解決後，他的目光又移到米曼爾和但澤。米曼爾是立陶宛效法波蘭，乘歐局未定之時，從國聯手裏奪去的，德國久思藉端收回。近來德立間的情勢，很見緊張。但澤現在是自由市，是波蘭的一個入海港口。本週但澤選舉，國社黨想藉此占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以便於更改該市的憲法。但是出乎意外的，國社黨以些微之差，竟未能達到目的。不過我們知道，德國對上述二地，是不達收回目的不止的。

關於德國在但澤的活動，還有一個特點，不能不注意，就是這件事對於波蘭和德國現存國交的影響。（素）

論文化的創造

——致張季同先生——

沈昌曄

自海上十敎授發表一十宣言以來，各地響應，紛起討論，可惜我沒機會讀。今天偶然讀到張季同先生的「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文章，我想來拉雜地說幾句話，算不得討論。

中國文化需要建設起來是毫無疑義的；建設中國文化須以中國爲本位，也是不易的原則。這點我無話說。但如何建設却是問題，也便是我要說的。

觀張先生對於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有幾句扼要的話。他說：

「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更顯明的說，其實可以說是「文化的創造主義」。不因襲，亦不抄襲，而要從新創造」。

因爲不因襲，所以張先生反對復古；因爲不抄襲，所以張先生反對純歐化。他說：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一方面不要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而歸於消亡，使中國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同時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相適應，使中國文化變成新的，而成爲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

這段話便是張先生反對復古反對純歐化的解釋。但既不因襲，又不抄襲，如何從新創造呢？張先生主張：

「兼綜東西兩方之長，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

原來張先生想在半因襲半抄襲的總和裏來一下「創造的綜合。」

這是張先生文章中的主要點，我已引過來了。張先生的主張，自然很合我們中國人的中庸思想，驟看的確很對，但細細一想，便覺好聽而不實惠。不復古，不純歐化，而可在部分的復古與部分的歐化的綜合中創造出新的文化來，這多麼好！可是，我想根本的問一句，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果有融合爲

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嗎？

對於這一個問題，張先生當然是以爲可能的。在談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得先知道張先生所要發揚的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是什麼，所要採納的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又是什麼，始可判斷其有否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張先生也說：「欲使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意義變成清楚的，還須考察：過去的中國文化是什麼？中國文化的特色在那裏？世界文化之大流是趨於何方？中國所缺乏即所需者是些什麼？不然，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觀念還是漠忽不清的。」

張先生指出中國文化有四點，第一中庸的行爲態度，第二人倫之注重，第三農業，第四士大夫統治。這四點，張先生以爲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張先生聲明這些是中國文化之過去階段的特點，不需要發揚。於是張先生要另找出固有的卓越的值得發揚的中國文化特點，但是，張先生含糊了。他一則說，「這似乎難以說沒有；」再則說，「中國文化的根本的一貫的性徵，其實很難說，勉强說，或者可以說中國文化是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張先生雖則以勉强的態度與虛擬的口吻把這一點中國文化的特徵說出來，有點像不敢承認似的，但至少並沒否認；而從張先生的「中國文化是特重正德，西洋文化則特重利用」的話看來，好像他以爲西洋文化是不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的。所以，張先生認爲應採納的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便只有「利用」之學了。他指出西洋文化的大貢獻，如科學，工業，集團生活，「力」的思想，都是中國所需要即所缺乏的。

好了，張先生所謂「兼綜東西文化之長」，要是我並不誤解的話，原來是發揚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而採納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張先生說過，中國本位的文化是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可同日語的；但經他這樣具體的說明，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話，實只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我找不出其中有什麼大不同之處。雖則張先生不主張「平庸的調和」，主張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是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同的。但是，我以爲，要把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同時與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作一種「平庸的調和」，已是做不到，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更不可能呢！

我們可以承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西洋文化並未忽略了這一點。西洋人的「正德」並不比中國人差，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不在西洋發生而反在中國。西洋文化的精神，何嘗不注重「心的改

造」！不過，西洋文化是以物境改變心境，是實際的；而我們中國則只是一種玄之又玄的說教。因爲西洋文化的精神是實際的，所以西洋有發達的科學等；而中國文化之所以停滯不進，與對科學之所以不注重，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有以造成。

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精神有其根本上的不同。這不同的程度並不跟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之不同相等。德法文化雖不一樣，但其文化基點卻是相同的。中西文化便不如此，根本精神不同，發展的方向不同，歷程不同，整個的文化體系也隨之不同。以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有融合爲一的可能嗎？况且，西洋科學之發達，與中國對科學之不注重，既有其文化歷史上的必然性，現在僅採納西洋文化中之科學等之一部分，而同時又保持中國文化固有之性徵，怎麼能相應呢？

我以爲「心的改造」與「物的改造」不是兩件事，不能分開獨立的。推張先生的意思，也許以爲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已是很卓越的了，現在只要發揚，再採納些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物的改造」文化使綜合之，便內外二面俱到，可以由此創造新的文化了。要是文化的創成眞能這般容易，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可惜文化不是算式，可以互相加減的。每一種獨立的文化，都有其整個的體系。要從兩種獨立的文化裏求其產生新的文化，應該是兩個文化體系的結婚，而不是部分的綜合。文化是有機體，有其不可分性。我不能承認文化可以區分爲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兩類。「精神」與「物質」只是整個文化的二面，「精神」是「物質」的泉源，「物質」是「精神」的表現，失其一，便二者俱失，沒有脫離了西洋的「心的改造」文化而能使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存在的道理。但張先生的主張卻正是想把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投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裏來，這樣，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在中國將失其存在的原動力而死亡，又怎能同時和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融合爲一呢？採納方面既失敗，即使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能如願的發揚，那所獲得的也只是中國固有文化罷了，又何從創成一種新的文化呢？所以，張先生說得雖好聽，要把兩者作一種「創造的綜合」，但事實上同時融合既不可能，新的文化便創不成，所謂「創造的綜合」一語也便落了空了。

我這話想張先生必不以爲然。張先生會說我所敍述的近乎「平庸的綜合」，（不是「調和」）不是他的「創造的綜合」的原意；張先生會說他所謂「創造的綜合」是着重在「創造」二字。要是張先生眞是這麼意思，那末，我得說，創造是需要原動力的！把中西文化創造的綜合，我不否認其有

可能性，但斷不是半因襲同時又半抄襲地所能做得到的。我說可能，是指在中國已創成了新的文化以後，那時有豐富的創造力，可以做到中西文化「創造的綜合」！或者竟可以說是「創造的融合。」但這和張先生的主張不同。張先生是以中西文化的「創造的綜合」來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來創成一種新的文化，這時候的中國有創造的力嗎？所採納的西洋的部分的文化既將因和中國固有的文化不能融合爲一而死亡，不能給中國以創造的力；而中國固有的文化，老實發揮不出創造的力來了，何從談得到「創造」呢？

張先生如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當前的事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萎靡到如何地步？是否能發揮得出創造的力？發揚了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是否能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以一種新的力量而趨於創造？中國以前也曾採納過西洋文化，雖不曾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樣明確的口號，但在所採納的西洋文化中自然地羼雜有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這兩者的混合又是怎樣的結果？是否有過創造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採納了西洋的民主政治，似乎應該民主化了。但因爲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仍混入在民主政治中，中國之採納民主政治，並不曾把西洋的民主政治精神也同時消化過來。於是，中國的所謂民主政治，仍不脫張先生說的「士大夫統治」的特色；而只是把中國固有的政治換了一套外步，什麼都是因襲以前的精神。而因爲這種精神之日趨低落，在政治上的表現反更加厲的腐化，這是一點。又如中國試行新教育制度，模法做美，從規範典章上看，這是歐化了；從實際上看，仍是發揮中國固有的人性，誰能說法國美國的教育有如我國那樣糟呢？這又是一點。甚至如共產黨，這個歐洲的產物，在中國也有人採納過來了，但有人說中國的共產黨是封建的共產黨，其根本還仍是想做大阿哥，爭權奪利，並不比旁的集團兩樣，一樣的仍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

從這些事實的告訴，我們可以知道所採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是怎樣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所殺死，同時反映出中國的舊精神是怎樣的要不得，怎樣的在中國現存文化中植着根深蒂固的基礎！這種舊精神，以之殺死所採納的脫離了西洋精神的「物的改造」文化有餘，而以之融合西洋文化如張先生所說的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則根本沒有這力量。張先生當不會否認那些所採納的是西洋文化的貢獻吧？然而爲什麼在西洋行有成效的制度文物到了中國便成了一團糟呢？有人感歎着「橘逾淮爲枳」，殊不知橘之所以變成枳，正是中國現存文化的精神作怪。這種精神如不根本剷除，則中國的一切只趨於腐爛，中國的文化只趨於沒落，能發出創造的力來

嗎？

在主張保持或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的人，對此自然會另有一番解釋，以為西洋文化搬到中國來之所以失敗，一是因為宜於西洋的未必宜於中國，不合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在中國生適應作用；一是因為雖宜於中國而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即所特重的「心的改造」文化不曾發揚，所以不能產生創造的力，作一種「創造的綜合」，以創成新的文化。

由第一種解釋看來，這是很顯明的說，採納西洋文化須以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能適應與否為標準。西洋文化之不能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適應，因為中西文化的精神根本不同的緣故，這並不是意外的事，我已說過這兩者是不能同時融合為一的。但我們得知道，中國的意識形態是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所支配的；同時我們又得知道，因為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適應現時代的世界潮流，所以我們得採納西洋文化。要是採納西洋文化須以中國的意識形態之適應與否為標準，那末我們根本不必採納，現存的中國文化不是更能適應中國的意識形態嗎？要是我們承認中國須適應世界潮流而有採納西洋文化的必要，那末，我們便不必顧到在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支配下的意識形態如何，應先求適應西洋文化，以改變原有的意識形態，而對於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予以嚴厲的排斥。

由第二種解釋看來，對於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也致不滿，但想以中國固有的卓越的「心的改造」文化來替代，以與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相綜合。我們姑不問這兩者是沒有融合的可能，實在，要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來淘汰中國現存的要不得的文化精神，也不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為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所嬗變下來的，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現在再來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恐反意外地使這些要不得的精神能多站幾時。其結果也將如上所說的中國舊精神仍羼入在所採納的西洋文化中而把有價值的西洋文化變成一團糟一樣，仍不能淘汰中國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的。而且，以前接受西洋文化是只想把中國文化推動到新的階段去，並不曾有意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如張先生所主張的）這種舊精神尚且如此無孔不入，現在若發揚起來，這種舊精神更有所遮掩而乘機活躍，而所採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更不足以淘汰這些舊精神，只落得一襲「外套」了！

中國的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既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自然難以一言便把這些舊精神淘汰。張先生以為過去階段文化

的特點已經隨過去階段文化的過去而終結。但事實上以前採納西洋文化時，這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即我所說的舊精神，不但仍羼入作怪，而且還具有不拔的基礎。有人以為以前採納西洋文化之所以失敗，是在於對西洋文化囫圇吞棗，好新驚奇，沒有真確的認識的緣故，這倒是對的。但這不足以說明以前採納西洋文化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舊精神的緣故，反之，囫圇吞棗，好新驚奇，沒有真確的認識諸弱點，正是中國舊精神的反映。下意識地以這種精神採納西洋文化，自然不會深入，不會把整個西洋文化的精神一併採納過來，已難望其能有好的結果；採納過來後，又加以只求消極的適應，不肯作積極的奮鬥，遇困難即灰心，喜做表面文章，不思實際努力種種中國舊精神的弱點；這樣，西洋文化在中國怎能不糟?!而在另一方面正可以看出中國的舊精神在中國必須突入新的文化階段這時候，並不曾終止。

本來，文化的階段是不能一刀就劃分得清清楚楚的。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舊精神必然會遺留着，一時不容易做到不因襲。張先生是主張「不因襲」的人，但他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正是有中國歷來的中庸思想做背景的。要是沒有中國固有的中庸思想，恐不至產生張先生的理論。張先生雖以為中庸的行為態度是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但仍於不知不覺中受其影響。可見中國文化的舊精神已經終結，只是理想的說法。

因為舊精神之未曾終結，因襲觀念之不易一時免除，而同時對於世界文化必須適應，中國必須突入新的文化階段，新的文化必須以世界文化之最高原則為原則，所以對於這已消失了創造的力使中國文化沒有了生氣的舊精神必須使其終結，同時必須培養足以適應世界文化富有創造力的中國的新的精神。對於張先生注意於世界文化之大流是趨於何方，對於張先生的「文化的創造主義」的本意，我是贊同的。但張先生一誤於認兩個文化體系根本不同的中西文化有同時融合為一的可能，又誤於認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已隨過去階段文化的過去而終結；張先生沒有注意到文化的不可分性，也沒有注意到阻碍創造的舊精神仍行存在，更沒有注意到新的精神的培養；因之張先生雖說「文化的創造」，却走的是一條絕路。我們必須把新的精神培養成了，才能淘汰舊精神而使之終結；也惟有把新的精神培養成了，才能發生創造的力，實行「文化的創造主義」，使中國文化變成新的而成為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

這新的文化精神如何培養成呢？我們可以從五四運動的成績得到一個教訓。以前採納西洋文化，因為舊精神的作怪

，不會把整個的西洋文化採納過來，致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脫離了西洋的「心的改造」文化，不能與中國的舊精神相融，而又不能與中國的舊精神相敵，反給舊精神所支配而變成一團糟。要是那時把整個的西洋文化體系採納過來，雖則要起嚴重的衝突，但衝突的結果將使中國的舊精神沒落，而養成一種可以適應世界文化富有創造力的新的中國精神。五四運動之所以能使中國人的思想一變，便是因為那時介紹西洋文化尚不至零星批發，而有整個的認識，一面既向中國的舊的一切投以炸彈，一面又灌輸中國的青年以新的思想，從而發出新的精神。假使持之以久，不難根本掃除舊精神而確立新文化。可惜的是後繼不力，舊精神的根底太深，方生的嫩芽不能迅速地長成，卒至於復古運動的抬頭。但五四運動給中國的影響已不能算小了，復古運動雖抬頭，可是如將近黃昏的太陽，終發不出什麼力量來。從這個教訓裏我們可以理會得中國的新的文化精神的養成，第一步須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

張先生或者以為既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便無「中國本位」可言，我不是這樣想。為了中國的新的文化必須以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為原則，為了中國的新精神必須適應世界文化，為了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之不能淘汰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為了同時兼綜中西文化之長之不可能，我以為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實為必要。因為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換言之，即是應用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而以中國的新精神來建設中國的整個文化體系。現在所謂世界文化是以西洋文化為代表，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以養成中國的新精神，正是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先聲。除了西洋文化，有那一種力能使中國培養成一種可以適應世界文化的潑剌剌的新精神呢？

我不否認中國有值得發揚的文化遺產，我也不否認中國從前有過創造的精神，創造過光榮的文化。但那時的創造力已隨那光榮的文化的沒落而消失了，到了現在僅遺留了渣滓，即那些要不得的舊精神，再也不能恢復創造力了。因之，我們對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值得發揚的文化遺產，在新的精神沒有培養成以前，便難免為舊精神所囿，做不到「不因襲」，而不能給以新的評價。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也不是從今日始，幾曾發揚出什麼來，仍跳不出因襲的觀念的圈子裏。幾個比較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對西洋文化有根本認識的人，而不是僅僅採取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的人。懸於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的人，對於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的改造，反助長其弱點而沒有成就。就這一點也可看出：

即使僅爲發揚中國的固有的文化遺產，也須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

要是不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而在因襲的圈子裏發揚中國的文化遺產，也難以適應世界文化的。即使有幾點所謂卓越的文化的性徵，注射到這個犯危症的文化病人身上，因爲是固有的緣故，至多稍稍興奮一下，仍培養不成新的文化精神。即使再加幾種西洋的有價值的貢獻綜合投之，也因西洋的貢獻脫離了本體而失其效力，投入之後，又敵不過這個文化病人的舊精神，自然一樣的難以養成一種新的精神。必須用西洋文化整個的體系注射下去，使這文化病人脫胎換骨，排斥了舊精神，然後，才能把新精神漸漸養成。而因爲這裏面的血是中國的，所以所養成的仍是中國的新精神，而不是西洋的，而可以與西洋文化相適應。有了這種新精神，不愁不發出創造的力量來。張先生不是說過：「中國人不是不會發明，是能發明能創造的，然剛發明一點，剛創造一點，便滿足了，便停止不進」的話嗎？這話正足以說明以中國的固有的文化遺產來創造中國的新文化是落空了。何況張先生還不能確定地找出該要發揚的中國文化的特色呢！這樣，不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又有什麼辦法？

張先生是有「純歐化將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而歸於消亡」的疑懼的，我以爲這是一種錯覺。要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除非是西洋人用一種強大的壓力使中國西化，習而久之，也許要忘了自己。但這是被動的同化，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却是自動的採納。而且所謂採納也只是養成中國新精神的第一步。採納了西洋文化，還須經過咀嚼，經過消化，去其渣滓，擷其菁華，並不是完全的模倣。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模倣西洋文化是中國突入新的文化階段的第一步。譬如學畫，得先從臨摹學起。倘如怕臨摹要與所臨摹的同化，則根本畫不好自己的畫，根本不能自樹一幟。我們採納西洋文化的態度也是如此。而因爲文化有其整個的體系，有其不可分性，故第一步的採納也須從整個着手，不能只採納西洋的所謂「物的改造」文化。這種全盤西化並不是死路一條，而是必經的途徑。況且，文化是有惰性的，臨摹的成績一定不能與所臨摹的對象一樣。文化的進展又是蛻化的而不是突變的，不能一說全盤西化，便會如變戲法般當即就全盤西化，正如說採納幾種西洋文化，也不能一說採納便可馬上採納過來而毫無遺漏一樣。提倡了十分，所得也許只有一半，若提倡了一半，所得恐只皮毛。這其間經過新舊的衝突，時間的與空間的選擇。中國的舊精神有其文化歷史的根據，張先生正不必担心採納了整個的西洋文化能使中國文化爲西洋

所克服而歸於消亡。相反的，西洋文化整個的力量與中國的舊精神衝突激盪的結果，將使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淘汰，而在純粹的中國血中孕育成與西洋文化相適應的新精神。

這種新精神由孕育而培養而獨立，其間自須經過相當的過程。其先只求適應西洋文化，迨完全吸取了西洋文化的精髓，經過了良好的消化，才能漸趨於獨立。有了獨立的新精神，才能發出創造的力，才可談到創造。西洋文化不是盡善盡美，現在也正在向未來的光明之路進展。這一個未來的世界的文化園地裏，正有發揮我們中國的創造力的餘地。我們便可因這一種獨立的新精神的舒展而創成了中國的獨立的新的文化體系。我們又可因這一種獨立的新精神的舒展，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有從新的目光下所產生的新的評價，發掘其可以適應時代的而發揚光大之，作到與西洋文化「創造的融合」。那時我們的中國文化，將以豐富的內涵，偉大的創造力，而給新的世界以有價值的貢獻。而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雖不言建設，也將自然地建設起來了。要是如張先生的主張，名義上雖是以「創造的綜合」的方式使中西文化之長融合為一，實際上融合既不可能，創造又無力量，不會是半因襲半抄襲地，「平庸的調和」尚做不到，怎麼能做到「創造的綜合」呢？

所以，我以為現在文化界的領袖們，應放大了胆來做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的運動。不應怕全盤西化有成為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險而不敢，却應以大的魄力駕馭整個的西洋文化，使中國採納後的消化有良好的經過。這是創造中國新的文化的出路！我們不應只為適應這一個時間這一個空間而自限於時空之中，文化是有向上性的，我們應該發揮文化的力量以改變這一個時空。

我的話嚕嚕囌囌夾七夾八說得多了，說得不明白處，是我沒有說話的藝術。現在把我的意見再概括地說一說。

我的意見是：

一、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須以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為原則，而以中國精神赴之。所以一面須趨向於整個世界文化的動向，一面須先求中國精神與此趨向相適應。

二、現存的中國精神不足以適應世界文化的趨向，更不足以創造新的文化，而反足以阻碍時代的進展，所以必須淘汰現存的中國精神，而培養中國的新精神。

三、中國固有的良好的中國精神，因已有過極度的發展，有過光榮的歷史，再投入現存的精神中也發揮不出新的力來；現存的精神正由固有的嬗變而來，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遺產仍不足以淘汰舊精神而培養新精神，仍不足以適應世界

文化之趨向，所以此舉在現時無需要。

四、世界文化的代表者是西洋文化，所以中國新精神的培養，應借助於西洋文化之力，也惟西洋文化能淘汰中國要不得的舊精神。

五、文化有其整個的體系，其外面的表現不能與其內在的精神分離。要是綜合中西文化之長，一面將因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反足予現存的精神以助力，一面又因西洋的科學等脫離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效力，不能與中國精神融合爲一，而又無力排斥中國的舊精神；舊精神發揮不出創造的力，自也做不到「創造的綜合」，所以我不同意這辦法，要採納西洋文化，應從整個着手。

六、採納整個西洋文化，因仍有中國的舊精神與之衝突激盪，又因文化的惰性，舊精神雖逐漸淘汰，而西洋文化經時間空間的選擇，經中國的消化後，將不再是西洋的，而變成中國的，所以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不足以消亡中國文化，而中國之新精神却因之由萌芽而培成。

七、中國有了獨立之新精神，一面便可由此新精神的鼓動，而發出創造的力，看淸世界文化之趨勢，迎頭趕上西洋文化以推動時代；一面又可以新的眼光給中國固有的文化遺產以新的評價，擇其可以適應者而發揚之，以充實內涵，這樣，中國本位的文化才可以確立的建設起來。

不思培養中國的新精神，或培養不得其道，對於文化的創造都是沒用的。張先生以爲如何？

二十四，三，二十九，上海。

路聞哭者

陳昌裕

——爲砲擊南部被難之民衆作——

母哭兒：『兒呀兒！誰死吾兒？衣靠誰？食靠誰？誰死吾兒？』

妻哭夫：『夫呀夫！你今一死不復生，拋下我，好淒孤。夫呀夫！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敎我何如？不如死諸！夫呀夫！』

姑媳號啕，蹣跚而行，聲嘶力竭委路塵。

行人聞之腸盡斷，眞銷魂，——奈何天奧奈何人。

蕭一山先生所藏太平天國史料閱後記

謝興堯

關於太平天國本身史料，最要者即當時所刻「詔書總目」之二十九種，此種史料在國內者爲清政府所禁燬，由外國使領教士携往外洋者尙得保存。近年來留學海外者將此等史料陸續抄回不能不謂爲吾人硏究近世史者之幸事。然歷年以來抄回太平史料之人如程演生，劉復等，均不如蕭一山先生所抄之富，蕭君所抄除關於秘密社會史料外，關於「太平」者，大部均用影印，得覩原本，彌足珍貴。而所照回之原料，又皆「詔書總目」二十九種以外之物，多係天王及幼主詔書，與夫太平朝內重要人物如干王忠王等書翰，爲中土所絕無，均極寶貴之秘史，蓋一閱此，許多疑難不決問題，皆得從此解決。余讀閱以後，覺所獲良多，畧記於此，以供研究近世史者之參考焉。

關於天王詔諭之照片，標目「天王詔旨」者五件，爲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七日。五月初九日，五月十六日。中皆勸人信敎語，惟五月十六日詔中改廣西省爲「桂福省」，此與「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隷論」可參閱，蓋皆當時改劃行政區域，改變舊來名稱之重要資料也。有「救世與聖幼主詔旨」一件，係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最重要者，爲「朝天朝主圖」，此即太平天國禮拜上帝或與天王共議朝政時各王坐次之圖說。各王坐次均有一定，如學校中之課堂然。地址爲「榮光大殿」，其排列秩序如東，（王）長（兄），西，（王）次（兄），可見東王西王，爲太平朝爵位最高級。有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東王楊西王蕭誥諭一件，乃揣胡安民告示。按此時西王蕭朝貴已陣歿，或者乃小西王之名歟？又有辛酉十一年干王洪，贊王蒙，天將李會銜諠諭一件，乃提倡白話，禁止文言，太平天國對於文字之觀念於此可見。略謂：「文以記實，浮文所在必删，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況當開國之際，一應奏章文諭，尤關政治所關，更當朴實明曉，不得稍有刺激，挑唆反間，故令人驚奇危懼之筆。且具本章，不得用龍德龍顏及百靈承運，社禝宗廟等妖孽字樣。至祝壽浮詞，如鶴算龜年，嶽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樣，尤屬不倫，且涉妄誕……。」此實提倡白話，打倒封建文學之最早者。有洪秀全未起事時在花縣小口廟題壁律詩八句可見秀全之思想及野心。亦爲珍貴文物。詩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惠元元；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展爪却嫌雲路小，翻身何怕漢程偏，早知歷數歸吾體，易演飛龍只在天。」其反志已見。又有秀全硃批艾約瑟（外國敎士）敬撰：「上帝有形爲論無形

乃實論」。其太平癸開十三年十月初六日「護王寶批」，中有長隆（按長隆乃長龍，指槍砲）紅粉（按紅粉指火藥。）字樣，猶存秘密社會「隱語」之舊。余認為最重要而為全史料之冠者，乃「初封王號單」，為道光時清廷方面所抄得者，其中有數點可以增加研究近代史者之新知，一，洪秀全被封太平王與東西南北王同等。吾人平日均以為洪秀全在永安建國後，封楊秀清等為東西王，且有天王詔旨可據。而此封單內，第一名即封洪秀全為太平王，則封之者究為何人？並與各書所記起事初自稱太平王者不同。此條由蕭一山先生詳考，茲不贅。二，封號單中，赫然有萬大洪之名，普通所見者有萬大洪反清告示，說者遂謂萬大洪為當時之最高首領。而此單內萬大洪之名，猶在東西南北王之後，萬大洪係封為都督大元帥，羅大綱封鎮侯大元帥，只此二人之封號與衆不同，或者萬大洪，羅大綱皆天地會首領，所領率者乃秘密社會中人物，與秀全等大同（反清）小異耶？三，封號單中，封錢江為三法大司馬，是錢江加入反清運動甚早，為世人所不知，非如書中所傳，太平軍已至武昌，錢江始上書天王。故日本圖書館所藏抄本「滿清紀事」一書，中謂錢江為太平天國大司馬，實為有據可信。又有天德癸丑四月二十六日「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一件，中勸人民反清。按天德乃洪大全被封為天德王。有謂洪秀全初起亦稱「天德」。故今日所見洪秀全像，其下皆註天德二字。此處稱「大明」稱「大元帥」，皆與太平官制不合，或者最初起事時，秘密社會之一支耶？因秘密社會之目的在反清復明也。又有「安東軍平滿大元帥撫轄水陸兵馬羅」告示一件，中謂：「照得吾主於二十二日定鼎金陵，一切滿賊，概行誅戮」等語。既稱吾主，當指秀全。惟其軍職亦與太平天國不符，豈亦秘密社會之人，假借秀全之名耶？中有洪秀全親筆詩，字體遒健，與故宮所發現者同，足稱瓌寶。詩云：「上帝最惱是偶像，爺像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共親生，因在父懷故見上。爺依本像造坦型，爾們認實亦可諒。哥朕欲見爺聖顏，父子兄弟無惝恍，爺哥帶朕坐天朝，信實可享福萬樣」。

除「詔旨」外，則有干王忠王等之書翰，亦係影照原稿。其中極重要之史料亦多。有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六月十二日「忠王李秀成與英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中多述太平朝與耶教之關係。又涉及干王之事，足以補史料之不足。書末云：「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本天王之介弟，為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廈門，尙海等處，交遊貴國教士，遍歷各國，共證眞理，想閣下均必熟識。望閣下親至蘇省，俾得面與干王定議一切」。此段可以補證干王幼年歷史，東北王自殞後，天朝即由干王柄政，其態度之開明，思想之清新，蓋有由來。又有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忠王李秀成自杭致紹興任容椿男容發諭。中囑其姪與子云：「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如有不遵，爾可按法處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教，方為國之良臣也。」由此可知秀成之子為誰。其訓勉子姪為忠為孝，儼然曾文正公家書口吻，互映成趣

○其最重要爲世人所不知者，則爲關於戈登之事。當時中英官場，與後世史家，多謂太平之亡之速，實由清方之練常勝軍，而常勝軍首領戈登，復沉勇善戰。故江浙規復，多得常勝軍之力。戈登雖爲洋將，實係清之忠臣。然今一檢查外國所存史料，則戈登在當時，一方受清廷之爵祿，耗國家之鉅餉，一方則暗通太平軍，並售賣鎗砲與敵人。吾人常讀李鴻章朋僚函稿，累謂「洋將不可靠」，或：「所領常勝軍痛苦已極。」或者所謂常勝軍，除糜巨餉，難指揮外，更有通敵之情。後來蘇州太平軍八王之降，即由戈登作保，則此線索，更爲明瞭。今有二書，一爲忠王李，慕王譚合覆戈登書，一爲慕王譚覆戈登書。前書有：「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砲，兼有回去之人，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桂(同貴)台義重情摯。……你處如有槍砲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若或桂台肯到我處，我等亦樂共事。總之我國係與該清爭取疆土，自有天命攸歸，與外邦不相干涉。」慕王覆書略云：「戈登桂台惠鑒：洋商回轉，接到復信，知所答賤，已經雅照。賜馬拜收，騎之甚良，槍砲等件，亦已領取。種種厚情，感謝不盡，現介小製金鐲金環，聊以報瓊，一俟製就，即行寄呈。」此信較前書，尤爲明白。二函均無年月可考。售槍送馬，足見交易之頻。蓋戈登豈只通敵而已。並供給太平軍之槍砲，送將領以良馬。情義之重，逾於同僚。當時一般人以爲外人素重信諾，故李鴻章程學啓於蘇州殺降之後，戈登執槍尋李，責以失信，結果，鴻章對死者（被殺八降王）大做追荐法事，對生者（介紹八總兵鄭國材，保薦入戈登。）竭力撫慰道歉始已。由今日所得史料觀之，則當時戈登之氣憤，乃「私情」而非「公義」。外國人豈盡講信義哉？慕王譚紹洸書末並有：「再啓者；洋官白聚文（即白齊文）身患重病，回轉上海醫治，路經桂處，懇祈勞心飭介輪船護送，庶免妖卡阻攔侵害。」以太平軍之洋將，求清軍中洋將保送至上海醫疾，殊滑稽之至！又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忠王李諄諭傑天義賴文光一件，問英王陳玉成在皖之實在情形。同年七月初七日干王洪仁玕致書英國番譯官，中有云：「天朝禮制，實與外國不同，列王及各大員，跪爲平常，但以輕出爲非禮。至兄身任軍師之重，雖英王，忠王，輔王，贊王，章王等，逢有大事，即傳到本府會議，從未嘗親往各府。並各府亦不敢相請。今若一往洋船，情雖無妨，禮却有碍，後將何以處列王；又將何以對朝衆乎？」此足見太平禮制之隆重，及尊卑上下之嚴格。及後天京爲曾軍所破，幼主初從忠王逃出，繼隨干王寶瓆，亦以干王位在列王之上，儼如宰輔。故此係帮助吾人研究太平朝之禮制爵位者甚大。非泛泛之外交函件也。又太平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干王復大英番譯官書一件，中云：「寄來天王御筆，係硃書黄綢一條十字，即在聖書四包內之「英傑歸眞」（按「英傑歸眞」一書，乃太平晚年所刊布，在太平詔書總目之外，近發現於揚州，爲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一包內也。……至於殘妖數逆將終，天奪其算，承蒙弟台勞

心示及咸豐妖頭去世信息，深感友誼，關注盛情，後有新聞，祈爲勞心照知是望。」共「英傑歸眞」一書，在辛酉十一年，已刊布於世。又當時清洪兩軍相峙，彼此消息，非常隔絕，執政者尙得聞知，其餘則皆無所聞，尤以太平境內之人爲甚，如沈懋良「春夢菴筆記」中記同治三年，爲咸豐十四年，尙不知咸豐已死去數年之久。此處干王之知咸豐去世，亦由外人消息而來。又當天京內閧，洪楊韋自殘時，曾國藩所得之報告，即不倫不類。足見官書所記，其若干不能據爲史實。關於太平天國之「錢幣」，可考者只當十與制錢二種，據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十二日，七月十一日「天朝九門御林忠王宗酧天義李明成所致大英番譯官各函，中多言及太平錢幣。五月初九日書云：「因承尊意弄我國造聖錢，囑余給付，茲將我國聖錢如托付呈，銀錢二十元，青錢十元，祈麾下哂納，留爲粗玩。」七月十一日書云：「所囑代購字帖，因干戈之際，不能照辦。……敝國聖錢，今已辦上大花錢一元，敬呈麾下取玩。」上書中所云，除今日所得見「太平天國聖寶」之青錢（即制錢）外，他所謂「銀錢」「大花錢」者，皆不得見。可見太平錢幣，種類甚多，尙不僅此數種。又：辛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忠誠伍天將莫仕暌照會英番譯官書」一件，即係奉干王面諭，去看買大風琴，大概爲太平朝禮拜之用。及七月三十一日照會「開朝王宗江南省水師主將斂天義梁」文一件，足見當時各省均更新名，春夢菴筆記所記甚爲可信。（詳見拙著「讀春夢菴筆記跋尾」，載國聞周報第十卷。）又：庚申十年二月殿左叁中隊將李鴻昭等致書英國陸軍提督等，謂「天朝乃救民伐暴，並不仇外，幸勿聽信謠言，須查事實」等語。又：蒙得恩等致斂天義梁等書，無年月。「雅洋人於七里洲聖營之下，濠溝外江邊蓋屋。」足見太平朝並不仇外，一般外人對太平軍發生惡感者，多係受清吏之慫弄。（如上海道吳煦，即僞造太平告示，中多仇外激烈之語，當時外人頗中其技。）

照片除諸王書函外，尙有「幼主詔旨」，中多封爵表，亦涉及官制，殊爲重要。照片而外，則爲手抄史料，最重要者，爲敘述太平革命運動初起時之情形。有「粵匪起事根由」。「洪秀全來歷」。「西與括論」，（影印）皆記初起事時甚詳。又有「太平軍事紀略」，乃節自「遐邇貫珍」者。「太平天國兵冊」此皆歷來中土所無之奇珍。爲今後研究太平史者之源泉。

余以數小時之力，粗閱一過，歎爲至寶，與勝讀十年書矣。蓋每一篇均有其極重要之價値，先記其崖略。以後於每篇後均爲題跋考證，陸續供之史家。想亦爲研究近世史者所欲先覩者也。

二十四年，四，六日，記於病中。



英國政局之展望

儲玉坤

一 國民內閣的隱憂

英國在最近兩年之內，經濟情況似乎又漸漸趨於好轉了。各種工業生產漸呈活躍的景象，綜合各種事業活動的指數，將回跳到一九二九年的地位。在世界各國都苦於赤字財政的恐慌的時候，而英國自國民內閣組成後，不但填平了這大量的赤字，而且還有大量的盈餘，所以當財相張伯倫高傲地在下院宣佈其財政預算案時，六百多個代議士都對張伯倫歡呼慶賀了。同時國民內閣常以此誇耀，說不景氣在他們慘淡經營下消散了，人民應一致感激政府，在下次大選中予以擁護和同情。但是造成英國經濟景氣的主要原因，爲經濟國家主義的政策的施行，對抗外國的競爭者，採用保護政策；自渥太華帝國會議後，結成自給自足的大英帝國經濟集團；更採用金鎊貶價政策，以增加利潤的獲得，因此英國市場頓呈回跳之象，聳入天際的煙突很興奮的冒煙，工業區一帶燈光明亮如晝，似乎已恢復了舊觀，但是恐怖的陰影跳動在企業家銀行家的心頭，暫時回跳使他們狐疑不安，這種經濟的景氣是否是繁榮的前兆!?抑是大英帝國沒落的回光返照!?就是張伯倫氏也不敢樂觀，他在下院報告財政預算案的時候，他付作這樣一段結論：『英國經濟情況的好轉，是由於國內市場的開拓，而國外貿易依舊沒有恢復的希望，所謂英國財政界的景氣，是難于樂觀的。』這說明了在英國經濟景氣的現階段中，依然包藏着莫大的危機。英國的經濟地位無法單獨地建築在國內市場上，過去許多年間的經濟地位，是由於廣大的對外貿易造成的，現在國外市場的日漸萎縮，給復興的前途一嚴重的威脅，在事實上英國的資本家在合理化的政策下，積極改進與擴大其生產，自一九三四年下半季到現在，英國的失業人數又逐漸增加起來了。在一九三二年的渥太華帝國會議中，英國雖企圖結成自給自足的經濟集團，但是日益激化的離心運動，使英國各主要殖民地中，無法恢復過去優越的地位，而且在各殖民地工業化的今日，帝國各部對英本國的貿易，輸出超過輸入之上，毫無補於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至於英國保護關稅政策的推行，在關稅戰爭激化的目前，給與外國貿易的打擊，遠不如外國所給與英國的反攻，許多強有力的競爭者却在對英國的經濟取攻勢，尤其是美國與日本的興起，已將英國排擠出世界競爭的主要地位了，不要說英國的經濟勢力遠不及美國，就是蘭開夏的紡織工業，無論如何也不能和日本競爭了。

所以英國的繁榮決不能單獨地建築在國內市場上，而英國海外市場逐漸萎縮，給復興的前途一絕大的威脅，表面的繁榮實難於樂觀，在國內市場的景氣中包藏了危機，恐慌的陰影跳動在企業家的心頭，嚴重的失業問題依舊無法解決，為了此不知有多少個政府因此而下台了，國民內閣遇見了這種難題，也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國內的責難交至，去年十一月舉行的市參議院選舉，結果為國民內閣台柱的保守黨，幾乎完全落選，就是一個有力的鐵證。到下次大選時，失業羣衆的數目，現在尚難逆料，不過無論如何，總有一筆異乎尋常的數目，是可以斷言的，目下，失業工人又增至二百萬，一九三四年春初飢餓羣衆在倫敦示威，同年秋季南威爾斯的礦工發生風潮，都足說明現政府所施行的經濟政策的成績。

資本主義的腐蝕先從英國開始了，一方面整千整萬的工人在失業的街頭徘徊着，與飢寒的侵襲掙扎，還有大批有業的工人終宵不眠，憂慮着不測的遭遇一旦發生。但在另一方面，生產品堆積如山，讓它腐敗生霉出蟲，把大量的青魚送到海中去，把成堆的咖啡付之一炬，把發霉的穀類埋身地中。這一切的一切，使資本主義的矛盾益加露骨，同時人民對於資本主義的信念發生動搖，因此社會主義失去了恐怖的面目，而變為溫和可親了。無疑的，國民內閣唯一的使命在挽救資本主義的厄運，故規定一種法定的價格，以保護生產效率最低的生產者，資本家無庸冒險便可坐收利潤，且在卡第爾的制度之下，產業的主要部門，都由一個集團去統制，決定生產量及分配市場，實行生產合理化，如此一方面喪失了資本主義過去的尊嚴與權威，另方面破壞了貨物價格的機構，使新興的事業無插脚的餘地，同時在政治上更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使人民不敢破壞國家的計劃，因為計劃經濟的特質，在一髮足以牽動全局，一部門的破壞，整個計劃就有全都崩潰的危機。現政府一直致力於這一方面的工作，但人民的心理却已傾向到社會改造方面去了。

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對於殖民地的態度，却引起國民的不滿與訴議，最近對日同盟復活的傳說，英國對於德國的同情，及對於印度自治愛爾蘭的離心運動的應付失當，為左右各派所不滿意，更不是多數國民所贊同。尤其是軍縮會議的殭死。本來歐洲的和平，自從凡爾賽和約簽字後，從未穩固過片刻。和約不僅沒有解決已存的爭端，反而埋下無窮的禍根，故舊的戰雲未消，而又罩上一層新戰爭的陰霾。政府當局一再聲稱為歐陸各國的錯誤與過失，但是英國的外交如能運用適當，縱橫捭闔，決不致目下的歐陸危機日深險象環生！所以國民對於軍縮會議的流產，上下都認為戰後英外交的失敗。軍縮初集議時，先由德法協商，彼此確能推誠相見，頗有和平的願望，而英國不知時機的難得，在十三個月中英國方面毫無舉動，待希特勒秉政後，時機便喪失了，外相西門倒是四出奔走，從中調解，假使英國所提出的方案早些發表，歐洲的歷史必定要大大不同了。英國外交的拙劣如此

，軍縮會議似乎命定要流產的。現在外相西門自英法協調後，將出游德俄波，竭力設法想拉回德國，重返國聯與軍縮會議，結果是失敗了。

歐陸的戰機日迫，人民盼望和平的心念也益切。但這種心理的變化，只有削弱國民內閣的力量。

二　路易喬治新政的發動

在社會分化的怒潮裏，中產階級沒落了，因此自由黨的基礎便日見動搖，在人民間的信望也就一落千丈，到目下的自由黨根本不想出來組閣了。他的組織遠不及工黨的嚴密，麥克唐納脫黨，工黨的組織毫不受影響，但是自由黨自路易喬治在一九一六年與自由黨的同志分道揚鑣後，內部分崩離析，從未曾削除意見團結一致，恢復到過去的盛況，現在一派在西門領導之下，參加在國民內閣，另一派受薩繆爾的節制，本來也是國民內閣的一部份，後來因為反對關稅保護政策，便從政府黨退到反對黨的陣地中去了，喬治則另成一體系。他們最大的錯誤在不歡迎勞動階級的加入自由黨，而各地的自由黨完全操縱在雇主律師們的掌中，他們又多是目光如豆的蠢貨，處處與保守黨勾結，聯合反對社會政策的施行，無怪乎自由黨要一落千丈了。

由於大陸國家經驗的啓示，獨裁政治都生於議會政治不健全的國家，假如一旦無法產生一鞏固的中央政府，議會制度便要崩潰，而為另一種政治制度所代替，三大政黨鼎足而立的局面，最容易引起政局的不安，而二大政黨對峙的情勢，即能收均衡之功，因此一般民主論者都熱切地希望，自由黨既在政治上已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為英國議會政治的前途計，還不如歸併到別的黨裏去，恢復到英國民主政治黃金時代的兩黨對峙的局面。

喬治也知道拿自由黨的名義來做招牌，已不能引起民衆的興趣而獲得他們的同情，他更知道要復活自由黨出來組閣也屬於夢想，因此他在他七十二歲的生日，（今年一月十九日）於拜够（Bangor）地方演說，發布他的新政(New Deal）企圖入閣。喬治以七十二歲的高齡，不惜犧牲他晚年安逸舒適的生活，而仍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不論站在任何立場，不得不敬佩他老當益壯的精神。所以當他站在拜够地方的演講台上，對着廣大的民衆用極悲慘的音調，說明英國的危機日深，人民的生活日艱，他更用激昂的語氣，告訴他們救急的方針大計，聽衆昂頭一望是一位白髮蕭蕭的老人家，怎樣不受感動而狂呼擁戴呢?!而且他新政的內容，大半採取羅斯福的政策，有的還是他秉政得來的經驗。新政的內容概括地分述如下。

喬治說英國當前的難題是經濟恐慌無法挽救；英國的經濟組織在恐慌的狂流裏整個地崩潰了，整千整萬的人民在窮貧線下掙扎着，有二百萬的工人徘徊在失業的街頭，連失業工人的家眷，有四百萬的英人通宵達旦的呼饑號寒，而在另一方面製造品堆積如山，企業家製造家都愁眉不展，苦於沒

有傾銷的市場與旺盛的購買力，所以生產過剩爲英國資本主義的一大致命傷，因此喬治要解救這一個危機，非把社會根本改造一下不可，對外主張國際協調，維持世界的和平，消除毀滅人類幸福的商戰，英國在世界上都居於領導的地位，只要外交運用得宜，決無失敗的道理；對內最重要的問題，在解決失業問題，最好能採用羅斯福以工代賑的方法，以英國全國的富源過剩的勞力殭死的黃金，盡用於復興事業上，以期英國走上繁榮的坦途，沒有一個英國人會受到生存的威脅。喬治的新政具體地說，他要改組工業的制度，增加住宅，公路，鐵道，運河，電力，自來水等公共建築，以謀人民生活的舒適，在農業方面，更需要改革，要造成大批的小農階級。那末這些工作，如何計劃推行呢？喬治主張在政治上實行「戰時內閣」，由五個不兼職的人組織之，他認爲「戰時內閣」是應付非常時期最優良的方法，同時還要設立一個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由工商財政經濟勞動界有名望的專家組織之，職務在攷察國內情況的變化，而設計一切方案以救時艱。至於金融方面，喬治主張恢復金本位，發行復興公債，改組英格蘭銀行等。

自從這個龐大的新政計劃由七十二歲的喬治口中放出來後，震動了全英國，不論朝野都在研究喬治的新政，全國自由黨大同盟總理繆耳（Mr. Ramsay Muir）在劍橋演說，除了喬治的「以英國的關稅改革打倒外國的關稅政策」而外，其餘各端，凡身爲自由黨同志的人都該全部接受，財政次長邱吉爾也全部贊成，工黨領袖藍斯堡（Mr. George Lansbury）也說喬治年高七十二尚不忘生靈的痛苦實堪敬佩。薩繆爾（Samuel）除關稅政策外也完全同情於他的新政。只有獨立工黨（Independent-Labour Party）在格拉斯哥開會麥克斯登（J. Maxtons）攻擊喬治新政，沒有顧及現英國社會的背境，恐不能得大衆的援助。

喬治的新政係仿效羅斯福的政策，或許是最能適合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性，而且在各政黨的計劃之中，要算是最完善最週密的計劃了，但是自由黨已經沒落，決不會因喬治的新政而東山再起，所以喬治新政的發動，祇多引起國民內閣局部的改動，喬治重返內閣，於下次大選毫不影響及自由黨。或許因爲喬治的入閣，國民內閣的地位更加鞏固些。

喬治的新政運動，能影響到政局變動者少，而在他的演辭之中可以窺見現階段的英國社會經濟的背境。

三　工黨前途的展望

工黨政府失敗的原因，在於工黨僅有理想主義和政綱，而缺乏週詳精密的計劃。我們知道一個政黨僅有優美的理想，完善的主義，合理的政綱，而沒有實現政見的計劃，是不能獲得民衆的信任與同情的。現在失敗後的工黨，痛定思痛，已化了三年的心血，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以備在下次大選時競爭。其實工黨政府的初期，確能勵精圖治，積極實行工黨的主張，對於銀行，運輸，農業，鋼鐵業，外交內政

無不努力革與，同時又得到國內學術團體新費邊社研究部的協助，本可向着目標埋頭前近，只是這些工作為選民所不了解，同時又受到社會主義者聯合會（Socialist League）猛烈的抨擊，因此工黨政府只好忍痛下台，又遭麥唐納的脫黨，更加脆弱無力了。

但是近幾年來工黨已到了成熟的階段，他們的前途充滿了希望的紅光，他們已有高尙的理想和實際的策略，他們的勝利，在補缺選舉與市參議會選舉中表現出來了。在北拉姆勃斯(North Lamberth)地方舉行補缺選舉，工黨候選舉人斯屈洛斯(Mr. G. R. Strauss)與自由黨政府黨競選的結果，他得到了一萬一千票的多數而當選，自由黨僅得五千票，政府黨更少祇有三千票。在斯雲騰(Swindon)舉行補選，曾任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工黨內閣農務部部長安迪孫博士(Dr.Addison) 為工黨的候選人，也得到同樣的勝利，憶及一九二九年競選的結果，自由黨得七千票，工黨得四千票，相差甚鉅，而現在的勝利屬於工黨了。今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威弗特里（Wavertree） 也舉行補缺選舉，彼此競爭的結果，工黨候選人克利萊（J. J. Cleary）得一五·六一一票的多數而當選，保守黨的柏拉脫（J. Platt）得一三·七七一票，獨立保守黨的小邱吉爾（Randolph Ghurchill）得一〇·五七五票，自由黨的候選人摩立斯（T. Artro Morris）祇取得四·二〇八票，本來威弗特里是保守黨的勢力圈，一九二九年保守黨的丁尼（J. A. Tinne）得一六·八八〇票而當選，一九三一年納爾開因（A. R. Nall-Cain）得一八·六八七票的多數，而一九二九年工黨僅得一三·五八五票，一九三一年更少了，祇有一〇·〇四二票，顯然工黨不足以與保守黨競爭，但事有出於意想不到的，今年的補缺選却工黨勝利了，雖是由於保守黨內閧的結果，但是工黨票數的激增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於去年十一月舉行的全國各區參議院的改選，不僅倫敦市參議院成為工黨的參議院，就是在全國二十八區內，在工黨勢力支配之下的，已有十五區之多，總計工黨新獲得一百九十五個議席，保守黨喪失了九十六席，獨立自由黨也有六十九席，自由黨幾乎完全沒有了。

這些勝利可視為下屆大選勝利的前奏曲，至少在「草選」（Straw Vote）之中可窺見到民意的動向。

最值得我們所注意的，在這幾次競爭之中，共產黨也有候選人加入競爭，但結果一敗塗地，連一位議席也沒有爭到，經過十幾年的不景氣，和整千整萬工人的失業，而共產黨依舊沒頂，確是一件怪事，或許島國的人民不適用馬克斯主義，因為他有他特殊的淵源與思維的方法，不能迎合英國勞動者的心理，故一般選民都同情溫和的改良主義的工黨。至於在墨斯萊（Sir Oswald Mosley ）領導之下的黑衫黨（Blackshirt） 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得到英國著名的新聞業者大富豪羅特米爾(Lord Rothermere)和伯佛爾布洛克 (Viscount Beaverbrook) 擁護法西斯蒂運動後，英國最著名銷路最廣的報紙如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每日郵報(Daily Mail) 都為

法西斯蒂運動去作宣傳了，同時墨斯萊又得到實業界經濟上的津貼，因此異常活躍，海德公園常有騷亂發生。但是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日國會通過防止煽亂法（Incitement to Disaffection Bill）後，法西斯蒂運動的怒潮，便日漸降低了，墨斯萊也看到這一點，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蒂是不適合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因此他在黑衫黨之外，另外組織一個政黨，以收攬有政治頭腦同情法西斯蒂而不願着黑衫的人，積極準備在下屆大選中競選，不過一個政黨毫無社會基礎，而欲一鳴驚人，確非易事，而且法西斯蒂的橫暴蠻行是與紳士的風度根本不相容的，羅特米爾又勸他重返保守黨的陣地中去，但他還在躊躇不決中。

英國的社會在非常的不安中，工商業因海外市場的萎縮，暫時的回跳難於樂觀，而失業的工人日益增加了將恢復到恐慌的時期。在這種社會背境之下，極端左傾的馬克斯主義既不合民衆的心理，極端右傾的法西斯主義又爲紳士風度的英人所不取，無疑的，溫和的改良主義是一般選民所擁護的了。在上述幾次選舉中選民的態度露骨地表現出來了，由此更不難推測到下次大選中工黨的勝利了。

本來工黨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從未到農村去活動過，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農業區如呼德斯菲爾德（Huddersfield）斯達佛爾（Stafford）玻里（Bury）洛桑德爾（Rosendale）斯它克波特（Stockport）與勒格（Rugby）等地方，在全區人口之中工人已佔了百分之五十五，店員，書記佔百分之十了，假如在下屆大選中，這些選民都能站到工黨的陣地去，工黨的勝利是毫無問題的了。

自由黨已沒落，保守黨內鬨不已，頑固派因反對現政府的印度憲法，邱吉爾要另行組織保守黨的統一黨，雖還在醞釀之中，裂痕已在威弗特里地方的補缺選中暴露出來了。

此外如歐洲滿佈着戰爭的陰霾，英人盼望和平的心念也格外急切，不列顛所需要的是和平，不是戰爭。但是這種心理的變化，只有削弱國民內閣的力量，加强人民反對國民內閣的惡感，而工黨在南港（Southport）威毛斯（Weymouth）等地開會，宣布工黨的國際政策，得到民衆狂烈的歡呼，不僅是得到勞動階級熱烈的擁護，而且獲得中產階級的同情。

『消滅戰爭的責任，只有職工組合（Trade Union）才能担當得起，凡是酷愛和平的人，都應當組織起來，以阻止戰爭的發生。我們相信職工組合運動的發展，是消滅戰爭唯一的途徑，有組織的和平運動，才會阻止戰爭的爆發。』這些話是目下英國中產階級最愛聽的話，所以我們可以預料到下屆大選中，工黨將有驚人的發展，呈示於我們的眼前了。國會明年期滿，靜候一九三六年的事實來證明我的預言吧！

論學校讀經

傅孟眞

記得十七八年以前，內因袁世凱暴壓後之反動，外因法蘭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義漸在中國智識界中深入，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左傾，批評傳統的文學，懷疑傳統的倫理，這風氣在當時的先鋒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辦建設雜志，實給此運動以絕大的政治動向，我們從他當時所表見的議論中清清的看出，他是覺得專是一種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國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國才能動轉。中山先生提倡「把中國近代化」之功烈是後來中國人所萬不當忘的！此後忽忽十年間，一步一步的左傾，又因內部組織不健全，爲共黨所乘，弄到中國幾幾乎蘇維埃了。則自建業建都以來，政治上要右轉些，本爲事理之自然，當爲人情所諒解。不料中國人「如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朝右轉，乃至步步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遠史不必談，姑談近史。滿清升孔子爲大祀而滿清亡，袁世凱祀孔而袁世凱斃。韓退之有句話，「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大凡國家將興只問蒼生，國家不了，乃事鬼神，歷史給我們無數的例。祀孔還不算完，接着又有讀經的聲浪，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國家的前途擔心。提倡革命的人們，無論左向右向的革命，總不免把主張說到極端，到極端才有强烈的氣力，然而手操政權的人們，總應該用充分的知識，健强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後有安定！特別在這個千孔百瘡的今日中國，應該做的是實際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虛是不能救國的。

在批評讀經政策之前，有幾件歷史事實應該知道。

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都不是靠經術得天下造國家的，而一經提倡經術之後，國力每每衰落的。我們且一代一代看去。周朝還沒有受這些經典於前代，那時候的學問只是些禮樂射御書數的實際事件。秦朝焚書坑儒，更不必說。漢朝的締造，一半賴高帝之武，一半賴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彰六經，然而茂陵一生所行，無事不與儒術相反。宣帝以後，儒術才眞正流行，東海邊上讀經人作師作相，漢朝也就在這時節起頭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經學。李唐創業，最表彰的是老子，並到了玄宗，儒學才在中天，玄宗親自注孝經，玄宗亦親自聽破漁陽鼙鼓。趙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眞宗像個道士，仁宗時儒術乃大行，也就從仁宗時起，仰契丹如上國，有著夏而不能制。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奪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內？明朝開頭便提倡宋元新儒學的，其結果造成些意氣用事的儒生，釀成燕變而不能制。若不是當時外國人不鬧若不是永樂眞有本領，中國又要沉淪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個是純粹流氓劉寄奴，一個是高超儒生蕭老公。劉寄奴到底還滅燕滅秦，光復舊物，蕭老公却直弄到斷送南渡以來的漢人甚業。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蔑視六經論語孟子等之歷史的價值，他們在當年自然有過極大的作用，我們的先民有這些貢獻猶是我們今日可以自豪自負的。我只是說，雖在當年簡單的社會裏，國家創業也不是靠經學的，而一旦國家充分提倡經學，一面誠然陶冶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詭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國嗎？儒生紛紛降索虜，留夢炎本是狀元，洪承疇更是理學人望，吳澄錢謙益則勝國之耆世文宗也。事實如此，可知在古時經學製造的人物已經是好的敵不過不好的了。或者當時若沒有經術，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過當時的經術並無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績，是件確立的史實。

二、當年的經學，大部是用作門面裝點的；詞章家獵其典詁，策論家壯其排場，作舉業的人用作進身的敲門磚。念經念到迂腐不堪的雖然極多，而眞正用經文以「正心誠意」的，可就少了！這本也難怪，經文難懂，又不切後代生活。所以六經以外，有比六經更有勢力的書，更有作用的書。即如貞觀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遠比書經有用，太上感應篇是一部鄉紳的教科書，遠比禮記有用，近思錄是一部道學的教科書，遠比論語

好憎。以春秋致忠，遠不如正氣歌，可以振人之氣，以大學齊家，遠不如治家格言，實實在在。這都是在歷史上有超過五經的作用的書。從孝經一直到那些勸善報應書，雖雅俗不同，卻多多少少有些實際效用，六經之內，卻十分之九以上但爲裝點之用，文章之資的。我這些話不是我的議論，更不是我的主張，只是我敘述歷史的事實。若明白這件事實，便當了然讀經的效用，從來沒有獨自完成過。即就維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論，在當年五經大半也還是門面的，也還是靠別的書支持儒教。那麼，在當年的社會中失敗了的讀經，在今日反能成功嗎？

三，漢朝的經學是漢朝的哲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那裏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漢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學，只拿五經中附會而來而已。宋朝的經學是宋朝的哲學，自孫復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學，，再以經文傅會之，豈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漢朝宋朝的經學在當時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創造的事業，本來不是純粹的經學，所以才有動蕩力。清儒之所謂漢學是純粹的經學了，乾嘉的經學也就全無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裏辦新學，一面在那裏讀經，更因今文爲「康梁逆黨」之學，不得用，讀經乃全與現代隔開。上者顯顯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用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笑話眞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者，如做夢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張讀經者，爲的是充實國文或是充實道德力量？如欲以讀經充實國文，是最費氣力不討好的，如欲以之充實道德力量，還要先有個時代哲學在。不過據六經造這時代哲學，在現在又是辦不到的事了。

據以上三類歷史事實看去，讀經從來不曾眞正獨自成功過，朝代的締造也不曾眞正靠他過，只不過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籠絡學究，使得韓文公發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公式，又有些外來的君主用他破除種族見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裏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稱贊金章宗！

雖到相去不遠的舊社會中試驗二千年不曾完滿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極的新社會中值得再去嘗試嗎？

以上是歷史的考察，再就現在的情形論，尤覺這一回事斷不可辦。我的見解如下：

第一，現在中小學的兒童，非求身體健全發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減的，每日功課是不能過多的。同時，兒童青年之就學，本爲養成其國民的需要，謀生的資格，自然也該把知識教育的力量發揮到最大無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爲有用之人。況且現在的世界是列國競進的，若是我們的中小學程度比起歐美日本的同等學校來不如，豈非國家永遠落後，即是永遠吃虧？在這又要兒童青年康健，又要他們程度不比人差的難題之下，原有的功課已嫌難於安排，若再加上一個千難萬難的讀經，又怎樣辦？抄補自兒童的身體呢，抄補自兒童的近代知識呢？

第二，經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見闕疑」「不知爲不知」之重要性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若是教師自己說實話，「不懂」，或說，「尚無人眞正懂得」，誠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無論根據漢儒宋儒或杜撰，豈不是以學校爲行詐之練習所，以讀經爲售欺之妙法門？凡常與歐美人接觸的，或者如我一樣，不免覺得，我們這大國民有個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渾沌混過，又有個可恥之事，就是信口亂說，空話連篇。西洋人並不比中國人聰明，只比我們認眞。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用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說明中小學課程中「排不下」這門功課，第二件說明「教不成」牠。我想，這也很够反對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經中若干立義不適用於民國，整個用牠訓練青年不定出什麼怪樣子，更是不消說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之精華萃于中國先秦，眞正陋極了！

至於感覺目下中小學國文及歷史教材之淺陋荒謬，我卻與若干時賢同意見，這是必須趕快想法的。政府或書店還應編些嘉言集，故事集，模範人格的傳記以作教訓，以爲啓發。國文，公民，及歷史的教材中，也當充實以此等有用的材料。這些材料不必以中國的爲限，其中國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資于六經中之可懂的，有啓發性的，不違時代的材料。這就很够了

（錄四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四）

循·實·

軍官要中級以上的才有辦法，下級的，有些因爲幾個月無錢寄回後方去養家，弄得自己的老婆逼於生活而改嫁甚或當娼的都有。也許有些被脂油蒙了心的上級長官們，還以爲這正是絕了部屬們的後顧之憂的絕妙的苦肉計哩！

最高的長官們，或是惱於督察部屬們的舉動，或是因爲自己在伙餉上剝削得太多不好怎樣督察得；下級軍官們，既深知士兵們的苦痛，自身又同是受壓迫者，自然也不肯過於嚴厲地管束士兵。在這種存在着許多矛盾的情況之下，軍紀又怎樣維持得好呢？！

各路軍中，以軍紀最不佳著名的是四路軍的楊部和五路軍的一小部。楊部向來是不發餉的；一個長年不發餉的軍隊怎能望它會有良好的軍紀？關於該軍擾民的事件中，有一樁迄今在巴中人民口裏傳說着，而說時還不勝其恨恨的。去年赤匪第二度陷了巴中，楊軍退到巴，營，渠三縣交界的佛樓寺地方，深夜把當地人民們喊了起來，强迫他們逃難。人民們只當是匪來了，得官軍來保護起逃難，這是多麽的幸事？！可是他們才走出門，軍隊便湧了進去，替他們把拿不完的東西一掃而光地拿走了。赤匪不曾來，東西倒先跟着軍隊走了，可憐的老百姓們除了哭着喊天而外還有什麽法子？！從那時起，民間便有了「寧願紅軍殺，不願楊軍紮」的歌謠。

五路軍最右翼的部隊中，金仲瑜王三春兩部，在當地民衆的心目中是比赤匪更可怕的。民衆們憤激的結果，起而組織了些自衛的團體來對付他們和赤匪。那些因了披着軍隊的皮而越加發揮他們固有的匪性的隊伍，除了到處受着人民的詛咒外，還被解除了些武裝哩。

左翼的部隊中也有少數專門和老百姓爲難的。李羅兩部比較還好；田部的紀律也是通南巴人民早就領教得够了的，鄧部大體上也還不錯。

損失的槍支遠比奪獲的多——過去十個月中，四川剿匪軍是勝利了，因爲收復了八縣的匪區；但赤匪也勝利，因爲他增加了萬多支槍的實力。

誠然，匪之傷亡在川軍的新武器的猛烈的威力之下，以

及死者缺乏醫藥治療的病疫的環攻之下的，就各方面的消息估計起來，至少是三萬以上（勦赤軍傷亡數也在二萬以上）。但在普遍地徵發壯丁的制度下，匪的兵員的補充是毫不成問題的。他所成問題的只有槍彈。

前面已經說過，赤匪從楊森和劉存厚兩軍奪去的槍彈早解決了他入川之初的困難。再以作為勦赤軍的骨幹的第五路軍和匪接戰了十個月的經過來說，幾乎沒有一仗——不論大小——不送些槍支給赤匪的。少的幾支，多的從幾十幾百乃至於千把支；漢陽槍，成都新式，土夾板，三八式，輕重機關槍，衝鋒機關槍，百克門，擲彈槍，手榴彈，甚至於迫擊砲，色色都有。最多的自然要算步槍。這損失的數量是無從切實統計的，因為各部隊在呈報損失的文電中，照例不是應用大數化小，小數化無的要訣來掩飾，便是用以少報多的妙法來彌補虧耗。各方面深知內容的人們給了我一個近似的統計，截至七月底止，五路軍失去的槍支，在七千以上。加上這次大挫敗的損失，恐怕離一萬之數不遠了吧。

五路軍尚且是這樣，其他各路，當然多多少少地添送了許多。不過他們和匪交戰的時候少，他們所損失的槍支自然也要少些——避免接觸真是保存實力的妙法啊！綜計六路軍全體的損失來說，怕有一萬五千支以上吧？

再看看奪獲的呢？赤匪向來是人多於槍；匪隊中的「紅色戰士」必然是受着極嚴格的命令和監督，對他手中的武器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要珍重些。每次戰役，他無論在戰線上傷亡了多少，很少有不拖回去的——不拖回去的總是拖不回去的。所以除了他丟下的八角帽（匪的軍帽是有八個角的遮陽帽），頂上印得有斧頭鐮刀的斗笠，和他故意散留下的五花八門的宣傳品而外，我們檢不着別的東西。

他的槍支我們倒不是沒有得着過；但並非奪獲的，乃是那些拖槍來投誠的紅軍所帶來的。來投誠的匪兵十九是川人；常常是單獨地帶着他們的漢陽槍，或瀋陽槍，或三八式槍，在晚間，拂曉從他們的警戒線逃到我們這邊來。這樣陸續來投誠的匪兵前後怕共有幾百，槍也有幾百支吧？幸喜還有這些自新的分子送點來，否則我們所損失的那許多槍也許一點也得不到補償哩！

命中的子彈太少，浪費了去的太多——在勦赤戰役中，子彈的銷耗量確是巨大得驚人。我們粗疏地推測，這數目至少得寫在八位數字以上——千萬。這是指步彈而言，機槍彈，迫擊砲彈，手榴彈，擲彈槍彈等等也銷耗得很可觀。

一個小小的戰役，比方是一團人出動，動輒便要報幾萬發步彈的銷耗數，如其是一旅兵力和匪鏖戰到四五小時，那

末，步彈的銷耗量便會達到二三十萬發之多，砲彈和機槍彈也會多得使你不敢相信。

層層累加的浮報，固然是使得銷耗的數量無限擴大的一個原因，但是士兵們發射的浪費也真嚇人。在前綫上像示威地無緣無故打耍砲的就很多，這點浪費還是值不得說的小事。一和匪接觸，不問敵人是否達到有效射擊的地帶，也不問火力是否發揚得出去，只管把步槍和機關槍的子彈像倒水般倒出去。一般的士兵都不沉着，企圖拚命用火力去壓迫敵人是他們應戰時第一件法寶。可是好的射手是一連人未必有一兩個，所以子彈儘管發射得密，十夾八夾往往命中不了一個敵人。我們在撿得的赤匪刊物中看見過一般批評望金山（巴中縣）那一次戰役的軍事講評，認為「射手還太差，三四夾子彈射擊不着一個敵人是我們的失敗，是我們的恥辱！」然而四師的部隊在那一次戰役中傷亡的官兵已有六百多。拿勦赤軍的射擊能力，和匪軍「戰士」的相比，相差得何其遠哪！！

劉湘的部隊在平時是絕不許練習實彈射擊的，自然節省了很多的子彈。可是平時節省下來的，加上若干倍才夠這些不善瞄準的士兵們浪費，你們看劉湘這個算盤究竟打對了沒有？

幸而部隊中「惡化」的分子極少——川軍從前鬧過幾次由共黨分子煽動起來的兵變，近年來各軍特別是二十一軍——都極嚴厲地取締赤化分子，鎮壓反動，一般地說，共黨在各地方都很難立足，更難活動，士兵運動便也沒有例外。

因為平時沒有什麼赤化分子插足在部隊裏，所以在勦匪過程中，從不曾發現過破壞組織，煽惑士兵的秘密反動工作。儘管在匪區內隨時隨地看得見赤匪的標語傳單，什麼「白軍士兵拖槍來投紅軍，有十大好處」，「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及其走狗……告白軍士兵書」，「為要求年關發餉……告白軍士兵書」等等，但一般士兵，極大多數是不去理睬——因為川軍不注重教育，士兵中文盲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去理睬宣傳品的士兵中，文盲又要佔去極大多數。——那些肯看一下的極少數人，有的是看看而已，有的是不大懂或不大信，在戰線上，雙方經常地對峙着，相隔不過一里路，可以聽見彼此的笑語聲，匪方不斷地在做宣傳工作。口頭宣傳多半在夜間，大聲講演的不一定是匪軍的「紅色戰士」，有時是童子團，少先隊，從他們那尖嫩的童音中滾出一串一串的「窮人不打窮人！」「弟兄們！我們大家都是受壓迫的窮人，趕緊來和我們聯合一起，打倒劉湘！」的口號。我們的士兵，對他這種宣傳只當是「擺龍門陣」（川諺，閑話的意

思丫，因爲喜歡和他們問答。而問的話又多半是些頑皮的士兵專從側面去找來的閑談。譬如，問：「喂，老鄉，你們有沒有慰勞隊？」（原來匪軍中的鄂豫皖人喊川人爲「老鄉，」後來「老鄉」這名詞變成匪軍和川軍的士兵們彼此相稱的稱呼了。）匪方的人便答道：「老鄉！我們有慰勞隊，你們過來啊！」「你們的張琴秋漂亮不漂亮，我過來了弄得到她弄不到？」頑皮的士兵更這樣問。（張琴秋是匪軍中著名的女英雄，傳說是張國燾之妹，又說是女兒，人很能幹，有胆力。）那邊答道：「老鄉！莫開玩笑。」這面的應聲往往是一串帶得有惡意的「哈哈」聲。

在白天，雙方約好不許放槍，互換東西的時候也有。我們這方面的士兵有的是紙烟，匪方有的是鴉片烟，各自派一個代表，解除了武裝，拿着要交換的東西走到雙方警戒線的中間來「物物交換」。有時包着或是伴着鴉片烟遞過來的是一疊印得有相當的美術意味的小傳單。我方的士兵接了轉來，也許有些人翻開來看看，也許看都不看一眼便吐一口吐沫把它們拋開了。

任你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我們的士兵們總不接受你的宣傳，這是爲了麽呢？他們在平時既沒有經人貫輸過什麽異樣的東西到腦經中去，那裏會發生什麽「階級的自覺和意識」？」且見着匪方的標語傳單，即令腦經靈敏一點的可以理會些，但沒人領導，他那點模糊的意識也只好悶死在腦經中的一角。加之，匪軍中生活之加倍困苦，也使得人聞而生怕。所以儘管現實生活是怎樣地艱苦，他們也只好讓「聽天由命」的傳統意識支配着。十個月中，除郝耀廷部的某營長反動，變去了兩營部隊外，只有在火線上被俘去的士兵，沒有拖槍投匪的士兵。

眞是幸而沒有動搖分化的官兵，否則這次的全線退却，必然要招致全線的總崩潰哩。

不過共匪在勦匪軍中雖不曾起過很大的作用，而他在軍事策源地的重慶所起過的作用倒着實震動人呀！去年一月底，二十一軍砲兵司令部發生過有人縱火的事件，火幸而沒有成災；據說這是共黨的陰謀。五路軍所用的迫擊砲接二連三地炸裂，三師炸壞了八門，四師三門，每次都慘死了多數的官兵。可以引起這種意外慘劇的原因不外是（一）砲身內部不曾擦凈，有泥沙渣滓附着；（二）砲彈的製造不精確；（三）藥包的成分不合標準的規定；（四）放砲時所裝的藥包超過最大限度。出事後，經多方考查都確定不出究竟是爲的什麽。到五月中，重慶的武器修理所（實質上是兵工廠，幾乎各種槍砲子彈都可以仿造，是二十一軍唯一製造兵器的新式

工廠。）不知是因何種線索，發覺了其中有十二個工人是赤化分子。他們供稱：從二十二年以後所製的砲彈，凡是經過他們的手的都「做得有手脚」（有毛病），而且在這種砲彈底每一個底面上還做得有個若非很仔細地去看便看不出來的暗記——「斧頭鐮刀」。這案件才說明了迫擊砲炸裂的主要原因；同時它使我聯想到那本名爲「洋鬼」的電影小說中所描寫的赤色工人們無孔不入的秘密情形來。（註）重慶是二十一軍統治力量集中也是清共的特委會工作力量集中的所在。在那偵緝的網像蛛絲般密的「輦轂之下」，居然還有這樣不逞的活動分子混進重要森嚴的地方去，這眞不能不算一件嚴重的事態。誰又敢保其他重要的組織中沒有潛伏着同樣的搗亂分子嗎？

（註）這本小說，描寫美國的赤色勞動者們，在一種秘密的組織下，把凡是經他們的手製造的東西都弄上一個「MM」的暗記，並且極其秘密地伏下一個機關，使他們隨時可以利用來神出鬼沒地做破壞這些東西的本身和社會的組織的工作，推進他們對宰制社會的典型的主人——法西斯蒂——的鬬爭。

虛有其名的匪區善後——以前收復的匪區中，只有劉湘明令一律豁免糧稅兩年，中央間接放散了點賑欵（各處對賑欵有主張全部作爲急賑的，有主張用一部作農賑的，鬧得一團糟。綏定的急賑，每一個難民只攤得到幾角錢；得這點實惠的總算沐了政府天大的德意。）這兩件事是具體的設施。剿匪總司令部設得有個安撫委員會，網羅盡四川的耆宿名流，以及國家主義派的首領曾琦，李璜等所有反赤的健將。其初規模很大，在報紙上大吹大擂，好像四川復興的工作概由該會担負起來的樣子。但我們在收復的匪區中走過許多地方，除了看見該會的宣傳隊在街頭寫貼標語，視察員在各處走走看看，向各軍搜集作戰紀錄，預備彙刊成勦赤戰史，採用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引用了一個年已七旬以外，行將就木的王老頭兒銘新去當宣綏行政督察專員。（我們看見這老頭兒話也說不起，路也走不動的龍鍾衰朽的樣兒，慮到他會不久於人世。果然，才三個多月，連親自擬張佈告都會鬧笑話的他，經不起繁劇，竟把一條老命斷送在專員任上了！）這幾件事外再沒有看見其他的表現。所謂「七分政治」，究竟做到二分沒有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

在六月以後，安撫會就無聲無臭我們只以爲它無疾而終了。一直到最近，才知道這塊招牌還存在着。今後要改爲總政治部，主任有仍然借重張瀾之說。

近三年來江西復興的工作做得那末緊張，固然是因爲有蔣委員長挾着中央的財力而且親自在那裏督飭着做，四川既

沒有這種後盾，又沒有財力，自然說不到建設。不過在政治上並不惜外需錢去改良的一些設施，說不該積極去做總說不過去吧？但並沒有做，使得收復的匪區不惟見不着新的光明，反而加上許多痛苦，這是應該的嗎？

如果讀者中有不信的，那請看看我從重慶新蜀報上摘要鈔錄下來的兩則記事：

（1）「儀隴通訊：儀隴民衆，因遭兵匪之蹂躪，十室十空。……上峯免二年之糧，又發臨時賑濟，又辦農民借貸，體念人民，可謂周至。無如縣中有不肖者，乘此免稅之際，藉以籌款，官紳合作。官府方面，行政經費……顧問費……調査戶口費……修築碉堡費，各機關建築費，司法費，軍事準備費，名目繁多不及詳記。紳士方面，治安維持會經費……團練傳習所經費……槍款，彈款，地方財政月支，各區場團保月支……此皆爲昔年所無。……官爲紳籌，紳爲官籌。……且聞縣中主政者爲某指揮之姨太太及縣長太太云。」

（2）「成都通訊：近有某君由巴中到南江，函省中某報述沿途所見種種怪狀，頗堪注意，玆爲轉誌如次。（上略）由巴城到南江，……沿途運輸夫役，絡繹於途……人民方面，低價認賣軍米，旣遭賠累之苦，又難就地買出。往往遠至數十里外，揹米數升，以資塞責。間或行至軍匪相持之際地，冒險採購，致遭殺戮者，亦有所聞。余至青寶觀時，該地團甲正開會議籌商軍米辦法。結果除軍方自動搜買外，無論何種雜糧，均可充數。可見民間食米缺乏已極。……途中所見蓬頭鵠面鳩形，宛轉呻吟於衙役之下。或則於道旁石上，大罵「狗娘養的，握款不發，將做什麼呢」……南江全縣分九區……收復之各區爲一二路軍合力戍守。對於地方行政，雖有縣長負責，而戍區各別，權力兩分號令不行。於是縣府視地方爲甌脫，地方視縣府如贅瘤。團甲乃乘機從中操縱，左右其間，隨意舞弊；土劣行爲，較前尤甚，人民之冤抑無由伸訴，政府之設施，一籌莫展，例如五六兩團甲全由某軍某某部各自委任。受委之徒，只要軍差辦好，即可寵惠備至，其他善後事項，未暇顧及。偶詢以地方現狀及人民生活情形則瞠目無以爲對。……軍方役使首人，無異牛馬，稍爲自愛之區正團甲，或託病辭職，或避匪遠颺，又何怪一般趨利附勢之徒，把持地方行政耶？……前聞兩河口等地方團甲，對自新人民，每每科錢罰米，以致絕人自新之路，使反側不安，來歸者裹足。余此次經過該場，見其除抽收市息外，並另設稅卡，題曰「兩河口團練百貨統捐徵收處」。因詢及過道客商，收稅章程如何。皆謂「見貨說價，漫無定規」。……匪區收復，百孔千瘡，…豈容此等駢枝機關，吮人膏血?!」

更以我聽見的幾件來說：綏定在初收復時，有當地大劣紳龍某，藉軍方之力，以淸查戶口爲名，到處搜索，搜得了不少的皮衣，古玩，發了一筆橫財。又有些團正之流，借辦軍差的題目，把地方上小百姓們的谷米豬羊金錢剝削了不少

●新收復的地區內沒有被匪裹脅起走或者逃難回來的難民，往往因找不着糧食，找不着生計，只好依然流亡出去。遇着不以人民爲重的部隊，還翻箱倒罐地把人家一點最後的東西也帶了去。

總之，什麼「與民更始」，只是紙上的文章，那些收復過的地區的人民們所得到的仍然是漆黑一團，是沒大的失望。即令赤匪不再光臨，他們這些以前還肯附和匪的中間分子，在心理上，被一種由憤怨而生的離心力把他們暗暗地推向匪那方去。如今好了，那些被赤匪播過赤化種子的地方，正好讓他回來收穫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神氣籠罩的四川——在這混亂的年頭，神，道，仙，妖，這些五花八門的氛圍氣還籠罩住整個的中國，支配着恒河沙數的人們底心。四川又豈能是例外？這些玩意自然也浮現在剿匪軍事中來。

宣漢萬源有類似紅槍會的孝子團，扇子會，聖母團，木刀會，都和赤匪打過仗，據說還打過勝仗，一度奪取過萬源。我們部隊中也有過「技術隊」，由兩種道家的宗派（名字我忘卻了，不免是憾事）的弟子們編成。一派是從前隨吳佩孚來川的河南鏢客吳老道領導的。他們也不吞符，也不念咒，只要一經師父的「心傳」之後，便可以刀槍不入。這種受刀砍槍打的一關叫做「排刀」，「排槍」。在他們未來之先，紛紛的傳說都誇讚他們的神妙。可是他們在一次戰役中他們顯聖的結果，是被赤匪打死了一個，傷了一個。隊中人於是心虛起來，有的開了小差，大弟子的隊長自請解散，說是上山去把師父搬了再來。不久那位極其傖俗可厭的吳老道從山上來了。他自請排一次槍來證明他的法力。弟子們站成一列，連鎗指着第一個時，原本是半信半疑的某團長，只教正要發射的弁兵朝腿上打。老道却堅持着要打致命的所在——胸口，而且說：「不要緊，只管打！」某團長微笑地再問他：「真有把握嗎？真打不穿嗎？」「有把握，只管打！」老道又拍拍自己的胸膛表示十分的自信。槍響了，那不幸的人應聲而倒，不久氣絕。老道揚聲道：「哼！這個傢伙一定有了什麼不乾淨的事。再打第二個！」某團長微笑地望着他說：「不打了罷？」「打！打！」老道依然堅執着。那位仁慈的弁兵無論如何只肯朝着腿上打，於是這第二個不幸者的左腿又穿了個洞。猶幸而那位檢閱的團長不糊塗，沒有接受老道的向那一隊人掃射的請求，否則那慘劇還不止兩個犧牲者哩。

事後那老道坦然地說：「哼！排穿了！我再三囑咐他們那個做了什麼冤枉事必須說出來，他們偏不說；哼！那兩個

狗東西，一個生了花柳病，一個起了壞心，所以一打就着了啊！」但究竟是不是「生了花柳病」，「起了壞心」，我們也沒有看見。黑幕揭穿了，老道訕訕地回山去了；他臨行時還大言不慚地說：「一年之後再下山來，那時多弄點人，我可以獨當一面。」那些受過催眠的小夥子才鳥獸散。我眞恨不能把妖言惑衆的老道拿來排一下鎗，好給那些無辜的青年們償命。

但和大名鼎鼎的劉神仙比起來，這還是小把戲哩。劉湘所頂禮膜拜的劉神仙從雲的軼聞軼事，是省外人士也知道些的。自從安川戰役以後，他這位高等顧問的地位越發重要起來，他成了鄧田楊他們和劉湘之間的樞紐，更成了太上的統治者，什麽事都得先找他。

劉湘就總司令職，何成濬代表中央到成都來授印監誓。在舉行大典時，何力說徐向前不可小覷，因爲他在湖北是領敎過的。劉神仙在座中插進一句冷語：「哼！區區小妖，算得什麽！」何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扭頭把他看了一看，但不認識他。事後向鄧錫侯間那是何許人，才知道他就是劉神仙，於是何喟然歎曰：「誤四川的剿匪軍事的必是此人！」

又有一段關於他們的軼聞告訴我們說：去年冬間，似乎是第一次剿匪會議的時期吧，某晚上劉湘約鄧田楊們到劉神仙那裏去談話。話談過之後，劉湘帶他們走進一間香烟繚繞設得有道位「祖師」的虛位的淨室中去，他一進門便跪下恭而且敬地磕頭；鄧田楊三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明白那是怎麽回事；但是實逼處此，也只好低心下氣地一個跟一個朝上面磕頭。二十一軍的劉老師便這樣又收了三個軍長做大徒弟，四川的英雄們盡都入了他的彀中，也就是入了劉湘的彀中。鄧田楊三人磕完了頭，悶悶地走出來，大家都步行。鄧錫侯首先嘆了一口氣道：「我幾不該哩！」——意思是說他不該自己找上門去向劉湘投降，以至於受那樣的悶氣。田頌堯也嘆息道：「我更不該哩！」他不該無緣無故地來向劉湘遞手本。楊森在後面只冷笑了一聲，什麽也沒有說。他那聲冷笑是等於這樣向鄧田兩人說：「當初我約你們協同打劉湘，你們不幹，如今只好落得大家向他磕頭！」

因爲有了這段因緣，隨後才有在三次總攻赤匪都攻不下時公請(其實是順劉湘的意思)劉從雲老師當前方軍事委員長的那一幕。劉老師擇就了登台拜帥的黃道吉日才飛到順慶來就職——並不是騰雲駕霧，乃是乘的飛機。那時蔣委員長派駐四川的軍事特派員某某，爲這事拍得有個電向他去報告，電文裏有四句批評劉湘的警句：「以神治軍，以軍亂政，以政虐民，以民委匪。」(也有說是「逼民爲匪」的)這四句話

算得是「入木三分」！

神仙就職後，就有在「三十六天」內消滅赤匪的宣言。他就職後的第一砲是第四次總攻。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時，據說這日和時都是他的卦象上指示出來的。總攻的前一天，通江城和通江西南一線的匪便悄然退却了，許多人都說劉神仙陰陽有準。幾天後神仙有電給劉湘，說軍事快要結束了，兩星期內外便可遄回成都。

兩個月之後神仙回是回了成都，可不是班師回朝，乃是兵敗後匆匆飛回去的。他表面上假惺惺地通電辭職，骨子裏野心不死，不惟認模範師是他所手創的「神兵」，企圖繼續兼代下去，（該師師長是劉湘自兼，由劉從雲代理。）而且還復委員長的職。劉湘離蓉後他先密約他平素得意的弟子模範師旅長廖澤談話，說廖把部隊隨他開到永寧方面去別圖發展。當時被廖婉言謝絕。他又假借委員長的名義密電駐順慶的何繩武旅星夜開回成都。這事被總部發覺，沒有實現。更派他的親信李孔陞到渝活動，也大碰釘子。各方碰壁之後，神仙這才知道他的法力神威都掃地了，十分沮喪；在他的洞府中，戴花帽，披法衣，求神請鬼，大做法事。

成都的紳耆們寫信詰責他，勸他自裁；川北災區民衆又通電揭發他貽誤前方軍事，陰謀擾亂後方的罪惡。劉湘手下幾位向來反神最力的要人郭昌明，王纘緒們，在劉湘離開成都以後，打算乘機把神仙弄死，以絕後患。他們向劉湘的夫人探問她對這項處置的意旨，以及劉湘日後會不會譴責他們。她說：「你們殺了他，怕軍長會憤而自戕哩！」他們這才投鼠忌器，不敢下手了。只好派人暗中監視着他，不許他活動。聽說他如今洞府是遷在洋大人的勢力範圍華西大學附近了。我們的神仙暫時是在韜光養晦了，但不知他袖裏的乾坤——對於他自己的將來，劉湘的將來，四川的將來——又是怎樣的。

且按下有名的大神仙，再說說無名的小神仙吧。據九月十六日重慶報上載的一則新聞說：「昨有市民黃鶴齡江文明等，具呈二十一軍部，略謂現在赤匪猖獗，二百七十餘年前張獻忠洗蜀之慘禍，又將演於今日。茲有本市福星善堂之江文明，得仙師秘授，學通天人，道淹仙佛，宗旨正大，閱歷宏深；以解除人民痛苦，增益人民幸福爲職志。特代表七千萬民衆，協請俯賜傳見，面陳剿匪救民策略等語。」這種荒謬的人的呈文，是應該置諸不理的；但是二十一軍軍部也還有閑功夫來批示道：「呈悉，該民等如有剿匪安川策略，儘可條陳來部，聽候採擇；所請傳見之處，應勿庸議」。

四川一方面久已被稱爲「魔窟」，一方面確也可以稱爲

「神國」。除了報紙上宣揚過的什麼左劍仙，張劍仙，以及某真人等等碰過釘子，人所週知的而外，其餘爲我們所不知的什麼神公神婆神童神女了，

亂世神仙多；神仙越多，這世紀末的黑暗，腐爛，崩潰，也越發厲害，這眞是歷史上的必然。

軍中生活的橫剖面——在未說到軍中的生活以前，且讓我說說我所經過的五百多里戰地的光景。

一說到戰地，不曾親自到過這種地方的讀者，必然會想起李華的「弔古戰場文」中所描寫的「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的光景，或者像「西線無戰事」一類影片中所表演的屋折墻崩，林枯地裂……的狀況。但是，這些景象，我只見到過一點，那就是沿途所見的一些殘破的房屋，荒凉的街市，被火後的綏定通江城裏瓦礫遍地的大街，再有的是從戰場上抬回來的睡在担架上的傷亡官兵的血，和到耳中來的呻吟的哀聲。若說到那些地方的風光，不但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樣慘淡，而且美麗幽秀得很。讀者中也許有許多不相信這話的，但信不信由你，這乃是事實。

四川是以美麗雄奇的山川著名的。從綏定以北一直到通江，雖沒有什麼名山勝地，然而到處是綿延不斷，高下起伏的山，是曲折深澗的小溪，是波瀾壯闊的大河。這些地方雖說是在戰區內，但真正作戰的時候是那樣的少——一個月兩個月才打一次，平時小小的夜襲根本就算不得打仗。——砲火又不見得怎樣猛烈，摧毀的力量不及歐戰中的武器的十分之一；更沒有像種種毒瓦斯放散後使得受到它的影響的植物都會死滅的那種情形。（二十一軍曾有試用毒瓦斯去殲滅赤匪的意思，不過爲什麼沒有實現，不得而知。）並且匪區內還是井然地耕種一切穀物，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荒蕪；有些地方，樹木和菜蔬還保存得比我們自己的區域內好些。有這許多原因，你說這些所謂的戰區中原有的風景會不會大大減色？

（未完）

讀江蘇浙江農村調查

余風

政府出版的刊物，大都是所謂官樣文章。其中總得不著多少眞相。私人團體的調查，比較自然可靠，然而有些話也不能不有所顧忌而不敢說。像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所出的幾種書，尤其是「江蘇浙江兩省農村調查」，除掉枯燥的數字而外，還能赤裸裸的告訴我們些地方政治的病態，毫不加以粉飾，實在是官書中最難得的。

尤其是「浙江調查」能將調查困難的情形質直說出，而於每縣之背景敍述亦較爲扼要，可爲這一類刊物之法。

這兩部書之中有幾點值得提出的。

近年公私機關團體調查統計一類的東西多極了，在互有關聯的地方，便不免於疊床架屋。而疊床架屋之中，便不免於參差矛盾。

以浙江戶口數而論，據國府主計處所報告爲四百五十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戶，而內政部民十七所調查者則爲四百六十四萬四千八百十五戶，按主計處之調查晚於民十七，則戶數不應反而減少差不多十萬戶。

又以杭縣海寧等六縣田畝數的統計而論，以各縣呈報之畝數與浙江省財務審查委員會之畝數相較，吳興差十六萬餘畝，杭縣差三十萬畝，以統計局公佈之畝數與各縣呈報之畝數相較，吳興差五十餘萬畝，杭縣則差二十餘萬畝。

又以棉產而論，據前省立棉業改良場的統計，民十九全省植棉面積計一百九十二萬五千餘畝，產皮棉四十七萬七千餘担，二十年則增至一百九十八萬餘畝，五十一萬九千餘担，但據中華棉業統制會的估計，則民十九爲一百八十五萬餘畝，四十七萬二千餘担，而民二十則一百九十八萬四千餘畝，三十八萬九千餘担。

江蘇土地分配的情形是這樣的；淮北大地主最多，一萬畝以上的地主每縣至少有一兩家，私家所有田有多至五六萬畝的，而寺產在宿遷有多至二十萬畝的。

鹽城百分之三七之貧農僅佔百分之八之土地，啟東百分之五七之貧農僅佔百分之六之土地。

地主和富農每戶平均有三四十畝，中農每戶僅一畝餘，

貧農則每戶七分餘。這個數目比河北差多了。

浙江的情形也大致相若，龍游調查結果，發現全村戶中佔百分之七的地主佔所有田畝中百分之七二的土地。東陽發見祀產甚發達，地主大都在城中。因此農村中所見者盡是貧無立錐之地的貧農。

族產在江浙兩省都是大問題。「江蘇調查」說：『在江南族有財產的發達，構成一種特色，常熟吳縣無錫崑山底族產都在十萬畝上下。「浙江調查」說：『東陽是宗法社會的典型，家族思想最濃厚，因此每值富者之家要分家的時候，卻要提撥一部分爲春秋祭祀祖宗之常產，即本地所謂公常田……所以土地轉移行爲不易實現。（常產常田應作嘗產嘗田）

在「浙江調查」中更有以下的話：『田賦大都超過地價稅原則——地價百分之一——最低在百分之二，而高者如嘉興至百分之十二，而附加稅有超正額三倍以上者。』

『浙江農民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負債的而普通借貸利息，高至三分是平常的事就是新設的農民銀行如衢縣也放欵至一分四厘』

田賦附加稅之重也是驚人的事實。「江蘇農村調查」上說：

『江蘇田賦顯然地可以劃分爲兩區，江南的土地較爲肥美，故正稅很重，江北的土地比較貧瘠，所以正稅較輕，因此江南的田賦附加稅不過超過正稅二三倍，而江北則多數超過八倍或十倍甚至有超過十五六倍以至二十五六倍的。附加稅的名目也舉不勝舉。省附稅比較簡單，不過教育專欵水利專欵築路專欵等數種，一到縣附稅，便種類繁多，有教育費公安畝捐自治畝捐黨部民衆捐農業改良捐普教畝捐抵補金畝捐蘆課自治捐蘆課黨務捐清丈費保衛團捐水巡察經費警察隊經費戶籍費習藝所畝捐教育特捐師範經費防務費區經費區圩塘公捐鄉鎮經費村制費公益費開河經費保坍費建閘費國省選舉費修志費積穀捐清鄉費慈善費等等。』

『在我們調查的十三縣中，田賦正附稅的比率至足驚人，其中海門縣便是附稅超過正稅二十五六倍者，附加稅病民的情形，已表露得無遺了。』

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出附加稅的性質，尤其在「浙江調查」裏面，有下列的一段很沈痛的話。

在這八項附捐之內，僅有教育附捐及治蟲經費，於農民有直接利益的。而且徵了這樣多的建設特捐，建設附捐之後，一直到建築公路的時候，政府對於農田，不給價，不開糧，耕田等於沒收，田賦仍須

完納，此外，路面兩旁，復隨便取泥，將兩旁有用之田，悉成低窪，變爲水蕩，一路之成不知損毀幾萬畝耕地面積，減少幾萬担作物產量，其影響於農村經濟者，至大至巨，故農民皆有了「木匠帶枷自造成」之嘆。（龍游縣）

田賦徵收方法仍是沿着前清陋習未能改革。這固然是各處一律的，「江蘇調查」說得最爲質直。

『此地（鹽城）有民田與蘆田的區別，民田的田賦屬縣政府，蘆田則屬淮南新興場公署。但前者還（應作完）糧不能直接送去，須先從書役手中取得由單，由書役浮塡稅額，然後照單至縣政府完糧，此外農民向書差還有「時豐」供奉，就是在秋收以後十畝以內的農民須給米一斗，十畝以上的則須加倍以次遞增』。

近年軍差攤派之爲民大患，在兩省調查裏都說得很明白。

在崇德縣的調查說：

去年之軍差各鄉均蒙其害，其名曰拉夫捐，……即窮如姚家濱亦捐米六斗，小洋十八角，柴兩擔，松板四塊，木頭四根，其煩苛瑣碎可以概見。

而江蘇調查說：

江蘇北部軍需攤派的數額甚爲嚴重，邳縣所調查的六個村子中，幾乎沒有個村子不年年要被攤派軍需的，所以高一涵先生視察江蘇田賦情形的報告中也認爲江蘇北部的兵差其破壞農村經濟的嚴重程度還在田賦附加稅之上。

至於各縣自治之有名無實其病皆在鄉紳階級之把持。左列一段頗爲描摹盡致。

……此地（常熟）有些區長辦理鄉政的情形很有趣。他們大都只要錢，不做事，居在城裏一個月之中，偶爾也去區公所走幾轉。有一回某縣長下鄉考察各區公所的成績，區長們有些老早得了消息，事先已預備周全，單只某區區長在縣老爺動駕以後才知道，幸喜天有眼，縣長沒有直接到他那兒，他特別費了幾隻洋坐汽油船從城裏拚命趕到區公所，立時邀集各職員整理公事案，佈置房間，批閱文件，令團丁趕擦槍枝，一經檢查又不足數，復命各鄉長從農家搜借大刀若干，一切勉强就緒，下午縣長駕臨，含笑點頭，連稱辦理完善不止。

他們調查時所遇之困難，以及人民厭惡官廳調查之心理，又從左列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出。

鄉長楊子明昔曾設塾課蒙，兼業堪輿，村中情形均頗熟悉。然每至一家輒有婦人露其驚愕之色而呼曰，「子明先生何爲哉」？乃曰，不要緊，將來救濟你們。始喃喃自語曰，『我們反正只有幾畝你是知道的。』（崇德）

杏山堂詩話

竹嘯

王可莊仁堪殿撰。爲有淸同光間一代文宗。所爲詩詞聯語。每一脫藁。海內傳誦。余於歲首無俚。偶閱先生壬午新正與周石君倡和之作。覺二公吐辭造語。悱惻纏綿，抑揚要眇。有非尋常詩人所能企及。茲謹彙錄數首。以見迭韵之詩。非工力悉敵。難臻上乘也。可莊詩云。爆竹動天地。蕭齋知歲首。破寂思酒朋。上饟問厨婦。舉帆與蠶山。奇嗜話鄉畝。如何無盤州。乃有鹽官守。豈惟臭味殊。一望淸濁秀。衣冠襍襍場。交情孰薄厚。五馬報君來。倒屣開笑口。（自註謂林星北太守）。與牽饌五簋。盡歡酒一斗。同里二三子。鄉音達戶牖。深屋頓生溫。春火徹楡柳。少長娛新年。何似永和九。人海暫相聚。趣乃逾於久。馳驅役吾形。案牘梏吾手。官味較濃淡。斟酌杯中酒。酒酣能高歌。持作當筵壽。情誼醉愈異。惆悵醉醒後。漫云人事勞。雙丸日夜走。及時適其適。大笑齊榮朽。周石君先生題云。壬午上元夕讀可莊學使詩。卽次原韵呈敎。燈市何喧闐。兀坐但低首。感動時沉吟。亦如愁思婦。歸耕十年遲。苦無負郭畝。樓煩古邊郡。一麾慚試守。屬縣多花田。亂苗塞惡莠。緣病得固辭。曠官顏益厚。抑鬱語向誰。逢場總翻口。詞宗舊相識。景仰若山斗。持衡來晉邦。多士資啓牖。天涯眼獨靑。依依春新柳。入坐春風和。頓覺寒消九。略分脩則忘。論交淡彌久。所愧樗散才。難當斲輪手。西齋屢造謁。叨陪新歲酒。老梅香正濃。祝公無量壽。開向百花先。和箋期日後。而我獨何爲。塵俗事抗走。抗走且未遑。奚暇謀不朽。登前韵再呈可莊殿撰云。高吟五字詩。歎服眞頫首。我未工效顰。竊比村野婦。硯田況已蕪。刈穫遑計畝。幕府皆名賢。經畬堅素守。薛聚値河汾。蘭言闢蒿莠。永締知己歡。益承主人厚。烏亦懷好音。花郡開笑口。官齋屋數椽。容膝小於斗。舊雨聯琴樽。春風拂軒牖。客有沈東陽。腰瘦如病柳。此老今耆英。不數香山九。（自註謂沈仲玉）淸談雜諧謔。畢景坐愈久。我乏著作才。敢抗騷壇手。許參末坐茵。共醉元正酒。願持柏葉觴。躋堂介眉壽。公門桃李多。被澤常恐後。我亦欲追隨。負笈疲奔走。大廈倘庇寒。幸勿棄庸朽。可莊先生疊韵贈之云。幕席隘天地。世外獨昂首。傑哉劉伯倫。醉死不聽婦。男兒鬱奇志。蜷曲恥棲畝。刺毛甯求榮。衣緇匪易守。張目瞻八紘。莽莽半榛莠。叱馭上畏阪。眷世情何厚。憶昔識君初。快決懸河口。滑稽動四筵。盡醉無石斗。禮法非我設。名言若天牖。時復發浩倡。高調壓秦柳。如何十年別。意氣減八九。一曲勺湖波。語我懷歸久。爭划觀奕棋。推枰起斂手。得意詎忘言。獨醒思止酒。千秋梁棟器。偏說不才壽。爲君進一觴。一語申其後。俊溺不忘蹇。逸足不厭走。假蹇老空山。只合讓樗朽。按可莊先生。於光緒辛未壬午之時。曾任山西學政。時周石君先生以京曹出守山西平陽澤州各郡。故於公餘之暇篇什投贈。才藻紛披。可以繼蘇李而步劉盧矣。周石君名天麟。丹徒人。著有水流雲在館詩鈔。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四月五日起
至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央政情，無可述者，惟剿匪軍事之變化，最爲重要。上週中路匪自渡烏江南向，有直撲貴陽之勢，經蔣委員長之督剿，於本月四五日在息烽激戰後，匪向東北竄，復渡烏江，此爲共匪竄黔以來與國軍之主力戰，亦爲年來剿匪軍事最重要之一役。現在匪勢，已趨向黔東甕安黃平之間，企圖於湘黔邊境與蕭賀聯合，其勢殊不可輕視，蔣已派張定璠入粵桂商合作剿共，陳濟棠李宗仁均表示協剿。朱毛一股在大軍合圍之下，當不能再行猖獗也。湘西蕭賀一股，迭被國軍圍剿，其恃爲最後防線之搽臥永順，均已收復，現竄龍家寨。按蕭賀戰略，避免與官軍主力戰，企圖入川鄂湘黔邊境，而朱毛一股在黔主力，雖被擊潰，仍向東竄，欲與蕭賀聯合。故今後剿匪軍事，宜於朱毛蕭賀未合股時痛剿，觀蔣委員長對於各軍之佈置，蓋已注意及此矣。川北之徐匪，自渡嘉陵江後，其主力尚有三萬餘人，連日梓潼方面雖有激戰，然匪志在西川之松潘理番懋功，滋養生息，進可襲取成都，退可以入甘，至徐匪盤踞三年之通南巴老巢，官軍之收復，理所當然，蓋匪志在西竄，不能不放棄，吾人未可據此遽抱樂觀也。本週國外大事，國際視線均集於英法義三強之斯特雷撒會議，此會爲歐戰以來最富有歷史性之集會。英國態度，據西門表示，英在會中將不担負任何新義務，純粹說明性質，英對於歐陸局勢，早已聲明以調人自居，西門此言益爲露骨。法國於斯特雷撒會議未開之先，已與俄國商訂軍事協定，用此種方式，在規定之地域內對國聯盟約作確切之解釋，法國態度，可以概見矣！義國則主張英法義三國採取共同行動，藉此以應付德國之片面廢約。歐陸局勢，如何發展，胥於此會議中決定耳。德國方面，自宣佈廢約後，軍事準備，積極進行，如頒佈強制軍役，劃出軍事保護區之命令，似有大戰將來臨之模樣，而希忒拉將與名將魯登道夫合作，其野心可想而知。故目前歐陸局勢，英法義三國陣容既不一致，德又咄咄逼人，幾令人有同復一九一四年前夕之感。美國對歐局尚未發表意見，惟據國務卿赫爾之暗示，以求安定經濟爲要素，而美之所謂安定經濟者，自利的提高銀價而已。吾人評衡國際現勢，益感中國前途之險惡，而美國提高白銀價格，尤致我經濟命脈。應如何謀自立自衛之準備，願全國人士速猛省焉。





剿匪軍事又一變化

本週剿匪軍事又一變化，黔之朱毛殘匪，其主力在貴陽附近龍里息烽一帶，迭與中央軍及滇湘黔各軍激戰後，損失不少，此役關係甚大，倘朱毛在黔得勢，剿匪軍事又須重行佈置矣，幸蔣委員長適在黔督剿，軍心穩固，始得將匪擊散，且傳匪首朱德已被擊斃之說，確否尚待證實，可知此役戰事之猛烈矣，川北徐匪既渡嘉陵江，在梓潼長寄山與鄧錫侯軍激戰，其盤踞三年之老巢南江，當由官軍收復，據此嘉陵東岸之匪，似已全行竄西駛，湘西剿匪軍事，已克永順城，匪竄龍家寨，此地乃匪所恃以爲最後防線者，各軍正在進剿中，惟吾人所慮者，此路剿匪軍事，未聞有劇烈戰爭，豈匪之主力擬向川黔邊境移動歟，黔匪既東竄，蕭賀復西奔，其勢或將有聯合之可能，故今後剿匪軍事，當以黔東爲重心，查黔東方面，湘軍劉建緒部早已在烏江南岸佈防，又在黔境都勻之桂軍業已前進，滇軍亦由黔西開往前線，又與桂方有關係之張定璠奉蔣命由貴陽飛往南寧晤白崇禧，嗣轉粵晤陳濟棠，商討剿共合作事，於九日抵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均有重要商榷，聞粵方表示無問題，桂方要求補助財政，據此粵桂方面對於合作剿共，已無問題，今後各軍當能一鼓而將朱毛匪在黔東殲滅歟，又蔣在黔目擊黔民苦況，特於十日下令豁免地稅一年，又命省軍廢棄向民間徵糧之習慣，黔省府主席王家烈已呈請辭職，聞逐鹿此席者頗多，蔣已電中央，下週內可發表，茲分述如次，

黔匪企圖東竄入湘

竄黔之朱毛殘匪，自上週逼近貴陽附近一帶，經官軍在息烽激戰後，匪向東竄，初匪軍自息烽退出後，向東南奔竄，嗣又西南向，曾竄至貴陽以北，即向東南竄羊塲司，後又東竄，距貴定僅二十里，因國軍在此佈防，匪又北竄甕安，六日晨渡烏江，連日天雨，空軍不能飛行偵察轟炸，致匪得乘隙渡江，乃向東北竄，企圖入湘，蔣令各軍分三路尾追，據貴州六日電稱，蔣指揮之軍隊，計有七萬五千人，共匪約五萬人，此為貴州境內剿匪軍事最大之戰爭，綜合各方情報，此次在息烽之戰，中央軍李韞珩指揮五三‧五九兩師，在息烽北之黑神廟，三合上，潮水塲等處堵剿，



竄黔匪首　朱德　傳已被擊斃

迭予重創，蔣特將李記大功一次，吳奇偉周渾元何知重等部躡尾追擊，劉建緒部徐源泉部分在銅仁及川境之酉陽秀山一帶準備迎頭痛擊，蔣並由渝調來空軍飛來助攻，估計匪軍死傷約二千餘人，匪初欲東竄，不能前進，又行回竄，據貴陽九日路透電稱，匪現在貴陽龍里間已被國軍包圍，據俘共匪稱，匪首朱德已於六日陣亡，但未證實，匪現東竄於甕安黃平間，圖竄黔東入湘，但黔湘邊境早已佈防，匪勢雖東竄，經前後夾擊之餘，其勢或將在黔境內亂竄歟？

徐匪繼續渡江西竄

川北徐向前匪既已渡嘉陵江，現在戰事，側重梓潼方面，上週末劉湘部王纘緒師已於四日進佔南部縣城，匪退老鴉岩迴龍塲，大部向國軍左翼移動，王纘緒已接任六路總指揮，由南部向閬中推進，收復老鴉岩馬鞍山，鄧錫侯軍主力集綿陽前線，扼守梓潼以上，胡宗南師六日接防昭化廣元，田頌堯部經整理後，共得十八團，彭誠孚師自奉劉湘命西進後，已於六日收復巴中平梁城，徐匪繼續渡嘉陵江者，約三萬餘人，鄧錫侯調李黃兩旅增防梓潼，匪西竄大廟山，與官軍激戰，七日五路軍克復南江，匪向昭化廣元梓潼退卻，徐匪盤踞三年之老巢通江南江，巴中，雖完全收復，而匪已渡嘉陵江西竄，企圖入川西矣，現在匪之主力在梓潼一帶，連日與官軍在梓潼之長青山激戰，蔣曾於八日電劉湘，嚴禁縣長棄城，原電云，巴縣劉主席勳鑒，現值大軍進剿之際，各將士正努力前驅，義無反顧，而各縣長守土有責，尤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不得輕率退避，致坐長匪燄，影響軍事，即希嚴令所屬各縣長，嗣後遇有匪警，務應督率團隊死守待援，倘有敢于聞警先逃或棄城不顧，本委員長即按臨陣退却之律，悉以軍法從事，嚴懲不貸，事關地方安危，共凛遵為要，蔣中正齊川行參治，

入黔剿匪之中央軍長



李韞珩　周渾元　劉建緒

湘西剿匪進展順利

湘西剿匪軍事，於上月初發動以來，陶廣章亮基李覺等師，先將慈桃邊界之天台山，庸沅永古四縣邊界之明溪水，慈利屬大潸，及溪口附近之土地埡等處散匪肅清，同時郭汝棟羅啓疆等部，則擊潰慈屬老鴉口，溫口，岩白度之偽二軍團一部，及李匪吉宇一部，李覺師陳子賢旅，乘勢將庸邊重要地區溪口佔領，為進攻大庸之根據，是為第一階段，我軍佔領溪口後，即由李師長覺率陳子賢陶柳王墻各部，益以郭(汝棟)羅(啓疆)等部，由溪口西進，直逼大庸，徐源泉部之陳耀漢縱隊，則開始由鄂邊分向

桑(植)龍(山)推進，陶廣師屯駐沅陵，章亮基師由王村進攻永順，章師逼到王村時，匪曾以全力進犯，經迎頭痛擊，予匪以重大打擊；同時李師亦廟灣棉花山等處之匪，於十日由陳子賢旅之何沛霖團，攻入庸城，是爲第二個階段，此後李覺所屬各部，除酌留一部擔任廟灣桑屬附近之散匪外，一面督部向永順進剿，沿途地勢甚險，如龍爪關，石堤西，賀虎等處，尤稱天險，道路狹隘，軍隊多不能展開，賀蕭兩匪，曾集中全力，中途要擊，戰事極烈，幸李師官兵用命，終將石堤西要隘克復，陶章李各師，遂打成一片，合力向永順進剿，同時陳耀漢部，於二十三日攻下桑植城，是爲第三個階段，經過此三個階段，殘匪盤據永順城附近之祖師殿一帶高山，六日晨經陶廣師鍾光仁旅進剿，匪退生橋徐源泉部協同第一路軍逼近塔臥時龍塔坪西面高山陣地佔領，李覺繆啓疆兩部八日午克復塔臥，匪之天險既失，同時章亮陶廣兩師於九日午收復永順縣城，匪向龍家寨逃竄，此爲蕭賀者爲最後之根據地，若此不能守，將逃川黔邊，圖與朱毛聯合，據現勢推測，倘湘軍能一致而進，截擊蕭賀不得入鄂川黔邊境，匪勢可不至擴大也，

追剿蕭賀之兩師長

陶廣　　郭汝棟

又湘南之李宗保一股，業於五日率隊投誠，並選守開郴屬高亭司，聽候點驗，李於九日赴長沙謁何鍵請予以名義俾其自効，

中日外交與日領會議

中日關係自高唱好轉以來，近復沈寂，惟有日本駐中國各埠總領事在上海舉行會議，較可注意，該會於八日開幕，十日閉幕，其中心議題，即係對華外交具體方針，當九日會議時，各領均各發表其秘案，大致均謂中日關係，已趨改善，惟因各地狀況及各人觀察之不同，方案內容，頗不一致，日使有吉聽取各領報告後，於會議中向各領陳述使館方面與國民政府當局交涉各種懸案經過，及目前交涉狀況，並根據日外相廣田擬定之對華外交原則，提出調整中日關係之方案，各領復以有吉提案爲基礎，各發表意見及主張，至下午會議，尚無結果，聞日使有吉提案，即以所謂經濟提攜工作爲目標，主張首先消滅反日感情，然後着手所謂對華經濟援助，並提示各領，在各該管區域消滅排日之各種工作方式，及公使館與各地領事一致聯絡推行該項工作之辦法，十日會議，仍繼續商決最後斷案，以有吉提案爲基礎，已獲有具體決定，至關於日外務省當局更換駐華公使之說，傳之已久，日公使館當局仍矢口否認，但日使有吉曾因某種關係，向日外相廣田，作非正式辭職，表示願讓賢能，據悉與日軍部有密切關係之少壯派外交官，大有包辦東京外交之概，擬議中之矢田七太郎，有田八郎等，均係軍部派外交官，該派在東北及華北，掌握外交實權，主持東北外交之谷正之，及駐津日領川越，駐平日使館參贊若杉要，亦係軍部派外交官，關於新任駐華公使之人物，有用谷正之等呼聲甚高，此即軍部派希圖支配對華外交之一種表現也，又關於東京電稱，日駐華使節昇格，將於本年內實現說，十日日使館當局，雖不允明白表示，但由私人方面所得消息，知日外務省中確有一部份人作此主張至其結果如何，則有待於有吉回國後，與外務省商決而定，蓋日使館發言人表示，仍以此事，早經日本閣議決定，時機成熟，終必實現等詞爲言，但最後復稱，據渠所知，日本外務省確有一部份人主張早日實現，因彼等意見，以爲既有此決議，何不乘此中日空氣好轉之際實現，以博得中國對日之好感，日本如仍堅持與列強不合作之主張，則未免太蠢也，至日使館辦事處之還京，有吉等擬就計畫呈達日外務省核閱後，迄今尚無回訓，依該計畫書，使館辦事處之還京，係於四月一日實現，惟迄今尚無回訓，大致亦待有吉回國後決定也云，有吉擬於二十日携該會議具體報告，呈外務省核示，日領會議內容如何，吾人可置不問，但有吉於歸國前召集此會，各領事在中國各埠時日較久，對於中日問題，自較其他日人認識，將來有吉回國報告後，日對華方針或另有新途徑歟。

立法院修正交易所法

立法院於五日上午九時，舉行第十一次會議，主席孫科宣告開會後，

即由梁秘書長宣讀報告事項。次審議修正交易所法各條文，各委員對交易所經紀人或會員，不得受公務員之委託，爲買空賣空之交易一點，有所辯論，有主張不在本法規定者，爭議結果，仍加規定，茲將大會各情，分誌如下，討論事項（一）本院財政委員會會同商法委員會，報告審查修正交易所法條文案，決議，照審查結果，修正通過，（二）本院軍事委員會報告審查修正陸軍大學校兵學研究院組織條例草案案，決議，照審查結果，修正通過，（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湖北省二十三年度地方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決議，照案通過，惟對此項預算，嗣後似應由主計處催促提早編送，對於事業費支配，亦應依照中央決定之財政收支系統法原則辦理，（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修正漢口市市政公債條例，暨還本付息表草案案，決議，照審查結果通過，應由湖北省政府依據公債法原則，另擬此項公債條例，送院審議追認，以符法定手續，（五）本院勞工法委員會會同審查修正工廠檢查法條文案，決議，照審查結果，將該法第三第五第十五等條條文修正，（六）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南京市二十三年度地方報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決議，照案通過，惟此項預算，嗣後似應由主計處催促提早編送，（七）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民國二十四年漢口市建設公債條例暨還本付息表草案案，決議，照審查結果修正通過，茲附修正交易所法條文，及修正工廠檢查法條文，漢口市建設公債條例於后。

交易所法修正條文

第三十一條、（修正）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交易所、應照章程所定、令買賣雙方、各繳本證據金，其金額與買賣登記價格之比例、依左列之規定、一、物品交易、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但棉紗不得少於百分之五、二、證券交易不得少於百分之八、三、金業交易不得少於百分之五、第三十八條、（修正）經紀人或會員對於受託者之買賣、非在其所屬交易所內買進賣出或交割者、不得向委託者、爲同樣或類似之計算方法、前項買賣之成交單、應由交易所作成、發由雙方經紀人或會員簽字成交、經紀人或會員違背第一項規定時、依第五十三條處罰、第四十一條、（新增）經紀人或會員不得受公務員之委託爲買空賣空之交易、第四十三條、（修正）實業部應派交易所監理員、檢查交易所之業務簿據財產、及其他物件、以及經紀人或會員之簿據、幷注意市場價格變動之原因、交易所職員經紀人或會員、對於前項檢查、有提供物件答復質問之義務、監察院應隨時派員調查交易所之一切狀況、及主管官署所派人員執行職務情形、第四十八條、（新增）違背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者、處以應納本證據金二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罰鍰、第四十九條、（新增）違背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者、經紀人或會員及公務員、各處以買賣價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罰鍰、其涉及刑事者、依刑法處斷、按交易所法原文五十八條、經修正後計六十一條、條文次序、自原四十一條以後、均有變更、又交易所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之「工商部」三字、已一律修正爲「實業部」字樣。

修正工廠檢查法

（第三條）、工廠檢查事務、由中央勞工行政機關、派工廠檢查員辦理之、但必要時省市主管廳局、亦得派員檢查、前項省市所派工廠檢查員、並受中央行政勞工機關之指導監督、（第五條）、工廠檢查員應就左列人員任用之、一、國內外工業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經訓練合格者、二、曾在工廠工作十年以上有相當學術技能、經訓練合格者、三、國內外工業專門以上學校畢業領有技師證書者、前項任用資格之審查及第一款第二款之訓練、由中央勞工行政機關辦理之、（第十五條）、工廠檢查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廠方或工人得根據事實、向各該主管官署舉發之，

漢口建設公債條例

第一條、漢口市政府爲建築市立校舍、及辦理各項重要工程、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四年漢口市建設公債、第二條，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一百五十萬元、第三條、本公債之用途、分配於左、一建築漢口市市立校舍四十萬元、二建築道路及各項重要工程一百一十萬元、第四條、本公債票面分爲千元百元十元五元四種、概爲不記名式、第五條、本公債利率定爲週年六厘、第六條、本公債按照票面實收國幣、不折不扣、第七條、本公債定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發行、第八條、本公債還本付息基金、以漢口市稅收入爲担保、由市政府依還本付息表所定、按月撥交湖北省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彙代保管、專儲備付、第九條、本公債以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爲還本付息之期、第十條、本公債自發行日起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祇付利息、自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底、用抽籤法開始還本、每年還本兩次、每次抽還總額十

之一、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數償清、前項抽籤、於還本期前二十日、在漢口舉行、由財政部審計部湖北省政府及財政廳教育廳、武陽漢三商會、漢口銀錢業兩公會、各派代表、蒞場監視、第十一條、本公債指定中央銀行漢口分行、暨湖北省銀行為經理支付本息機關、第十二條、本公債得自由抵押買賣、並得作為漢口市公務上繳納保證金之担保品、中籤債票到期息票、並得抵納本市一切租稅、第十三條、對於本公債有偽造及損壞信用之行為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第十四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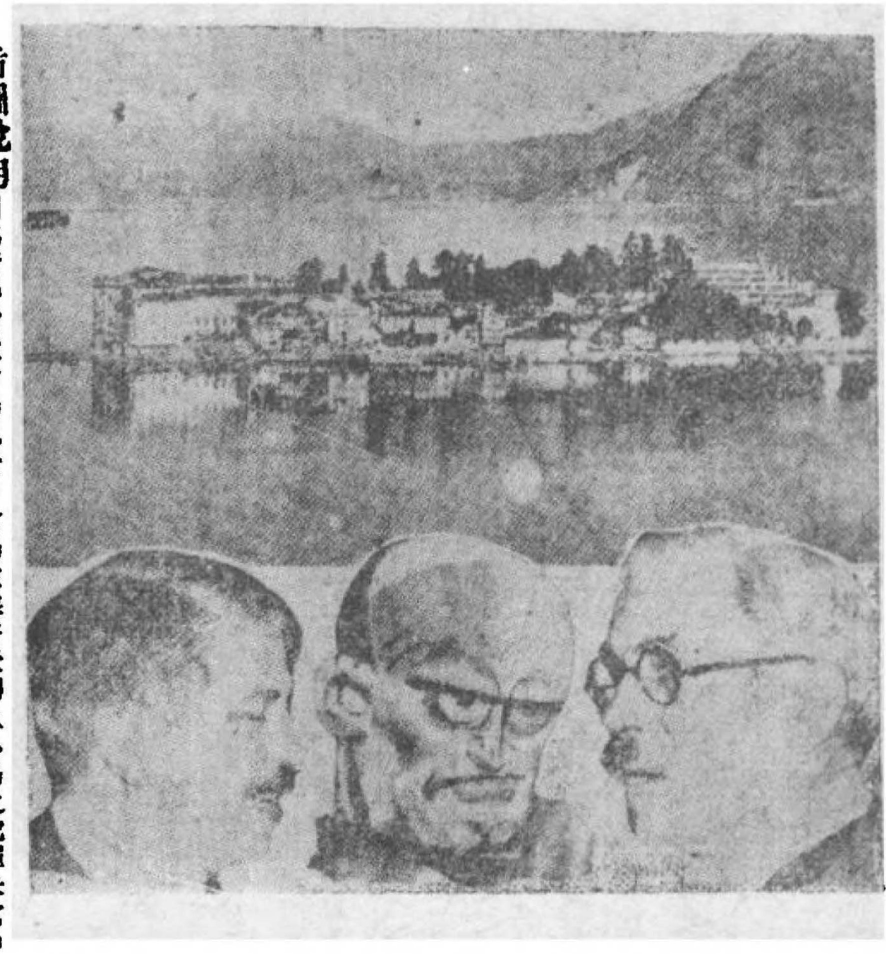


關係歐陸大局之斯特雷薩會議

歐陸局勢現為世界所注目者，即英法義三國在斯特雷薩所舉行之會議是也，當德國宣布廢止和約時，英不待與法義協商即單獨對德發出照會，詢德是否需要繼續舉行談判，德即歡迎英派代表赴德，英國此時所採態度，舉世皆知其有袒德之嫌矣，然又不能不顧及法義兩國，因於赴德之先，在巴黎與法義舉行談話，決定於英代表報聘德俄波等國後，在義大利北境比德芒省斯特雷薩城舉行英法義三國談話，嗣英代表艾頓，歷訪德俄波蘭捷克等國返英後，英內閣決定對現時歐陸態度，仍以調人地位自處，十日英法義三國首相及外長均起程赴斯特雷薩，十一日舉行會議，會議情形，因時間關係，勢不能在本期報告，但不難於會議前英法義三國當局行動，略悉其大概也，此次英法義三國在斯特雷薩會議，其性質極屬重要，第一英法義三國對德之關係，第二英法義俄間之相互關係，第三，東歐各小國之關係，均將於此次會議中決定，惟英國態度，一方有袒德之嫌，而對空防協定，又不能不藉助法國，但法國對德廢約態度甚強硬，英國之調和政策，是否能得圓滿結果，殊難預測，至與英法異趣之蘇俄，既贊成英國之調和政策，復與法締結軍事同盟，此種情勢，彷彿一九一四年之光景，茲先將本週中所得各國電訊，述其概要如次：

斯特雷撒會議開幕

斯特雷撒十一日電，與歐洲安全宿運有關之英法義三國會議已於今晨十一時在此間開幕，麥克唐納，西門，墨索里尼，拉佛爾，佛蘭丁諸要人齊集於陀羅米宮之音樂廳中，宮在梅奇沃湖岸上，據聞在飯前會議中，係由西門氏報告艾頓報聘之經過云，



插圖說明 圖為斯特雷撒會場風景，會場在梅奇沃湖上小島之陀羅米宮中，宮建於十七世紀，輪奐壯麗，湖旁有山高聳，可以俯瞰全湖風景，北望阿爾卑斯山高峯，宛然在目，為義大利名勝地點之一云，下為英法義三國首席代表（左法總理佛蘭丁，中義首相墨索里尼，右英首相麥克唐納）

斯特雷撒會議前夕

據斯特雷撒十日中央社海洋電，此時全世界之注意，均集中於十一日在此間開幕之三強會議，各地派來之新聞記者，人數在二百五十與三

百之間○莫索里尼尚未到，法外長拉佛爾，與英國麥克唐納西門，可望於今晚八時抵此，法總理佛蘭丁，定於明晨前來，據此間消息靈通者稱，會議之時間，約爲兩日，星期六日，便可結束，一般人相信，英國不至提出任何强硬計畫，並聞彼等將提議於斯特雷撒會議之後，再舉行一範圍擴大之倫敦會議，屆時將邀德國，俄國，以及德之鄰國與會，此次會議中一切政治問題，包括軍備與安全等，均將加以討論，大約意大利將主張三强採取一共同行動，意大利在會中之主要目的，即完成三强之共同戰線，法國甚願斯議，英國仍願作調和者，而法意堅持調和之機已去，行動之時機已臨，聞法國代表團，攜帶備忘錄一件，宣言草稿一通，將送呈國聯理事會，又電云，斯特雷撒會議之籌備，一切均已就緒，此會將成爲歐戰以來最富於歷史性之集會，亦未可知，明日英法義三國首揆暨外長將把晤一堂，歐洲各都會之眼光胥將集矢於是間矣，此間空氣異常興奮，當局調來特警三千名，專任保護各代表及維持治安之責，首先蒞會者爲墨索里尼，渠自駕海機在此間附近之梅奇沃湖上降落，全市點綴一新，當義揆登岸時，曾受人民熱烈歡迎，英法義三國國旗飛揚全市，一般對英代表之蒞臨，尤感興趣，蓋法義在會中僅陳述彼等自身之意見，而英國在本身意見之外，且攜來德俄波捷四國當局所表示之觀點，又倫敦十日電，英首相麥克唐納與外長西門於今日下午乘雙引擎飛機由漢頓飛行場出發，飛往巴黎之勒卜傑飛行場，在彼偕外部常次范希德及英代表團其他人員同往斯特雷撒，麥西二氏今晨曾出席閣議，會畢即逕赴飛行場，當彼等出發時，有每小時五十英里之西南風，惟途中安好，首相於出發前談稱，「吾人頃間負有增進國際善意安全與和平之使命，余一心希望能以成功，吾人當然將作此項之嘗試」云，

英對歐局方針決定

英國自掌璽大臣艾頓於上週中歷訪俄波捷克等國，歸來後，八日晨英內閣開特別會議，討論西門艾頓所提出此次赴歐陸諸國當局談話之記錄，並個人印象之報告，歷兩小時之久，據合衆社八日倫敦電稱，本日閣議決定，英國對歐局方針，將以調人自處，俾能阻止戰爭，據聞內閣付予麥克唐納與西門以廣大的權力，據非官方消息稱英國方針包括下列數點，㊀同意法俄捷克間所締軍事條約，惟規定德波願意時，得邀其加入，藉以表明該約非對德而設，㊁與義大利聯合，勸法國以修改對奧匈保和約中軍事條款之利益，㊂勸法義對排斥德國增軍一舉，採取審愼步驟，以歐局前途爲重云，相信英方或將努力從事締結一範圍廣大的諮詢條約，規定對侵略者拒絕予以財政與經濟上之協助云，出席斯特雷撒會議之代表，亦由閣議決定，首相麥克唐納及外長西門

▲**西門在國會報告與各國談判經過**　據倫敦九日電，外長西門今日下午在下院簡單報告，與德俄波捷各國談判之經過，惟政府之對外方針，則在斯特雷撒會議前，不願宣布，關於建議中之不侵條約，氏稱，德國並不反對中歐協定，惟預料於釋明不侵犯與國一致時，恐將發生重大困難，惟遇其他政府對此如獲得妥協時，德國準備予以考慮云，波捷兩國外長均希望中歐協定之提議，在斯特雷撒會議中獲得進步，希忒拉氏曾告英當局，以爲德國需要陸軍三十六師，最高額有兵士五十五萬人，包括武裝國社黨警察一師在內，德國並要求有權擁有他國所有之一切武器，惟倘令其他國家停止製造某種之武器時，則德國亦準備不予以製造，關於海軍方面，德國要求須保有等於英國百分之三十五之噸位，關於空軍方面，德國意欲與英法維持均等，惟須以蘇俄空軍無修改爲條件，如限制軍備能獲得妥協，與德國之平等要求取得各方之同意時，則德國將進行一包含監視辦法之協定，德國贊同與鄰近各國間締結空防協定，希忒拉氏又申述，如德國仍處於低劣之地位，則將不繼續爲國聯會員，希氏稱，德國不具有殖民地，即係處於低劣之地位，西門氏又稱，英當局對於其中某某數點强烈表示不能同意，在柏林會談結束時，渠對於妥協途徑發生困難曾表示失望，西門又稱，艾頓在莫斯科時得悉，蘇俄當局頗欲按照二月三日之倫敦宣言與國聯的原則，促進一種歐洲的安全制度，蘇俄當局曾鄭重聲明，稱建議中之東方安全協定，其目的並不在包圍任何國家，而在爲各方面獲得同等的安全，莫斯科方面感覺，德波之參加將爲此問題解決之最良方法，艾頓在華沙時，波蘭外長貝克曾向其說明，稱波蘭藉現行條約之力，在德俄邊境均能維持安寧狀態，貝氏曾詢問，任何新建議是否能令已獲得之良好空氣更有進步，上述問題在捷克京城時，亦予以簡單的探討，希忒拉聲稱，德國特別反對與蘇俄締結協定，如不準備將立陶宛包括在不侵犯條約中云，西門又稱，十一日開幕之斯特雷撒會議，將繼以由法國因德增軍結果所召集之國聯

行政院會議云，又首相麥克唐納向下院承諾，於復活節後，舉行外交問題辯論會，

法俄商妥軍事協定

法國自德國宣布廢約後，對於英代表訪晤德俄波等國情形，頗爲注視，自得悉英方與德會商結果之報告，東歐公約，已無希望，欲締結一種軍事同盟代替此案，外長拉佛爾與巴黎俄大使鮑泰奇亞七日會商兩小時，已商妥如德國與波蘭繼續拒絕加入東歐公約時，則法國與蘇俄應締結一種協定，以代替之，協定分二大部分，㈠申請國聯行政院重申並增固盟約第十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按第十七條大意謂各國發生爭議時，應邀請非會員國一國或數國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照行政院認爲正當之條件解決爭議，）㈡規定法俄兩國在此項條文下相互之義務，法政府邀羅馬尼亞．捷克．猶哥斯拉夫．希臘．土耳其外交代表舉行私人聚餐會，交換關於歐洲大局之意見後，即電告外委李維諾夫，謂已贊同該協定，法外長定四月二十三日起程赴莫斯科云，據巴黎各報載稱，該協定終將成軍事協定之方式，而將與國聯機關之修改相接合，並將與法國在斯特雷撒會議中提出之建議相呼應，法國之建議含有修正國聯盟約，俾可切實施行自衛的合作控制軍備之限制，並供各國加入之互助的軍事協定云，又據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法外長拉佛爾昨日與蘇俄駐法大使鮑泰奇亞共同商定之法俄協定，茲採其內容如下，㈠序文，係以國聯盟約第十．第十六．第十七各條爲根據，此外並引用盟約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載遇一會員國從事戰爭時，爲尊重對於國聯之義務起見，應行採取之軍事措置，㈡各國贊成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所規定之辦法，即行政院如不能使出席行政院之各會員國（當事國除外）一致接受該院解決爭端之報告書，則各會員國保留權利得施行認爲維持公平與正義所必要之行動，按此項條文本係法波條約法捷條約依據洛迦諾條約所承認之基礎，㈢如遇有侵略行爲時，應依照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會員國如從事戰爭，應認爲在事實上對國聯其他各會員國犯有戰爭行爲，遇有此種特殊情形，且得自動採取防衛措置，以上乃法俄協定之要點，至於其中各項技術細則，則須俟拉佛爾與蘇俄外委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共同商定，然後起草最後之條文，此項協定，在目前僅由法俄雙方簽訂，以後當由捷克與蘇俄訂結同式協定，如其他各國一併採取此種方式，相互訂結協定，則又可成爲普遍互助制度也。

▲**法俄協定反響良好**

日內瓦十日路透電，此間視法俄昨日商決擬訂定協定爲甚智巧之行動，能於斯特雷撒會議中發生極重要之影響，此舉實圖使國聯盟約徒託空言之諸條文發生實效，義國擬將步法國之後塵，果爾，則四月十五日國聯行政院會議必將發展有興趣之局勢，而將使英國代表國處於快感之地位，蓋根據互助以解釋國聯盟約第十六條，藉以鞏固國聯之手腕，將加强巴爾幹協約國小協約國及斯干底那維亞半島諸國有力之贊助也，又倫敦十一日合衆社電，本日此間得悉，因法俄有將締結軍事同盟消息，故出席斯特雷撒會議之英代表臨時變更計劃，當西門與麥克唐納起身前，內閣會舉行特別會議，考慮對於新情勢應採取何種步驟，據聞因所傳法俄軍事同盟之結果，英國將努力使其擴大，成爲歐洲安全制度之一部，據聞英國意見，最好法俄協定能成爲一種中心，憑之能締成其他條約，使德國等均可參加，西門於起身前，曾與美國駐英大使屏漢作長時間之談話，西門聲稱，英國在會中將不担負任何新義務，斯特雷撒會議將爲純粹的說明性質云，又倫敦十日哈瓦斯電云，英國方面對法俄協定具良好之印象，現在意見徵實，今晚英國外交界對於此層已有極明顯之表示，據外交界人士宣稱法俄協定明白規定，以國聯盟約爲根據，其立場自屬堅固不拔，無論就理論或實際言之，均爲英國輿論所慶幸，不寧唯是，英國外交界更因此引起一問題，即此種協定方式是否可在斯特雷撒會議提出討論，俾擴充以至歐洲全部是也，據外交界意見，用此種方式在規定之地域內對國聯盟約作確切之解釋，實最爲適當，蓋國聯盟約如欲修改，則須經全體會員國之贊同，今用此法，既不必修改盟約，其效果完全相同，而若干會

員國亦不致提出異義，實爲兩全之策，外交界人士又提一問題，即英國是否有依照法俄協定大綱參加此類公約之可能，此層現雖無從斷定，然預料英國倘決定參加此類公約，則英國各自治領當不至提出異議，蓋此類公約其適用地域以歐洲爲限，性質與洛迦諾條約相同，各自治領本不受何種約束也，此外復有足注意者，西門昨在下院發表宣言，謂英國閣員未經國會同意，決不在斯特雷撒會議接受何種約束云，西門雖有此種宣言，然斯特雷撒會議中英國代表仍不妨與法義代表成立某種原則上之協定，至於此種原則之具體實現，則俟將來與國會方面共同討論後，再行決定，亦無不可，此爲英國外交界人士所發表之意見，麥克唐納與西門在斯特雷撒會議究取何種態度，雖不當根據此種意見妄加推測，然此種意見之足以重視，則固可斷言也。



和戰途歧的希忒拉

西門，拉佛爾和莫索里尼向獨立街頭的希忒拉招呼道，「夥計上我們的車上來吧！」

倫敦晨郵報諷畫

▲法內閣草就備忘錄

法內閣於十日閣議通過，外部草就備忘錄及決議草案，此項備忘錄，全文約有十頁，其內容係將三月二十日法政府因德國恢復徵兵制所提出之抗議，加以申引，並聲明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宣言用意，原欲使德國得返歸國際法治範圍，而外相西門亦已決定聘問德國，提出極端妥協，而又極端便利之建議，乃德政府悍然不顧，竟於西門行將啓程之際，恢復強迫兵役制，致使全世界爲之不安，其責任當由德國負之，法政府爾乃堅決要求國聯行政院，對於德國違反現行條約之片面行動，在精神上加以斥責，決議草案，全文共兩頁，係向國聯行政院建議制裁辦法，其中若干項間有積極性質，此案或由斯特雷撒會議加以修正，俾成爲英法義三國共同計劃云。

▲法又派兵增防邊境

法陸軍部六日又派三團至德國邊境，希望法國軍隊自比利時延至瑞士，又國防最高委員會得外長拉佛爾，陸長摩冷及海長，空長之報告後，決定維持可能的最大軍力，最高國防委員會於五日午後開會，議決本年四月十三日退伍之新兵，應繼續留營訓練，至少以三個月爲限，陸長摩冷六日通令各軍長，謂本年四月十三日應當退伍之士兵，經政府決定令其繼續留營服務，爲期至少三閱月，此舉係執行一九二八年之徵兵法，而以維護國家安全爲目的，蓋國家支出鉅欵，用於邊境防禦工事，在財政上負担甚重，而此種工事，欲其發生實效，必須以充分之兵力防守之，凡受有相當訓練之士兵，在茲新兵行將入伍開始訓練兵額不敷之際，自當繼續留營服務，俾爲國家維護安全。

義主贊助奧匈擴軍

義國目前對於歐陸局勢，除與法國意見一致外，並贊助奧匈等國之擴軍以對付德國，墨索里尼於未赴斯特雷撒會議之前，曾離羅馬赴鄉間

小住研究義國於開會時應採取之方針，據哈瓦斯七日羅馬電，墨索里尼主張由歐洲國家，另訂特種協定，又據七日義大利民報載，義政府願贊助奧匈保擴張水陸軍之任何行動。

奧國亦實行徵兵制

據維也納六日哈瓦斯電，奧國準備實行徵兵制，頃由國防部發表公報，謂自五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各公民前在奧匈帝國軍隊服務，無論常備或後備軍官，其官職在上尉階級以下者，皆得參加軍事演習四星期，但須自行請求，並自備費用云，又據八日維也納電，奧國今日殊爲興奮，公衆目光又復集中於哈布斯堡皇室復辟之可能性，官方仍否認奧國向列強請求准許增加陸軍一倍之目的，係在準備使沃都大公登極，然在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邊境已謠言蠭起，並已宣布謂小協約國將竭力反對修改聖日耳曼條約，根據該約規定，目前奧國陸軍祇准有三萬人，皆爲長期服役之志願軍人，奧國已宣布，將遣派代表列席斯特萊薩會議，要求增加軍額一倍，並得施行徵兵制度，意大利已表示贊成該項計劃，英國則表示，奧國倘能遵守聖日耳曼條約，亦可同意，保加利亞及匈牙利兩國，亦請求增加軍力，謂四週國家皆已軍備強盛，彼等軍力微薄，殊覺不能自衛，至於奧國總理許士尼格及外長華登納格則皆爲帝制派人物，惟彼等因他國反對，且不願拂逆英法，故尙未設法使沃都大公登位，奧總理曾謂，國社黨苟不計劃奪取政權，彼亦不出於復辟一途，現在沃都大公仍與其母安居比京郊外，據稱經濟問題實爲目前復辟運動之最大障碍，奧國殊無力供養君主，因爲沃都即位，即有赤貧之大公及大公夫人二百餘人隨之返國，此輩皆須國家供養，其費用當足驚人，大戰後，奧國實爲歐洲之乞丐國家，其生活資源咸受條約所牽制，故其所受和約之痛苦，殊較他國爲甚，是故英意兩國深覺奧國應略有報酬，據觀察者之意見，無論斯特萊薩會議能否准許奧國重整軍備，沃都大公暫時尙無復辟之望，因哈布斯堡皇室復位，如未得小協約國同意，恐不崇朝而戰爭隨起也，至於小協約國之所以反對，實有種種關係，蓋復辟之後，奧國將易於統一強盛，因此小協約國之天主教人民亦將謀在各該國內擁立哈布斯堡皇室之君主，且捷克之斯拉夫民族，南斯拉夫之克洛特民族，及羅馬尼亞之雪爾凡尼亞民族，皆屬天主教徒，或將被引而歸附奧國，則英•法•意等大國，對於奧國復辟，現已不甚反對，三國領袖咸以爲奧國恢復帝制之後，或能遏阻希特勒在中南歐之野心，若大國不加反對，則小協約國之改變態度亦爲時間問題而已。

又哈瓦斯社七日維也納電，本日奧國陸軍舉行大閱典禮，由許士尼格總理致訓詞，希望奧國陸軍恪遵故陶爾斐斯總理之遺規，即合力以爭取奧國獨立幸福及權利是也。

美主張先安定經濟

歐局如此緊張，美國態度如何，舉世自屬注目，但美國官方對此並未發表任何主張，僅國務卿赫爾於六日正式發表聲明，據華盛頓六日合衆社電，國務卿赫爾本日在正式聲明中稱，苟不能獲得經濟安定，欲達維持和平，實行裁軍，改善國際政治之途，頗爲困難，赫氏雖未特別指出歐洲政治家之各項會議，但氏之聲明亦可認爲對於歐洲問題之觀點，在答記者問時，氏謂關係重行召集倫敦經濟會議或類似之會議，並無所聞云。

赫爾聲明雖主張先求經濟安定，但美國對於國防佈置，亦正在準備之中，如華盛頓六日合衆社電所述，據衆院通過之杜威修正案規定，今後如遇戰事發生時，美政府將有權徵發國家之財政與物質資源，因衆院不滿麥克斯萬氏所提於戰時徵收百分之百的盈餘稅一案，故有此項修正，衆院討論上述各議案時，爭論甚烈，衆院又通過一案，保障海陸軍軍人在戰時之餉額至少須與非精練工人之工資相等，麥案之修正案規定將強迫軍役年齡由二十一歲至三十一歲擴充至二十一歲至四十五歲云，上述修正案現已經衆院通過，麥案則定於下週初付討論云，又參院九日通過海軍建造法案，該案即送交總統批准，美國海軍將見擴充，以三千八百萬元爲造艦之用，並規定在美國建造海軍船塢，太平洋岸建造海岸屯駐營房包括珍珠港築港

之計畫云，九日衆院以三百六十七票對十五票之大多數通過麥克斯萬法案，取消因戰爭所獲之利益，在衆議員強迫軍事委員會取消授權總統在戰時徵發軍隊之規定外，此種新法案即通過，據衆院最後通過之要點及其修正如下，㈠因戰爭所得之過分盈利徵稅百分之百，㈡戰時徵發財富，工業及原料，㈢總統有權規定物價並管理特殊物品之分配，㈣美國海陸軍服役之人，其僅持械防衛美國邊界，不再踏入外國領土，㈤在美國海陸軍及水手所得之薪俸至少應等於戰時不熟練工人之工資，參議員倪氏及參議員克拉克因擁護上述政策之議員甚多，頗受鼓勵，聯合提出議案，主張如果發生二次世界大戰時，維持美國中立，不令美人旅行海上，並禁止交戰國家在美國舉債，是以美國已放棄其多年來傳統的海洋自由政策，倪氏提案授權總統戰時不簽發護照與美國公民，凡借款與交戰國以購買商品之商店或公司，處以監禁，或受重罰，本日美總統批准陸軍部之經費案，增加美國現役兵至十六萬五千人。

德國企圖收復但澤

但澤城原屬德國，戰後改爲自由城，德國正無時不忘收復該城，適於此時，該城舉行選舉，國社黨極爲活躍，該黨希望在國會中獲得三分二以上之大多數，即可向國聯行政院請求，更改憲法，普魯士總理高林特赴但澤，五日發表演說，略謂德國決不以武力收回但澤自由城，然但澤人民歸向德國，甚爲明顯，故但澤遲早必可歸併德國，高林又謂，德國準備與其鄰邦法國携手，如法國亦欲和平，則外長拉佛爾殊不必長途跋涉，以赴莫斯科，改道赴柏林一遊不更愈乎，最後則希望但澤人民於本星期日履行其公民義務，往投國社黨之票，藉贊成國社黨，即表示贊成德國云。

七日選舉結果，國社黨得四十四議席，占全議會百分之六十，計僅較前增加四席，但尚不足三分之二，故修改憲法，一時尚不能實現，而德國企圖收復但澤，亦難如願以償矣。

美國又提高銀價

美國白銀政策，非時無改變之望，近日日益頻屆，將新產銀價格定爲每盎斯七角一分，據華盛頓十日電云，本日總統羅斯福與財長摩根陶會議之後，摩根陶宣佈美國將迎合世界市場規定之任何銀價，現時世界銀價爲美金六角四分五左右，如果再有上升，美國將提高其國內銀價至必要水準，在作此項宣布之前，羅斯福對新聞記者會見時，不願表示作新的銀立法之鼓勵，謂如果世界銀價超過美金六角四分五一盎斯，美國新產白銀之價格，亦將提高，在摩根陶宣布後不久，紐約大條銀即漲至六角四分七五，但在商界探詢之後，未能公布關於此事之任何詳情，據指陳，如此種交易發生，爲數亦小，又訊，總羅斯福提高銀價，凡新產白銀，財部將以七角一分一盎斯之價格收買之以代替前此之六角四分五一盎斯，此項銀價自本日起實行，又紐約十日電，本日白銀在金融市場上又見活躍，大條銀之價格漲至每盎斯六角四分又八分之一，財長摩根陶聲言，財部決定使國內銀價與世界銀價一致，白銀派議員非常滿意，謂此爲購銀法案下應有之事，且如財部欲在較高的世界銀價之前保持法定的銀價，則國內銀之出產者將拒絕售銀與財部，參議員湯瑪士稱，此種決定係爲謀擴大銀之用途，財部爲遵守購銀法案之規定，須謀應合世界銀價，氏又稱，「遵此路進行，吾人將有進步，財部直至目前對於購銀程序不表同情，而使銀價下跌，但白銀派須堅持銀價之上昇」參議員惡動亦有相似意見，又訊，本日官定之銀條價格雖爲每盎斯六角四分又八分之一，然實際白銀交易爲每盎斯六角四分又八分之三，六角四分又二分之一，六角四分又四分之三，甚至高至六角五分，後來定價爲六角四分又八分之五，據云在官定價格以上售出之銀計在三十萬至五十萬盎斯之間云，按估計財部所須付之銀價既已增高，則國家須多付一萬萬元强之經費，以期履行白銀收買案之條文，據財部人員稱

，此案終將使政府收買價值九萬五千零九十六萬七千元之白銀，財部收買純銀，每盎斯七角一分之價格，其所以成立者，因鑄幣稅由五角減至四角五分也，依現有八十五萬九千九百七十四萬三千元之黃金供給之根據而計算白銀收買案下所須收買之白銀，則國庫應有實值二十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八萬元之存銀，方符合黃金七五與白銀二五之比率，查財部現有之存銀，僅值九萬一千五百六十一萬四千元云。

全國白銀會議

美國全國銀業聯合會五日在華盛頓開會，會期二日，主席前蒙他拿州長阿倫，討論中國政府顧問林百克提出議案，研究中美兩國之白銀問題，當通過，由國會議員與貨幣專家組織一特別委員會，研究有關中美二國之白銀問題，是日討論範圍甚廣，衆議員台斯稱，美國須於下列二者擇取其一，一為發行紙幣，一為通貨膨脹，氏稱後者為唯一之解決方法，由白銀之貨幣化可以完成，此為自然本身統制之膨脹，且提高國內物價，與國債平等，氏認今日為全世界建立金銀複本位之最適宜時期，為前此所未有，氏稱「美國今日之地位須採用複本位制，因其為世界最大債權國，輸出國與存金最多之國也」參議員惠勒亦主張幣制之重定，謂「銀常為組織良好之宣傳之犧牲」氏譏笑政府購銀政策有害於對東方貿易之說，主席阿倫歸納該會議討論之目標如下，第一，銀價上昇在每盎斯合一元二角九分，第二，政府購銀之增加，第三，自由市場之設立，使國內生產者得銀價可高於每盎斯合六角四分又二分之一之利益。該會議又主張政府在今後五年內，以每盎斯一元二角九之價格：收買白銀十萬萬盎斯，該會已擬成其主張之購銀計劃，其第一步將分頭向國會議員及財長疏通，請其轉勸羅總統採用此計劃，該會並主張創立一種白銀市場，以期提高銀價，同時白銀派議員雖其工賑案之修正文已被打銷，現猶準備重鑄銀元，改良貨幣之新運動，聯合會會長愛倫聲稱，屬於聯合會之國會議員，未能來此與會，但全國白銀運動之組織，將依然進行云，該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將於下週中提出其審查報告云，

美國白銀派議員及銀業聯合會之主張，仍促政府購買白銀，林百克之提議，雖組織特別委員會研究，然於購銀政策，仍不能發生任何影響，我駐美公使施肇基氏於五日在普培希爾演說時，曾提及白銀問題，謂購銀政策實有害於中國，云云，據傳我政府有令施向美政府交涉，修改購銀政策之說，此亦難望收效。

甘末爾之意見

前中國財政顧問美國貨幣專家甘末爾氏對於白銀問題十日在普林斯登發表意見，謂 中國採用銀本位制，已數千年於茲，為世界銀本位制重要國家，但自一九三四年起，以嚴格目光觀察中國，實已放棄銀本位制度，蓋中國已重徵白銀出口稅及施行其他種種限制也，消息傳來，謂中國如得到國際貸款，中國即當正式廢棄銀本位，而代以他種制度，中國之所以放棄銀本位制者，實因美國實行購銀政策，迫使中國不得不為耳，照美國目前購銀率計算，美國至少尚須繼續購銀六年，則銀價之高漲，尚須繼續經過若干年，將來美國若以所藏之銀，吐出市面，則銀價又將一落千丈矣，當銀價上漲時，中國物價下跌，負債日重，出口日減，人民大受其害，如中國仍舊保守銀本位制，則將來美國吐出白銀時，銀價慘跌，中國將受其害者又不知若干年，此種狀況，實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忍受，故美國實已迫使中國放棄銀本位，而採取一種特殊幣制，作為過渡，而準備於將來，可以採用金本位云。甘氏之言，蓋謂美國政策，實迫中國放棄銀本位，將準備採用金本位，甘氏向主張中國採用金本位者也，故附錄於此，以資參考。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四月五日起
至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止

四月五日 星期五

▲立法院修正交易所法。

▲國府命令公布土地法施行法。

▲國府命令薛岳劉建緒等爲陸軍中將。

▲河北省府議決撥二十二萬元修黃河大堤。

▲金樹仁案私訂中蘇通商協定犯罪宣判有期徒刑三年六月。

▲李國杰案以侵佔罪判徒刑一年二月。

▲中國地政學會在京開會。

四月六日 星期六

▲張學良由漢飛洛陽參加軍校畢業禮。

▲汪精衛赴滬。

▲司法部公佈修正刑事訴訟審限規則定七月一日施行。

▲國府命令派鄭天錫爲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中國特派員，魏益三等陸軍中將，丁超武等江蘇等區監察使。

▲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舉行植樹典禮。

▲「僞」溥儀抵東京。

▲南昌追悼剿匪陣亡將士。

▲中國天文學會在京天文台開年會，氣象學會在京開年會。

四月七日 星期日

▲民族掃墓代表邵元冲張繼等因雨誤期，本日謁黃帝陵，行民族掃墓典禮。

▲汪精衛在滬宴各國使領武官及各界。

▲蔣電令各省調查荒地荒山。

▲川軍克復南江

四月八日 星期一

▲南京市長馬超俊就職。

▲洛陽軍校第三期軍訓班行畢業禮。

▲駐華日總領事在滬舉行會議。

▲倫敦藝展預展會在滬開幕。

▲國府明令吳奇偉等爲陸軍中將。

四月九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議胡世澤出席本屆國聯禁烟會議。

▲實業部增設合作司。

▲國府命令胡宗南等爲陸軍中將。

▲國府公佈修正中央陸地測量學校條例。

▲湘軍收復永順。

▲宋子文否認統制發行鈔票。

▲西南政委會議決裁撤商品檢驗局。

四月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議決修正實業部組織法，追認孔祥熙爲中央銀行總裁，任許崇清爲考選委會副委員長。

▲蔣下令免黔省地稅一年。

▲國府訓令國旗升降應致敬禮。

▲國府命令盾森等爲陸軍中將。

▲日領會議閉幕。

▲立法院公佈破產法草案徵求各方意見。

▲賀耀組由滬出國赴土耳其公使任。

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

▲貫台黃河口門合龍。

▲中央常會議決公葬石青陽。

▲太平洋科學協會海洋學組中國分會在京中央研究院成立。

▲英法義三國在斯特雷撒會議。

論評選輯

歐局的恐怖與打開策

英當局報聘歐洲四大都會之循環，頃已終了。此次西門艾頓二氏與德俄波捷各國重要領袖促膝傾談，對於各方之立場，定能獲有眞切的認識，此行收穫，如能運用得宜，於解決歐局之嘗試，即具有無上之價值。以是本月中旬在斯特雷撒舉行之英法義三國會議，更成爲舉世注目之焦點。

吾人於推論三國會議之展望前，請先擴觀方今之歐局。間嘗觀察二三年來支配歐洲政治與經濟之最大魔力曰恐怖，曰缺之信任。自國聯解體，裁軍會議宣告停頓以來，各國競趨於海陸空防之擴張，其情形儼如大難之將至。在今日最可危懼者，殆莫過於此種恐怖之心理。試舉數例，以實吾說。

首以英國言之。英國爲一島國，數百年來，雄長海上，兼握有左右歐陸均勢之樞紐。但歐戰以還，空軍進步一日千里，英倫海峽已失其從來天塹之作用，歐戰期間英倫西岸與北境之蘇格蘭無空襲之虞者，今則無處不在敵機威脅之範圍以內矣。新式戰機由萊茵河岸飛至倫敦僅須二小時，至威爾士亦僅須三小時。但防備敵機來襲，至少須在一百英里或一百五十英里外有報警之設備，此夫包爾溫氏所以有以萊茵爲國防線之聲明也。最近英國首倡締結羅迦諾空防協定，並提議增加空軍四十一隊，白皮書發表更聳動人民之聽聞，其恐怖心理之反映，可稱備至。法國擴充空軍之消息，日來亦電訊頻傳。最足以表現法方恐怖心理之一事，即爲延長強制軍役年限一舉。按法國軍役年限，照一九一三年之規定本爲三年，至一九二三年改爲十八個月，一九二八年又縮減至一年，而賦予政府以延長軍役時限之權力。頃法國因受戰時生殖率銳減之影響，故在一九三五年至三九年徵募期中，將發生「人荒」之感。因是法政府最近主張延長軍役年限，致引起軍人與政黨雙方之夾擊，幾於釀成政潮，此又恐怖空氣之一例也。義大利近雖動員東非，然一般國人之視線，仍集中於中歐，義政府爲安定人心計，曾於三月杪由國防會議發表公報，指陳目前歐局，不足顧慮，而結果竟致發生戰謠，人心震動。觀此種種亦可見恐怖心理之普遍矣。

吾人試問各國，恐怖之目標果安在耶？藉曰畏德國擴軍，則今日之德國亦未嘗不時刻在恐怖中，其孤立鮮助，殆尤甚於歐洲任何列強。德國今日所希冀者，爲掙脫條約之壓迫與獲得軍備之平等，並如希忒拉氏在「我之奮鬥」一書中所云，「謀德意志民族之統一」，與在歐獲得充分土地，以養活德人」，其希望誠如上述，則經過坦白懇摯之談判，殆未嘗無妥協之餘地，要視關係方面之誠意與和解之精神，如何而已。

據一般觀察，今日欲謀歐局之解決，不外二途。一即法國之安全計劃，聯絡東西歐與義俄各國，訂立安全保障公約，最後邀請德國參加，俾法故外長白里安之歐洲合衆國理想能以實現，即使德國不願參加，而各國仍可享有安全之保障。另一則爲英國自由黨首領羅式安氏之主張，由各國與希忒拉開直接談判，事前不作任何具體的方案，免引起德方之反感，聽希氏提出促進歐洲和平之條件，如是則希氏之和平誠意，可得一試金石，而長期和平亦庶幾有望矣。以上兩種方法，一側重實力，一維持情感，均不失爲打開僵局之辦法。不過合從連橫，要以利害爲依歸，包圍局勢殊有不能持久之慮。矧壓力重則反響大，歐洲各國十餘年來對裁軍躊躇，依違不決，至激成今日德國廢約之最後一擊，大可引爲殷鑒，此吾人於艾頓報聘歸來，三強會議未開前，願促歐洲關係當局之猛省者也。消滅歐洲恐怖之陰霾，即今尚屬可圖，否則良機一逝，恐難復挽耳。

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

（錄四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自十月初英國政府提出國際對華援助以來，一時即有國際借款之傳說；旋英使賈德幹入京，對我外交財政當局迭有接洽，又有借款二三千萬鎊之傳說；據本月二日法國哈瓦斯社倫敦電訊，英國提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邀請英法日美比諸國銀行代表參加，會同討論中國貨幣問題。雖經中國方面否認有此意思，而國際間此類醞釀迄在若隱若現之中，要爲不可否認。此事自國際道義上觀察，乃最近中日經濟提攜呼聲之反響。英國恐中日眞正提攜，成爲日本壟斷東亞之局勢，於是有此運動，冀以國際銀團之方式，維持均勢。此種國際銀團復活運動，純係一種外交姿態。當去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發表時，英國對日本之抗議，即曾提及四國銀團之存在；現以中日關係似將轉變，乃正式運用此方式，以冀維持遠東之均勢。實則，以往國際銀團之組織，根本用意在共同壟斷對中國之投資權，限制中國借款之自由，實違反中國本身之利益也。

查國際銀團肇於清季，迄今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一九〇八年唐紹儀游美，攜有兩項計劃，一爲修建錦愛路，一即幣制實業借款。錦愛路計劃因日俄兩國之反對而失敗，關於借款問題，美國因恐單獨進行或遭阻碍，運動國際合作。於一九〇九年推曾任駐奉天總領事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赴歐洲，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家接洽，組四國銀行團，共同對華投資，於是年十一月十日四國銀團協定成立。中國當時頗爲反對，以其有協以謀我之意味，經司戴德解釋，以此爲抵制日俄侵略保持中國完整之要著。至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清廷承認英法德三國加入，度支部與四國銀團代表簽訂一千萬鎊借款合同，以爲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之用。日俄兩國以該合同有借款優先權之規定，認爲妨害其在滿蒙之特殊權益，相繼反對。在此事紛擾之中，辛亥革命爆發，清室遜位，最初之四國銀團於以夭亡。鼎革之後，財政窘困，因有善後借款之議。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因向四國銀團提議大借款。四國銀團鑒於以往之失敗，邀請日俄兩國加入，四國銀團遂一變而爲六國銀團。日俄兩國之參加，以不妨其滿蒙權益爲條件，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在巴黎成立六國銀團協定。會美國政局變動，塔虎脫總統去職，威爾遜繼任大總統，威氏以六國銀團之條件，有礙中國之行政獨立，宣言退出。美國退出後，其他五國仍繼續與中國談判，一九一三年之善後借款，即由五國銀團承借者也。及歐戰發生，德成敵國，英法俄三國亦均忙於戰爭，日本獨得優勢，乃有西原借款之一段獨占歷史。一九一八年末美國照會英法日三國，提議組織新四國銀團，從事對華共同借款。美國倡議新銀團之用意，原在打破日本對華之經濟壟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國銀團代表會議於巴黎，英法均贊同美國提議之原則，日本獨持異議，主張將滿蒙除外。此項交涉兩年之久，至一九二〇年美銀團代表拉門德赴日折衝，對日本之南滿東蒙除外之主張卒予讓步。是年十月十五日新四國銀團協定成立，規定此後對中國之政治經濟借款由四國均擠，協定有效期間爲五年，是即所謂新四國銀團也。

然依中國立場，根本不承認國際銀團之存在。即所謂新四國銀團，其用意既在壟斷對華投資權，實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相反。中國既未參加此項協定，故亦不受其法律拘束。且衡諸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公約第三條之規定，此種違反門戶開放原則之銀團協定，當然歸於消滅，而況其時效業已超過五年之原案乎？就現在論，四國銀團在法理與事實上均已不復存在，中國欲向何國借款，有絕對自由。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在原則上，中國不應贊成。據事實情勢判斷，亦不易成功。蓋國際銀團在先天歷史上已具有一種缺陷，即聯合壟斷與獨占勢力之衝突是也。最初之四國銀團既遭日俄兩國之打擊，新四國銀團復遭日本之阻撓，目前之國際銀團復活運動亦必遭日本之反對，可斷言也。英國所擬議之國際銀團，雖有日本一份；但日本之做法，要獨占，要優越，要支配一切。此項運動既與其支配慾相反，自難得其贊成。且自中國方面設想，目前固已陷入經濟恐慌之境地，根本之策，仍須自救。在外交方面，接受國際投資，或有牽制日本之作用，誠較日本獨借爲強，但本身障碍重重，甚難成立。在經濟方面，尤不合算。現今各國均行貨幣膨脹政策，金幣劇烈跌價，現在借金，將來還金時，金銀比價若有變動，吃虧必大。近傳蔣委員長正在策劃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內容雖尚不詳，顧名思義，必係一種自救運動。以現在中國之處境，無論國際共同借款抑日本單獨借款，均帶有一種毒質，究不若多

做自救功夫為有益無害也。

◇　◇　◇　◇　◇　◇

斯特雷撤會議之重要性

（錄四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今日為英法義三國政界要人各銜己國政府之命，赴斯特雷開會議之期，明日便將開始全世界注目之三國會議。吾人願在此時機，檢討斯特雷撤會議在國際政局上之異常重要性，以促國人之深刻認識，而堅其應有之覺悟。斯特雷撤會議之所以在目前國際政局上具有異常重要性者，蓋因從種種方面觀察，此會議具有必然改變國際政治局面，重新分配國際勢力之種種理由之故；今若舉其重要者言之，則此會議至少當在下述四種關係之變化上，形成決定的因子：

第一，在英法義對德國關係上，將形成決定的變化因子。斯特雷撤會議之召集理由，本在共同討論對於德國重整軍備之應付方法，故其會議結果定以變更英法義之對德關係，自不待言。就英德會談之失敗及英蘇會談之相當成功而觀之，斯特雷撤會議斷不至無結果而散，蓋因此會如無結果，則將等於公認或放任德國之重整軍備，而公認或放任德國之重整軍備，不但非法義所能忍受，亦且非英國之所利也。此會議之結果，論理只有共同用實力維持凡爾賽和約及共同以和平手段修改和約兩途；然在蘇聯不欲戰，英國不能戰的現狀下，當無用實力維持和約，抑制德國之可能，法義之強硬主張，殆無通過會議之理，故結局在事實上恐只有採用和平修改和約之辦法。果如此，則歐洲三強鼎足局面將公然變成四角競爭局面，其對於國際關係變化上之影響之大，不待多言。第二，在東歐各小國間之關係上將形成決定的變化因子。此為第一層變化之當然的結果：英法義對德關係一變，則在義國勢力下之奧匈，在法國勢力下之捷羅猶，與德國友好之波蘭，與英國友好之立陶宛等國間，當然不能不生變化，如目前米曼爾問題，但澤自由市選舉問題，匈奧要求重整軍備問題，捷羅與蘇聯間之軍事同盟問題等等，皆其明例。此等關係將來究竟變到如何程度，雖不可知，然其必從斯特雷撤會議後而開始急轉激變，則無可疑者。第三，斯特雷撤會議在英法義蘇各國之相互關係上將形成決定的變化因子。在目前，英國維持歐洲的和平，法國為鞏固對德的包圍線，義國為鞏固義匈奧集團，蘇聯為抵制德國的東進政策——各國雖為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主張維持國際現狀，並反對德國之打破現狀的行動，然如上述第一層第二層變化萬不可避免，則在第一層第二層變化發生之後，英法義蘇間之關係當然有發生新變化之可能，尤其在法義間及英蘇間更有可能；將來或變為共同對蘇，或變為從前三國同盟對三國協商之新形態，或甚至在短期間中出現白里安所想像之不包含英國在歐洲大陸聯盟，究竟如何，在目前雖無從預測，然此等變化之出發，必以斯特雷撤會議為一步，則不容疑。第四，在因德國猛進而生之各國對美關係及因蘇聯實力西移而生之各國對日關係上，斯特雷撤會議亦將形成一決定的變化因子。蘇聯有事於西，則日本勢力必進展於東——此為國際政治上之常識，故斯特雷撤會議之必然影響於遠東國際關係，可不待言。同時，因美國除戰債外，對德奧匈等國尚有巨大的戰後經濟投資，故德國正可視斯特雷撤會議之結果如何，利用此種關係，以打擊英法，拉攏美國，近日美國輿論中有謂只有德國之重整軍備為能維持世界和平者，其裏面背景殆亦在此，故斯特雷撤會議終結之日，殆可謂美國對歐洲各國之關係變化開始之日。

據以上具體的各方面之觀察，合而觀之，可知斯特雷撤會議之異常重要性，並非吾人之杞憂，而實勢理之當然，吾人對之，誠不可不有切實之認識而作未雨綢繆之計也。抑尤有進者，斯特雷撤會議之結果，如上所述，雖在大體上有一定之方向，然此種方向上可能發生的種種變化之遲早緩劇如何，則從現局勢觀之，全操於英國政府之手：英國若仍持彌縫敷衍的態度，則種種變化亦將遲遲的緩和的進行；英國若改持比較斷然的強硬對德態度（絕對斷然強硬態度當然為英國所不取）或為海外利益而改持公然助德的態度，則種種變化必將迅速的劇烈的進行。故吾人一方面固應充分注意斯特雷撤會議本身的進行，另一方面尤應注視英政府在國際政治上的各方面的積極及消極的行動。

（錄四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教育改革的合理化

大凡一種除舊佈新之改革，常不免於矯枉過正，良以錮習已成，積重難返，非用猛劑，難收急效，此即所謂非過正不能矯枉者是也。然而，吾爲政者，必須眼明手快，一經達到目的，即應立返正常軌道，免陷偏激之弊。年來中學會考之辦法，頗爲學界詬病，此固有矯枉過正之嫌；惟平心論之，在過渡時期，要不失爲整頓中等教育，齊一學校程度之一方案。特一度施行，發見有何弊害，自應迅謀糾正，如最近教育部規定廢止中學畢業考試，即教育改革合理化之一端，吾人於此，願表贊成。且願政府今後，對於中學師資之養成，特加改進，對於中學教員之任命，嚴予考核，則全國中學教育，更易平流並進，三五年後，即廢止會考制度，恢復本校之畢業考試，亦無不可。此外據前日王教長與本報記者談話，政府以普通中學發展過偏，擬於今後三年中實施統制，增加師範與職業學校之數量，以期多培師資，增進生產，此亦符合社會需要，吾人極表同情，惟此際有應注意者，普通中學，教員尚易養成，職業教育，則師資異常難得；即近年各地所設鄉村師範，亦大抵簡陋敷衍，徒改名稱，所有學校設備與學生能力，能合於鄉村服務之實用者，蓋絕無而僅有。吾人以爲政府目前，最要在準備職業教育之教師，否則前途依然黯淡，而打破學校集中都會之積習，尤屬必要。關於此點，政府亟應陸續發表其合理可行之計劃，以慰海內之望。

關於積極鼓勵充實文哲院校一節，王教長前日談話，足以化除一般人對政府偏重實科貶抑文哲之誤解，實爲最有力量之表示。本來中國尚在建造時期，無論何種科學，皆有相當的功用。且自某種觀點言，當茲新舊過渡之交，人心浮動，諸說並進，思想界混沌而缺乏領導，大哲學家之產生，毋寧爲國民的迫切之需要，此際實無輕視文哲教育之理由。至於政治法律人才，則國家苟欲建設，在數量上所需尤多，大之如政府機關，小之如鄉村事務，何處不需用法政學生？惟以前文哲法政學校辦理不良，粗製濫造，實難諱言，王教長謂當局欲提高文哲，必先自取締過劣之文哲院校始。此議吾人絕對贊同；惟按之事實，當局取締此類不良院校，似尚拘泥情面，不盡認眞，而今後如何提高其學科程度，亦尚缺乏良善辦法，誠以中國今日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學力至不齊一，政府若不先從提高教授程度，劃一學校課程入手，則文哲教育之改革，仍不能稱爲合理化，而保障學術研究之自由，使教授學生，咸能充分研討社會科學各種實際問題，更爲切要。抑吾人於此尤有感者，中國專科教育之弊，不在量而在質，此點文理法工，殆有同病，而理工科設備不完全，教授不得人，其害視文法科尤甚，蓋文法科祇須學者努力，猶不難於獨自研鑽，理工科則處處須賴教師指導，儀器測驗，故充實實科教育，比充實文哲院校更爲不易。不特此也中國建設甫在開始，各方皆急需領袖人才，而社會情況複雜，障碍重重，任辦何事，大抵精神耗於人事之酬應者十之七八，而用諸專門事業者不過十之二三，此乃事實，無可解免，故中國所謂領袖人才，不僅須學有專長，更須能應付環境。此等能力，文法科學生較易訓練，理工科學生最不見長，而中國凡百皆在草創時期，如果缺乏應世能力，縱有精深之學術與技能，終難盡量發揮；要之，文法科學生，不但用途較廣，出路較多，而因其所學於社會較近，尙易發揮才能，理工科則不然，此實今日教育家亟應注意之一要點，否則理工科人才過剩，或不合社會需要，則將來安頓，恐視文哲學生尤爲棘手，應如何於提高實科學術程度之外，更予學生以接觸社會增加人生常識之機會，竊願教育當局，勿復忽視。

要而言之，今日中國教育正在改進之中，一方注意學生，一方尤應注意教師，一方充實文哲，一方尤應充實理工，同時更應訓練學生之辦事技能，授以人世經驗，方可期待其能充分運用所學，完成領袖人才之使命。必如此目光四矚，本末兼顧，然後乃可謂合理化的教育改革之能事。教育當局，幸善圖之。

（錄四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日總領會議與對華外交

醞釀多日之日本駐華總領會議，已於昨日於日使有吉主席之下，開會於滬濱；會議詳細內容如何，因日方諱莫如深，未由探悉，唯就最近中外消息所傳，則會議之進行程序，當不外先由各地總領相互報告各該駐劄省分之政治經濟情勢以及所謂取締排日排貨狀況，然後基此各總領報告，以橫竹携來之日外務省訓令爲經，以各總領意見爲緯，作成進一步要求我國取締排日排貨之方案與具體的「經濟提携案」，更由有吉携議決案折返東瀛，供廣田採擇。故是項會議，在所謂調整中日關係之過程中，對我對日，均有其重要意義；會議完結而後，預料日本必挾相當具體之提案與要求以臨我，而尤致力於所謂排日排貨之取締，概可斷言。

按「中日提携」之聲，自一月杪日使有吉武官鈴木與我軍事行政最高當局會見後，即洋溢於東瀛三島，日本一般對華實業家個人提出方案，拉攏實揚我方人士，表示其親善之意，並欲於咄嗟之間，使我盡棄前嫌，接受日本之「提携」者，固比比皆是，即當關人物，亦多認「中日提携」時期上已達水到渠成階段，日本上下若更加努力，即不難實現日本之夢想；且因當關人物之認識企圖如是，故廣田於日議會中有「不恢復中日正常關係，即不足以對後世子孫」之豪語，而橫竹於返日後與日記者會見及出席大阪商聯會招待席上，亦以以貨易貨制與設定信用借欵二億元爲「中日經濟提携」之具體方策也。

然則二月上旬即已喧囂於日本國內，而日本國內一部人士亦認於咄嗟之間立可實現之「中日經濟提携」，夫何爲歷時兩月，尚無具體表現，且不能不有待於駐華總領事會議之召集？而一時上昇之對華「提携」熱意，何以自白熱狀態而入於靜觀？思之復思之，此中蓋有耐人尋味之點存焉。

依吾人觀察所及，二月上旬以還，喧囂於日本國內之「中日經濟提携」具體方策，其所以未能實現，而一時高漲之「提携」熱轉變爲「靜觀」態度者，其一因我國輿論，一般對日所籌方案，均無好感；其二則英美行動，大足使問題關係複雜化，兼使日本企圖，未由順利進行；其三則日本軍部之對華認識，與當關仍大相刺謬。而三因之中，日本軍部對當關認識之一變，尤使所謂「中日經濟提携」具體化受不可抗之阻滯，終且使洋溢於日本之「提携」熱，借欵狂，由白熱而冷靜，由積極而「靜觀」。

日本軍部自有吉鈴木與我軍事行政最高當局會見後，對日本民間及外務省之「即時講求經濟提携策」之態度，雖採不干涉不促進之方針，然對我之對日態度，仍始終猶豫狐疑。當我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氏便道赴日之際，日陸相林銑十郎即以取締排日排貨爲言，海軍軍令部長加藤，荒木等，殆莫不以根絕排日思想，放棄依賴歐美主義爲其會見之談資，與恢復中日正常關係之關鍵，迨及日本前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磯谷廉介視察我國東歸，則軍部態度又復一變，彼等認我國態度，非誠心向日，欲謀提携，必先靜觀；日本對華經濟援助，如希望過急，反示中國以日人易與之印象，再種將來禍根。彼等基此意見，對日外務省曾一再致其警告；日外務省處軍權積壓之下，乃不能不反其積極態度，趨於靜觀，並與日軍部關東軍派遣磯谷土肥原視察我南北各地併行，召集總領會議，檢討我國各地政治經濟情勢，以備攫取經濟進展之機。至我國各地情形尚未盡滿日閥之意者，則各領基於廣田訓令，分頭要求，藉以消滅軍部之指摘；廣田於總領會議以後，更基於總領會議之報告與議決，釐定所謂對華「清新」方針，故吾人預計上海日本總領會議之後，各地日本總領活動，必更積極，而要求取締所謂排日排貨，當更嚴酷，迨以上海總領會議報告建議爲基礎而作成之對華具體外交進行方針決定，則所謂「經濟提携」，將以各種方式分頭向各地進行壓迫，吾人在此種展望之下，唯望我政府注視滬日總領會議與今後日本對華方針之相聯的進展，而亟早採適宜之措置，而臨事不亂，國家前途，實利賴之矣。

（錄四月九日北平晨報）

歐局緊張中之中日觀

自德國宣布重整軍備，歐洲局勢，頓見緊張；尤以因德俄之敵視而促成俄法軍事協定，因奧國之多詐而迫令義國反德近法。英國傳統的大陸政策雖常喜左提右挈，周旋操縱，而今則空軍萬能，形勢不變，三島國防，今非昔比，將欲閃爍其辭令，模稜其態度，殆已形格勢禁，不容不早定從違。說者因此謂昨日起英法義等國代表在斯特雷撒會議，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以後之最重要集合，蓋巴黎之會議爲確定和平條約，策大戰之善後，今茲之會則爲確定對德方案，持和戰之關鍵，左右歐局，影響世界，情勢相類，其受重視宜也！

關於斯特雷撒會議之重要，十日本報社評已有闡明，而歐洲今後之危機，昨日本報所載陳不士君莫斯科通信，亦已詳加剖析，閱者苟能精讀，不難洞澈最近之國際趨勢。吾人今願變更觀點，在歐局緊張中，一論中日關係，蓋中國乃一世界問題，歐局變化，輒可影響東亞大勢，一若銅山東崩，洛鐘西應，證之往事，歷歷可指。查自本年一月以來，中央汪蔣兩當軸，迭與日本公使武官等，披誠款洽，多所剖解，日方誤會，融化不少，而王寵惠前月由美返歐，道出東京，訪問周旋，尤足令沾境空氣，爲之一新，國際視聽，一時傾動，特內容並皆空疏，不涉根本談判，彼所謂中日關係好轉，經濟如何合作者，非出於東報之濫量宣傳，即由於世人之評價過大，蓋日本對於中國，不但東北問題，不願復提，其中心政策，且仍舊堅持天羽聲明，直欲視中國爲其精神的實質的保護國，此種態度不變，終無對等親善之可望。惟此際我方所求者，消極的勿相威脅，彼方所欲者，積極的經濟進展：如已往之減輕日貨關稅，既已如願相償，最近傳將提高稅則，又已預行干涉，此其一。本月八日至十日有吉公使在上海召集駐華各處日領會議，內容雖付之秘密，其主張利用中政府禁止排斥日貨之機會而推廣市場，則要無可疑，此其二。橫竹商務官奉命回任，所携具體方案，固尚不明，惟企圖破壞中國之借欵運動，則已有公開表示，而其主張中國宜以農產品原料品與日本工業品交換，欲令中國長淪於次殖民地，意旨更屬顯然，此其三。由此三點進行，勢非使中國在經濟上永爲日本奴隸不止，然即此猶爲所謂和平派者之主張，至於軍人則始終不願放棄其武力政策，如土肥原漫游中國之後，同至本國，一再指摘中國當軸之不可信，甚至謂兩西南親日較中央眞誠，主張勿於政治上援助南京，致失西南好感云云。種種挑撥離間之辭，不脫日閥傳統的惡習，此則視經濟侵略論者，更爲惡辣。夫以中日根本問題之無法解決，與夫日人性情之褊狹躁急，日閥勢力之深入政治，此等得寸進丈如意算盤之經濟政策，不能順利進行，無待深論，然一遭阻礙，讆言立至，感情惡化，隨時可見，是故即此消極相安之局，已非可以持久；何況歐局日益多事，愈長日閥野心，即彼眼光四射之外交家，亦已轉移心力於對俄交涉，殆將利其西防吃緊之會，乘間抵隙，與蘇俄商洽遠東問題，企求在中國獲得自由天地。觀於太田駐俄大使歸任之急遽，可知廣田目標已移莫斯科，其對中國暫取靜觀，形似消極，蓋實有所待耳。不特此也，往年歐戰之時，日本利用英法危急求援，特以將來助彼攫取膠澳爲要挾條件，成立密約，以致巴黎和會，英法沈默，美陷孤立，對中國愛莫能助，我方卒致失敗。現在歐洲恢復戰前局面，而日本退出國聯，實力更強，處境之優，過於往昔。預料日本外交，今後必更活潑，此尤我所不能一刻忽視者。吾人以爲中國今後受歐局影響，危機更多，亟應確立自衞自立之方針，力行勿懈。第一，保持對日消極的親交狀態，力避衝突，免受無謂之犧牲。第二，急謀經濟的自力更生之策，不亂借外債，不浪費國帑，工業建設，雖無資本，增加農產，儘有可能，不必待日方之要求，不妨自動努力於棉產蠶類之改良加增，總期於互利的狀態之下，自動加進中日經濟關係。第三，整飭外交陣容，周旋國際社會，搜集重要情報，注意日本活動，以求自保。第四，凡可以加增國力者，劍及履及，急起直追，凡可以摧毀國脈，消耗國力者，委曲避免，以備歐局萬一破裂之時，有力量應付非常世變。以上四點，不但政府當軸應當認識清楚，全體國民亦應澈底了解，共策進行，須知世界第二大戰爆發之日，即是決定中華整個民族運命之時，苟無自衞自立之充分準備，其禍將不止於亡國而已也。

（錄四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柳大中鈔白蓮集跋

是書明鈔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孫光憲序。風騷旨格前。有柳僉跋五行。文曰。陳氏直齋書解云。唐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今兼得之。爲合璧矣。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尚竢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並傳。嘉靖八年歲己丑。金閶後學柳僉謹志。有錢後人謙益讀書記。季振宜印。滄葦。季振宜讀書朱文印。金氏文瑞樓珍藏記白文印。

按此集自汲古閣刻三高僧外。別無舊刊。諸家所傳者。皆鈔本。如帶經堂陳氏有明抄本。鐵琴銅劍樓瞿氏有顧一鶚所藏抄本。涵芬樓印行者。亦據舊鈔本。惟讀書敏求記言一本從北宋本影錄。行間多脫字。牧翁以朱筆補完。又一本。有柳僉跋。附風騷旨格一卷。勞權注云。柳跋一本今歸丹鉛精舍。九行十八字。副葉有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白文方印。函夏堂收藏書畫記朱文長印。此下尚有牧齋滄葦文瑞樓諸印。今檢此帙。錢季金諸氏印咸在。惟附葉二印不存。行款亦皆悉合。是此帙即柳氏原本也。昔戊午歲。滬上蟫隱廬羅子經君寄示舊鈔一册。係何義門手校。所據爲錢牧齋藏本。復經馮定遠校過。轉入錢遵王家。以高價不諧。旋於德化李椒微師許。假得汲古毛氏藏鈔本。云從柳大中本錄出。因竭二日夜之力。對勘終卷。正定字句甚多。今取此本核前校本。凡訂譌補奪之處。大抵皆同。益信此爲柳氏手寫原本無疑。凡何校馮校汲古所傳。咸出於此。滋足貴也。卷中宋諱如殷敬立匡恒貞字。咸缺末筆。可爲源出宋刻之證。而字迹樸拙疏古。至可愛玩。決非鈔胥所能辦。至文字之異。舉其犖犖大者。如卷五渚宮莫問詩十五首。次第既不同。

而第一、第七、第十三。三首末句。乃互相羼雜。得此本悉從更正。尤可珍也。余嘗恨三高僧詩無舊刻。嗣從陶齋家。得影宋本皎然集。爲鐵芸精舍物。又於保和殿廊藏書中。得舊鈔禪月集。據嘉熙四年婺州可璨刊本影寫者。因影摹一帙藏之。是三僧中已獲其二。獨白蓮集。求之頻年不可見。昨歲殘臘垂盡。書友魏子敏。自津門携此帙來。云爲故人某君篋中物。將斥之以度歲。因出厚價收之。從此三高僧詩。雙鑑樓中。咸庋舊本。而此集獨爲四百年前名人手蹟。且屬名家相傳之祖本。以數十年夢寐勤求之物。一旦無意而獲之。更有後來居上之美。其忻慰爲何如耶。得書之翊日。適藏園舉行祭書之會。因挽與祭諸公。題名冊首。余亦撮述源委。綴言於後。俾後人讀余書者。知三僧會合。具有前緣。而余以精忱所至。神物來投。其感應之機緘。似冥漠中有隱司其篇者。墨緣書福。彼蒼似獨厚於余。余家子孫。其世守之。

乙亥二月初吉江安傅增湘識於長春室中

考大中、又字安愚。別號味茶居士。其手鈔群籍。傳世者有水經注。全謝山亟推其有功。又有錄異記。見士禮居題跋。樂府古題要解。隨隱漫錄。見皕宋書志。沈雲卿集。見敏求記。剡溪詩話。見瞿氏志。夢粱錄。見北平館目。余亦別藏樂府古題要解。大中自題五律一章。未知與皕宋所藏孰爲眞本也。

跋灤陽錄

灤陽錄二卷。朝鮮檢書柳得恭所作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隨進賀使來。赴熱河。入燕京。爲詩四十九首。凡所聞見。悉詳詩注中。乾隆庚戌。爲高宗八旬萬壽。鋪張揚厲。侈其十全武功之盛烈。爲振古未有之鴻猷。觀得恭所記熱河入宴諸詩。同時覲賀者。有蒙古、回部、安南、南掌、緬甸、臺灣、諸藩王酋長。亦可謂薄海內外。來享來王矣。然得恭冷眼旁觀。言皇子皇孫之蘭。王孚。如中州才子。無復舊風。言蒙古諸王。老者沈雄。如虎。少者俊爽。如鷹。爲滿洲之深患。故帝每年必至熱河撫摩彈壓之。而於安南王阮光平。尤深鄙其叛主得國。諂事中朝權貴。輦輸寶貨於福康安。因得封王。頗有羞與噲伍之意。於黎氏失國。則深致其不平。所述皆切中事情。亦彼邦有心之士也。且言熱河形勝。山河周匝。野曠而泉駛。風氣高涼。北壓蒙古。右引回回。左通遼瀋。南制天下。此康熙之苦心。而諱之曰避暑山莊。今皇帝即位五十餘年。民物漸殷。商賈輻湊。酒旗茶旌。輝映相望。里閭櫛比。吹彈之聲。徹宵不休。昔時萬家。今至數倍。不待遠方之兵。而六七萬。

中。卒。可以。立。辨。觀此可知熱河全盛時之景況矣。余宣統三年。巡學至灤陽。因累朝罷幸。城市蕭條。宮苑頹圮。視先朝勝概。十不存一。及今。回。憶。則又。動。三。見。海。塵。之。感。矣。其紀燕京慶壽諸詩。述華侈奢靡之狀。咸有微詞。如圓明園扮戲云。將、撫、分、明、結、綵、錢。中、堂、祝、壽、萬、斯、年。一、值、演、出、西、遊、記。完、了、昇、平、寶、筏、筵。桃綬紅絲總亂真。空中樓閣鏡中春。西、華、門、外、西、山、路。綠、臭、丹、香、醉、殺、人。西直門外云。十、里、蘭、風、麝、霧、飄。鈿、車、轆、轆、上、紅、橋。擬、人、每、說、銷、魂、好。試、向、西、山、處、處、銷。其餘假山、西山宮殿、堪達漢、珊瑚樹、各詩。極寫富麗紛華。而、注、中、亦、有、絃、外、之、音。或、昌、言、不、諱、者。如言萬壽節。各省獻結綵銀累鉅萬。和中堂珅。主管料辦。帝、老、矣。中、朝、大、臣、阿、桂、最、賢。而、又、老、矣。漢、閣、老、嵇、璜、王、杰、以、下。充、位、而、已。和、珅、權、傾、天、下。帶、銜、御、前、大、臣、等。至、二、十、一、官。悉秉樞要。百官望見皆起立。威已立矣。大學士阿桂。今七十八歲。瞻視凝重。有大臣風。不、媚、和、珅、者。惟、桂、一、人。金簡不平宰相。謹、事、和、福、者、也。又記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里。左右樓臺。悉覆黃碧琉璃瓦。或冒以文繡。欄楯塗泥金。結雜綵流蘇。畫布爲城郭。建碑樓。作紋石沈香柱狀。或爲鏡閣數百步。車馬往來暎其中。或爲棕屋竹籬。剪綵爲桃柳。爛然深春。皇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綵樓。千百妖童。塗粉墨。曳羅縠。騎假鹿鶴。一齊唱曲。綵樓之側。多以蘆簟撓摺蹲踞爲石。塗以黃綠。嵌空玲瓏。又作假山。數十丈。神仙白鹿獼猴之屬。跂跂闌繞。尤奇者、路轉深或作遠山。一抹碧色。又爲夕陽淡紅山。白雲橫於兩山間。又不知何物舖地。如琉璃爲假水。隔以紅欄。望之漪漪然。疑不可涉。圓明園東南昆明池。植芙蓉楊柳。東岸鎭以鐵牛。有門曰罨秀。門外烟波渺然。駕十七虹橋。望西山宮殿。丹綠參差。延壽寺白塔。矗矗雲霄間。皇帝泛龍舟。御舵樓。樓下載各國王使臣。發棹歌。至延壽寺前。縱覽玉泉萬壽山諸勝。此、亦、盛、典、圖、所、未、詳。張、平、子、不、能、賦。當、時、人、物、之、豐、昌。山、水、之、佳、麗。風、日、之、和、美。閱、之、使、人、神、游、目、想。不、禁、感、慨、係、之、矣。其紀貢獻之品云。內而軍機內務府大臣。外而督撫將軍。競獻珍玩。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瑯。小金佛一輦數十。覆以黃帕。舁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珊瑚樹高可三尺。青玉葉。琥珀果。爲柑橘狀。以金絲絡之。品光照人。不知何人所獻。諸、權、貴、亦、乘、時、受、餽、遺、焉。又云福長安等。紛紛求藥扇於使臣。又、使、通、官、求、東、甆。欲、爲、戲、子、粧。中、朝、大、臣、舉、動、如、此。帝、方、與、番、王、蠻、客。扮、孫、悟、空、豬、八、戒、不、經、之、事、而、觀、之。未、知、其、如、何、也。余常謂高宗晚年。志得意滿。驕情乘之。寵任倖臣。婪財黷法。治軌。雖。號。極。盛。而政。本。已。剝。亂機。潛。伏。故教。匪。一。起。蔓延。數。省。征討。頻。年。僅得。戡。定。

國力。因。之。大。殫。當時。未。嘗。無。賢。臣。挑。士。多鈐。噤。而。不。敢。盡。言。不意。歌。頌。盈。庭。之。際●而海。外。陪。臣。固已。竊。窺。其。隙。其深。識。遠。見。度。越。常。流。在國。士。大。愧。此。多。矣。其時京朝人士。如紀曉嵐、李墨莊、羅兩峯、鐵冶亭、阮伯元。皆與之談讌往還。詩詠頗爲淸雋。月旦群倫。亦復允當。其、文、采、風、流。亦、朴、寅、亮、李、穡、之、亞、也。

跋燕臺再游錄

此書亦朝鮮柳得恭所撰。記嘉慶六年辛酉。隨謝恩使入燕京所作也。前歲朝鮮恭宣王薨。命明俊納淸保往。敕封世子玜爲朝鮮王。至是遣使謝恩。命得恭隨行赴燕。購朱子書善本。留燕館者三十有二日。距前度入京。正十年矣。卷前列交游姓名。所云瀋陽書院十三人。皆不知名。至燕京所往還。凡四十一人。其犖犖在人耳目者。如紀文達、李墨莊、錢既勤、顧南雅、劉松嵐、黃蕘圃、陳仲魚、諸人。皆詳紀其問答之語。及唱和詩詞。而、聚、瀛、堂、之、崔、琦。五、柳、居、之、陶、生。過、從、尤、稔。皆、書、肆、主、人、也。其他所識。如彭蕙支、蕭文中、奚大壯、楊鼎才、張問彤、皆川人。意爲墨莊所介紹。不然何吾鄉人之多外交也。得恭以購朱子書遠來。而文達語以坊肆所無。並求之江南。亦無所得。殊不可解。豈、如、東、坡、請、禁、高、麗、求、書、之、意耶。得恭至譏國人尊慕鄭學。而置程朱之書不講。爲中國學術憂。斯固。有。激。而。言。然亦。可。見。當。時。之。風。尚。矣。與仲魚談地理音韻、顧亭林學術、近代詩家。持論頗通達。惟三省教匪之役。得恭極爲注慮。多方探訪。逢人輒詢。蓋征勦頻年。元帥數易。迄未掃除。得恭推論。以謂、其始。由。於。賦。役。之。繁。重。而又。加。以。官。吏。之。驅。迫。將帥。之。玩。愒。遂令。坐。大。而。不。可。制。其言頗爲深摯。至舉人大挑之弊。善後罷官之例。尤正言其非。其人蓋精於覘國事。匪徒文學之足稱矣。嗟夫、煌煌。天。朝。禮。義。之。邦。而使。秕。政。惡。風。流。聞。於。海。外。輕朝。廷。羞。當。世。上國。之。聲。威。從此。替。矣。寧不。重。可。嘆。喟。哉。乙亥二月下浣、藏園記、



國風社選

乙亥上巳招客爲龍潭禊集分均得棲字

纕蘅

佳辰。選。地。如。選。題。避熱。何。敢。循。恆。蹊。龍潭。獨。與。市。塵。遠。一篙。新。漲。方。平。隄。寒食。上巳。每。難。並。況數。座。客。逾。會。稽。諸賢。遠。道。能。好。我。解裝。先。日。尋。禪。棲。（石遺翁自蘇州至童卿拔可衆異公至）（渚倫生自上海至遂同訪谿谷寺）此會。此。樂。豈。易。得。要憑。觴。詠。湔。愁。悽。我從。柳。拚。（謂賓諶）習。掌。故。山房。譚。往。頻。招。携。園亭。丁（雄飛）。吳（應箕）。久。寂。寞。望中。寒。菜。空。成。畦。薜。廬。雖。存。人。代。改。繞廊。烟。樹。餘。淒。迷。安得。兩。齋。復。絃。誦。九州。清。晏。銷。征。鼙。（國學圖書館爲惜陰書院舊址）

石濤請松陰聽瀑圖卷亡友盛季瑩藏九萬世兄屬題用卷中梁藏山韻

鶴亭

黃塵。雙脚。苦。奔。逐。深山。何。處。結。茅。屋。了知。浩。刦。龍。漢。非。不道。光。陰。羊。胛。熟。故人。都。作。赤。松。遊。冥想。鬚。眉。在。心。目。郤從。紙。上。聽。水。風。坐覺。喧。豗。答。欲。哭。

題衆異爰居閣詩夢圖

疑庵

爰居。昔。止。魯。東。門。伐鼓。撞。鐘。舉。國。喧。嗟世。孰。能。爲。此。饗。並時。或。且。愧。臧。孫。海枯。石。爛。當。何。語。雨打。風。吹。尙。有。痕。一片。嶢。嶕。帶。孤。嶼。故巢。知。汝。動。心。魂。卅載。稱。詩。夙。已。傳。驚才。盛。譽。擲。華。年。掉頭。竟。失。滄。溟。釣。繞指。能。寒。太。古。絃。未忍。逃。愁。向。空。闃。坐須。挽。夢。續。深。綿。相思。賸。有。遊。山。約。負我。茅。亭。幾。月。圓。

過譚組庵墓

映庵

今來。視。此。邈。山。河。生死。交。情。一。再。過。有數。文。章。如。散。霧。無涯。歲。月。亦。流。波。吟聲。入。地。應。成。淚。物色。當。前。漫。可。歌。墓外。園。亭。餘。彳。亍。風花。還。與。飾。陂。陀。

有贈

公渚

淚續。寒。簷。雨。萬。絲。飄沈。芬。響。幾。相。知。意惟。遺。物。無。疵。厲。

生與牢愁有約辦微犯。花。精。風。不。競。待。圓。桂。魄。月。何。凝。中宵。耿。耿。心。如。燭。熨夢。煎。情。爾。許。悲。

携家人游西山展趙聲伯星如兩先生墓　彥和

入市。蹉。跎。歲。月。深。西山。依。舊。可。同。尋。一家。車。擻。揚。塵。夢。十里。郊。懸。挂。劍。心。野。店。杯。光。浮。雀。舌。寺門。鈴。語。媚。鸞。音。疏林。塔。影。縫。烟。靄。立。向。蒼。茫。辨。隴。沈。

什丈寵詩並賜題彌龕額字賦謝　駿孫

飄搴。憂。樂。關。天。下。促。膝。家。人。趣。益。眞。索。句。每。酬。投。轄。飲。憐才。深。負。屬。車。塵。蟠。胷。雲。物。神。州。小。脫。手。風。光。丈。室。春。不擇。蹄。涔。趨。海。若。焦巢。六。合。話。彌。綸。

一病　遐庵

一病。連。旬。月。眞。成。物。外。人。衰。顏。嫌。鏡。識。孤。影。與。牀。親。涉筆。滋。新。感。聞香。判。夙。因。可堪。傷。逝。賦。刻刻。擾。根。塵。病中親友沒者六人

風物和美挈女兒藹聰朗秋玄秀行野　曙岑

微烟。霽。晴。突。冉庶。返。春。程。一曲。野。塘。水。照。人。眉。鬢。清。筍竄。嬌。女。長。雲。戀。舊。山。横。槙。念。相。携。處。祖。鬼。百。世。情。

二月既望大雪明日春分出太平門桃花最盛處也　釋堪

眼明。眞。見。桃。花。雪。玉。戲。春。分。夢。北。燕。癸酉春分燕市大雪一騎。太。平。門。外。路。鍾。山。皓。首。我。華。顛。

燕山亭　元日超山宋梅亭作　惟禪

孤角。風。前。不。訴。哽。愁。郤。帶。關。山。哀。怨。一線。豔。陽。難。挽。飄。零。爛。縵。歲。華。虛。轉。流。水。前。村。比。環。佩。曲。中。人。遠。驚。換。又舊。月。樓。臺。海。塵。吹。滿。　休問。高。處。春。寒。只一。面。東。風。已飛。千。片。枝。頭。翠。羽。縱守。幽。棲。天。涯。夢。痕。同。短。種到。冬。青。恐萬。樹。暗。香。齊。斷。横管。臏作。和。山。猨。夜。半。

摸魚兒　小樹

掛簾。鈎。一。痕。殘。月。清。秋。寒。夜。如。許。棲。遲。草。際。微。蟲。老。催動。幾。家。機。杼。聲不。住。便。織。作。廻。文。錦。字。相。思。句。飄。梭。怨。語。問。蟢。子。朝。飛。燈。花。夜。卜。歸。信。果。何。據。　流沙。外。八。月。胡。天。雪。舞。燕。支。顏。色。非。故。賓鴻。可。有。于。飛。樂。冉冉。避。風。孱。羽。來又。去。渾不。覺。關。山。萬。里。征。塵。苦。佳。音。聽。取。待。甲。洗。天。河。楂。回。博。望。攜手。論。心。素。

凌霄一士 隨筆

張之洞久任兼圻，自負資望，每以倨態對客，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在署江督任，直督袁世凱往訪，相傳之洞有於座間熟睡之事，蓋故作偃蹇也。癸卯「新民叢報」時評（蓋梁啓超手筆）云：

……袁至南京，與張商議一切。袁行之日，張餞之。酒及半，張遽睡熟，久未醒，袁不及待而行。張醒後，急命排隊請袁回。袁欲不返，稼僚勸之行。比至，重張宴謝罪，歡飲而別。……夫張之待袁，爲敬乎？爲慢乎？以南洋大臣款北洋大臣之重客，而居然睡熟，則其慢之意可知也。張何爲而慢袁？張任粵督時，袁僅一同知，袁以後輩突居上游，張自負老輩，或隱然示之以老督撫之派子，旋繼之以優禮，其玩弄袁之狀，袁其能終忍之乎？……

揆諸之洞素態，事或有之。又李寶嘉「南亭筆記」紀此云：

袁官直督，以母喪請假回籍，道出南京。張之洞方署江督，相見既畢，縱談甚歡。袁作魏武帝語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張頗不以爲然。袁方欲有言，張已隱几臥矣。袁出，張亦不送。袁大怒，徑登兵輪，速命開船。南洋兵輪管駕以未奉張制軍命，不敢開船。袁愈怒曰：『汝謂我北洋大臣不能殺南洋兵輪管駕乎！』不得已，遂啓椗。迨張聞砲聲驚醒，已失袁之所在，因令材官飛馬持令箭，諭管駕不許開船，制軍即來答拜。張至江干，船已離岸。袁在柁樓與張拱手曰：『他日再通函可也。』張嗒然而返。後張赴京覲見，虛懸半年，皆袁所爲，蓋修前日之怨也。

與「叢報」所述頗有異同，而尤若言之歷歷，惟似不免小說家裝點語，未盡可信耳。「天下英雄」云云，不類其時世凱口吻，世凱豈若是之淺乎？

張袁此次會見，爲壬寅冬間事。時世凱回籍葬母，途過漢口南京上海而返任。

近閱徐樹錚「視昔軒遺稾」，中有「致馬通伯書」論之洞，云：

通伯先生道席：南皮公傳稾，誦讀數四，裁翦嚴絜，愜心貴當，重事輕舉，蕭然若無覺矣。篇中多用側筆，運以曲致，飆舉相孕，抗隊在心，殆合取龍門六一之神髓，別造新妍，而不襲貌似者也。惟鄙見以爲有清中興以來，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負望無逾公，幹略無逾項城。公於項城，爵齒德俱尊，而聲行又先。項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時公果誦以道氣，馭以情真，兩美訢合，共燮國是，項城不憤親貴之齮齕，盡其材畫，戮力中朝，公雖前卒，而武昌之變至今不作可也。詎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壬寅之春，公過保定，項城時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既罷，張讌節府，樹錚弱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對，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譹譹然隱齁動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爲耿耿也。一色息之細，不能稍自飾束，以籠絡雄奇權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無可畏可愛可敬之人生與並世，漸滋其驕謪之萌，致力於拒納之術，以遺後世憂。當日袞袞諸公，何人曾足語此？此亦清室興廢一大關鍵，而春秋責備之義所不容不獨嚴於公也。鄙見以爲宜於傳中微寄數言，俾後之讀史者有所考而知所以自處之道也。先生其謂可乎？惟幸教及之。不宣。

語重心長，文境良佳。所叙張袁在保定會見情事，得之目擊，較「叢報」等之紀南京會見得諸傳聞者，自爲信而有徵；或之洞之慢世凱凡兩次耶。「叢報」評語，與樹錚所叙，亦頗可合看。雖之洞縱對世凱致力結契，世凱亦未必眞能爲所籠絡，而其老輩自居，示以偃蹇惡態，適爲世凱所輕，實不誣也。時世凱已貴，之洞猶不屑引爲平交，其後北洋聲勢，日益烜赫，之洞瞠乎後矣。迨同入樞廷，之洞以相國之尊，班次在前，而世凱與慶王奕劻（[illegible]領袖）比而用事，之洞莫能與競，拱手聽之而已。載灃以攝政王監國，世凱被逐，之洞方冀可得發舒，乃親貴羣起，分踞要津，倖門廣開，政紀益棼，爭之不獲，憤抑以終，

蓋亦大可哀已。至樹錚所叙，謂是壬寅春間事，頗憶之洞是時似未北上，未知是否翌年(癸卯)春之洞入覲時事，容再考。(樹錚文以干支識歲，間有不經意之失，如「哀吏生辭」序有云：「殤武之生也，歲在癸卯，是時清帝及太后歸自西安未及一載。……」癸卯爲光緒二十九年，后帝於二十七年辛丑冬歸抵京師，倘在癸卯，逾一載矣。又云：「及武之殤，厥歲丁未，帝及太后相繼崩御，……」后帝逝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丁未則三十三年也。)

又聞之洞世凱在保定相會時，世凱嘗偕司道各官與晤，之洞以藩司楊士驤爲翰林後輩，座間獨與作長談，所談多詞曹故事，於世凱若無覩，世凱枯坐莫能置一詞也。士驤敏於應對，爲之洞所賞，語人云：「不意袁慰廷作總督，藩司乃有楊蓮府！」袁世凱聞之，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請調任湖北，俾日常相處？」士驤笑曰：「縱香帥有此意，司裏亦不願伺候此種上司也。」此蓋癸卯年事。

之洞督鄂最久，以起居無節，幕僚屬吏甚以爲苦，尤以幕中繕寫奏摺爲最苦之役。往往夜深發交摺稿，天明即須閱過拜發。且於字體吹求甚至。趕繕既竣而送閱，偶看出一字稍不如式，即以筆就墨海中，飽濡墨瀋，就此字滴下，透過數層，全摺俱廢，乃發回更繕，仍立候送閱。任此役者有時窘急至於涕泣云。其必毀全摺，蓋恐繕者用挖補之術，將此一字修改，彌縫無迹，而萬一御覽時忽「開天窗」，已將受過耳。(挖補處脫落，謂之開天窗。)

× × × × × ×

勘誤

第十二期「隨筆」末行「反常爲異」云云，應頂格，四號字。

月牙兒（下）

老舍

二十九

我遇見幾個同學，有的升入了中學，有的在家裏作姑娘。我不願理她們，可是一說起話兒來，我覺得我比她們精明。原先，在學校的時候，我比她們傻；現在，『她們』顯着呆傻了。她們似乎還都作夢呢。她們都打扮得很好，像鋪子裏的貨物。她們的眼溜着年輕的男子，心裏好像作着愛情的詩。我笑她們。是的，我必定得原諒她們，她們有飯吃，吃飽了當然只好想愛情，男女彼此織成了網，互相捉捕；有錢的，網大一些，捉住幾個，然後從容的選擇一個。我沒有錢，我連個結網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們明白一些，實際一些。

三十

有一天，我碰見那個小媳婦，像磁人似的那個。她拉住了我，倒好像我是她的親人似的。她有點顛三倒四的樣兒。『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後悔了，我後悔了！』她很誠懇的說，『我後悔了！我叫你放了他，哼，還不如在你手裏呢！他又弄了別人，更好了，一去不回頭了！』由探問中，我知道她和他也是由戀愛而結的婚，她似乎還很愛他。他又跑了。我可憐這個小婦人，她也是還作着夢，還相信戀愛神聖。我問她現在的情形，她說她得找到他，她得從一而終。要是找不到他呢？我問。她咬上了嘴唇，她有公婆，娘家還有父母，她沒有自由，她甚至于羨慕我，我沒有人管着。還有人羨慕我，我真要笑了！我有自由，笑話！她有飯吃，我有自由；她沒自由，我沒飯吃，我倆都是女子。

三十一

自從遇上那個小磁人，我不想把自己專賣給一個男人了，我決定玩玩了；換句話說，我要浪漫的掙飯吃了。我不再為誰負着什麼道德責任、我餓。浪漫足以治餓，正如同吃飽了纔浪漫，這是個圓圈，從哪兒走都可以。那些女同學與小磁人都跟我差不多，她們比我多着一點夢想，我比她們更直爽，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是的，我開始賣了。把我所有的一點東西都折賣了，作了一身新行頭，我的確不難看。我上了市。

三十二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啊，我錯了。我還是不大明白世故。男人並不像我想的那麼容易勾引。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要至多只賠上一兩個吻。哈哈，人家不上那個當，人家要初次見面便摸我的乳。還有呢，人家只請我看電影，或逛逛大街，吃杯冰激凌；我還是餓着肚子回家。所謂文明人，懂得問我在哪兒畢業，家裏作什麼事。那個態度使我看明白，他若是要你，你得給他相當的好處；你若是沒有好處可供獻呢，人家只用一角錢的冰激凌換你一個吻。要賣，得痛痛快快的，拿錢來，我陪你睡。我明白了這個。小磁人們不明白這個。我和媽媽明白，我很想媽媽了。

三十三

據說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的掙飯吃，我缺乏資本；也就不必再這樣想了。我有了買賣。可是我的房東不許我再住下去，他是講體面的人。我連瞧他也沒瞧，就搬了家，又搬回我媽媽和新爸曾經住過的那兩間房。這裏的人不講體面，可也更真誠可愛。搬了家以後，我的買賣很不錯。連文明人也來了。文明人知道了我是賣，他們是買，就肯來了；這樣，他們不吃虧，也不丟身分。初幹的時候，我很害怕，因為我還不到廿歲。及至作過了幾天，我也就不怕了，身體上哪部分多運動都可以發達的。況且我不留情呢，我身上的各處都不閒着，手，嘴……都甚忙。他們愛這個。多偺他們像了一灘泥，他們纔覺得上了算，他們滿意，還替我作義務的宣傳。幹過了幾個月，我明白的事情更多了，差不多初次見面我就能斷定他是怎樣的人。有的很有錢，這樣的人一開口總是問我的身價，表示他買得起我。他也很嫉妒，總想包了我；逛暗娼他也想獨佔，因為他有錢。對這樣的人，我不大招待。他鬧脾氣，我不怕，我告訴他，我可以找上他的門去，報告給他的太太。在小學裏念了幾年書，到底是沒白念，他唬不住我。教育是有用的，我相信了。有的人呢，來的時候，手裏就攥着一塊錢，唯恐上了當。對這種人，我跟他細講條件，幹什麼多少錢，幹什麼多少錢，他就乖乖的回家去拿錢，很有意思。最可恨的是那些油子，不但不肯花錢，反倒要佔點便宜走，什麼半盒烟捲呀，什麼一小瓶雪花膏呀，他們隨手拿去。這種人還是得罪不的，他們在地面上很熟，得罪了他們，他們會叫巡警跟我搗亂。我不得罪他們，我餵着他們；及至我認識了警官，纔一個個的收拾他們。世界就是狼吞虎嚥的世界，誰壞誰就有便宜。頂可憐的是那像中學學生樣兒的，袋裏裝着一塊錢，和幾十銅子，叮噹的直響，鼻子上出着汗。我可憐他們，可是也照常賣給他們。我有什麼辦法呢！

還有老頭子呢，都是些規矩人，或者家中已然兒孫成羣。對他們，我不知道怎樣好；但是我知道他們有錢，想在死前買些快樂，我只好供給他們所需要的。這些經驗叫我認識了『錢』與『人』。錢比人更厲害一些，人是獸，錢是獸的胆子。

三十四

我發現了我身上有了病。這叫我非常的苦痛，我覺得已經不必活下去了。我休息了，我到街上去走；無目的，亂走。我想去看看媽媽，她必能給我一些安慰，我想像着自己已是快死的人了。我繞到那個小巷，希望見着媽媽；我想起她在門外拉風箱的樣子。饅頭舖已經關了門。打聽，沒人知道搬到那裏去。這使我更堅決了，我非找到媽媽不可。在街上喪胆游魂的走了幾天，沒有一點用。我疑心她是死了，或是和饅頭舖的掌櫃的搬到別處去，也許在千里以外。這麼一想，我哭起來。我穿好了衣裳，擦了胭脂粉，在床上躺着，等死。我相信我會不久就死去的。可是我沒死。門外又敲門了，找我的。好吧，我伺候他，我把病盡力的傳給他。我不覺得這對不起人，這根本不是我的過錯。我又痛快了些，我吸烟，我喝酒，我好像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我的眼圈發青，手心很熱，我不再管；有錢纔能活着，先吃飽再說別的吧。我吃得並不錯，誰肯吃壞的呢！我必須給自己一些好吃食，一些好衣裳，這樣纔稍微對得起自己一點。

三十五

一天早晨，大概有十點來鐘吧，我正披着件長袍在屋中坐着，我聽見院中有點脚步聲。我十點來鐘起來，有時候到十二點纔想穿好衣裳，我近來非常的懶，能披着件衣服呆坐一兩個鐘頭。我想不起什麼，也不願想什麼，就那麼獨自呆坐。那點脚步聲向我的門外來了，很輕很慢。不久，我看見一對眼睛，從門上那塊小玻璃看呢。看了一會兒，躲開了；我懶得動，還在那兒坐着。待了一會兒，那對眼睛又來了。我再也坐不住，我輕輕的開了門。『媽！』

三十六

我們母女怎麼進了屋，我說不上來。哭了多久，也不大記得。媽媽已老得不像樣兒了。她的掌櫃的回了老家，沒告訴她，偷偷的走了，沒給她留下一個錢。她把那點東西變賣了，辭了房，搬到一個大雜院裏去。她已找了我半個多月。最後，她想到上這兒來，並沒希望找到我，只是碰碰看，可是竟自找到了我。她不敢認我了，要不是我叫她，她也許就又走了。哭完了，我發狂似的笑起來：她找到了女兒，女兒已是個暗娼

！她養着我的時候，她得那樣；現在輪到我養着她了，我得那樣！女子的職業是世襲的，是專門的！

三十七

我希望媽媽給我點安慰。我知道安慰不過是點空話，可是我還希望來自媽媽的口中。世上的媽媽都最會騙人，我們把媽媽的誑騙叫作安慰。我的媽媽連這個都忘了。她是餓怕了，我不怪她。她開始撿點我的東西，問我的進項與花費，似乎一點也不以這種生意為奇怪。我告訴她，我有了病，希望她勸我休息幾天。沒有；她只說出去給我買藥。『我們老幹這個嗎？』我問她。她沒言語。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她確是想保護我，心疼我。她給我作飯，問我身上怎樣，還常常的偷看我，像媽媽看睡着了的小孩那樣。只是有一層她不肯說，就是叫我不用再幹這行了。我心中很明白：——雖然有一點不滿意她——除了幹這個，還想不到第二個事情作。我們母子得吃得穿——這個決定了一切。什麼母女不母女，什麼體面不體面，錢是無情的。

三十八

媽媽想照應我，可是她得聽着看着人家蹂躪我。我想好好的對待她，可是我覺得她有時候討厭。她什麼都要管管，特別是對于錢。她的眼已失去年輕時的光澤，不過看見了錢還能發點光。對于客人，她就自居為僕人，可是當客人給少了錢的時候，她張嘴就罵。這有時候使我很為難。不錯，既幹這個還不是為錢嗎？可是幹這個的也似乎不必罵人。我有時候也會慢待人，可是我有我的辦法，使客人急不得惱不得。媽媽的方法太笨了，很容易得罪人。看在錢的面上，我們不應當得罪人。我的方法或者出於我還年輕，還幼稚；媽媽便不能一切的單單站在錢上了，她應當如此，她比我大着好些歲。恐怕再過幾年我也就這樣了，人老心也跟着老，漸漸的老得和錢一樣的硬。是的，媽媽不客氣。她有時候劈手就搶客人的皮夾，有時候留下人家的帽子或值錢一點的手套與手杖。我很怕鬧出事來，可是媽媽說的好：『能多弄一個是一個，咱們是拿十年當作一年活着的，等七老八十還有人要咱們嗎？』有時候，客人喝醉了，她便把他架出去，找個僻靜地方叫他坐下，連他的鞋都拿回來。說也奇怪，這種人倒沒有來找賬的，想是已人事不知，說不定也許病一大場。或者事過之後，想過滋味，也就不使再來鬧了，我們不怕丟人，他們怕。

三十九

媽媽是說對了：我們是拿十年當一

年活着。幹了二三年，我覺出自己是變了。我的皮膚粗糙了，我的嘴唇老是焦的，我的眼睛裏老灰不溜的帶着血絲。我起來的很晚，還覺得精神不够。我覺出這個來，客人們更不是瞎子，熟客漸漸的少起來。對於生客，我更努力的伺候，可是也更厭惡他們，有時候我管不住自己的脾氣。我暴燥，我胡說，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我的嘴不由的老胡說，似乎是慣了。這樣，那些文明人已不多照顧我，因為我丟了那點『小鳥依人』——他們唯一的詩句——的身段與氣味。我得和野雞學了。我打扮得簡直不像個人，這纔招得動那不文明的人。我的嘴擦得像個紅血瓢，我用力咬他們，他們覺得痛快。有時候我似乎已看見我的死，接進一塊錢，我彷彿死了一點。錢是延長生命的，我的掙法適得其反。我看着自己死，等着自己死。這麼一想』，便把別的思想全止住了。不必想了，一天一天的活下去就是了，我的媽媽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過將來變成她那樣，賣了一輩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頭髮與抽皺的黑皮。這就是生命。

四十

我勉强的笑，勉强的瘋狂，我的痛苦不是落幾個淚所能減除的。我這樣的生命是沒什麼可惜的，可是牠到底是個生命，我不願撒手。況且我所作的並不是我自己的過錯。死假如可怕，那只因為活着是可愛的。我決不是怕死的痛苦，我的痛苦久已勝過了死。我愛活着，而不應當這樣活着。我想像着一種理想的生活，像作着夢似的；這個夢一會兒就過去了，實際的生活使我更覺得難過。這個世界不是個夢，是真的地獄。媽媽看出我的難過來，她勸我嫁人。嫁人，我有了飯吃，她可以弄一筆養老金。我是她的希望。我嫁誰呢？

四十一

因為接觸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麼是愛。我愛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愛不了自己，我愛別人幹什麼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裝說我愛，說我願意跟他一輩子。我對好幾個人都這樣說了，還起了誓；沒人接受。在錢的管領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對，偷省錢。我要是不要錢，管保人人說愛我。

四十二

正在這個期間，巡警把我抓了去。我們城裏的新官兒非常的講道德，要掃清了暗門子。正式的妓女倒還照舊作生意，因為她們納捐；納捐的便是名正言順的，道德的。抓了去，他們把我放在了感化院，有人教給我作工。洗，做，烹調，編織，我都會；要是這些本事能

擇飯吃，我早就不幹那個苦事了。我跟他們這樣講，他們不信，他們說我沒出息，沒道德。他們教給我工作，還告訴我必須愛我的工作。假如我愛工作，將來必定能自食其力，或是嫁個人。他們很樂觀。我可沒這個信心。他們最好的成績，是已經有十幾多個女的，經過他們感化而嫁了人。到這兒來領女人的，只須花兩塊錢的手續費和找一個妥實的鋪保就夠了。這是個便宜，從男人方面看；據我想，這是個笑話。我乾脆就不受這個感化。當一個大官兒來檢閱我們的時候，我唾了他一臉吐沫。他們還不肯放了我，我是帶危險性的東西。可是他們也不肯再感化我。我換了地方，到了獄中。

四十三

獄裏是個好地方，牠使人堅信人類的沒有起色；在我作夢的時候都見不到這樣醜惡的玩藝。自從我一進來，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經驗中，世界比這兒並強不了許多。我不願死，假若從這兒出去而能有個較好的地方；事實上既不這樣，死在哪兒不一樣呢。在這裏，在這裏，我又看見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兒！多久沒見着他了！媽媽幹什麼呢？我想起來一切。

（完）

人殺人

陳呂裕

我亦人，爾亦人，熙熙攘攘許多人。
朝見人共食，暮見人同行；
然何一旦成仇敵，對面只見人殺人。
一戰百物盡成灰，但餘白骨滿山城；
不見將軍富貴長久在，但見將軍子孫盡凋零。
奈何至今人未悟，猶自努力人殺人。
人殺人，將毋停，四萬萬頭如髮繫，五洲有誰賦招魂！

肉刑

楊剛

五月二十四，刮風　靑一起來就出去了，這漫長的五月日子又該我自己一人伴着無盡的飢餓，嘔吐和提心弔膽來挨受了。挨到了晚上，也許回來的是幾個便衣偵探和憲兵帶個兩條胳膊被綑住了的他。這事縱使今天不發生明天也依然會出現！我痛苦地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想使那刻刻翻騰要嘔吐的胃腸比較安適一些，同時我也可以暫時逃掉那種掘心挖肝不住嘔吐的活罪　。但是辦不到！凡有小孩病的人定知我這是如何安想。

靑自從發現我嘔吐的原因之後，他的瘦額平添了許多縐紋。他常常睜起大眼注視我，我問他，他就說：『沒有什麼。你好好休養，快好起來，你的事有人代替了你。』他嘴上說，我卻看出他爲難的樣子。我知道這富貴病在這樣的日子發生增加了當前的情勢許多想像不到的麻煩。在事情緊急環境本身就是仇敵的時候，凡屬於個人的問題，往往能妨及整個。於今事實上這種病不但把我從堆積的事務裏拉出來，且需要把他也變成病榻前的奴隸，以一身兼當老媽，看護，廚子，聽差，又要東奔西跑仗朋友的好心弄一二毛錢作病中的使用費；那麼兩個人的問題所給與整個集體的影響，該是如何值得他焦心痛苦的事！最近日子越來越迫近，一些嚴厲的督責從早六點就把他趕出門去，到深夜才能拖起沉重得像死驢樣的身體走回來；病苦使我失了理性，因此又和他吵鬧。

我們所住的算是沙灘一帶公寓特有的房間！三間北房中間的一個，沒有一個透氣的窗口，把那對着院子的房門打開，院子裏誰都可以看清屋裏的一切；不開，就不用想空氣和太陽。因爲兩旁的屋子與中間的構成一個凹字形，太陽全叫兩邊的截奪去了。屋子裏又窄又小，一張床，一張桌，躺在床上伸手就可以從桌上取東西，這是這小屋裏特有的方便。

我們已有兩個月不能繳納四元大洋的房租了。伙計早已停止來打掃。整個屋子完全變成個荒廢的破土地廟，糊頂棚的白紙掉下一大塊來懸掛在半空中，紙上面又弔下許多塵絲；房頂泥塊隨時掉下來撒下滿地的土泥，老鼠在上面打架，冷不防一摔下地，鼠屍就和泥塊滾在一堆，只好讓牠在屋裏被五月的天氣蒸得發臭，等晚上靑來拖出去。屋子裏

一切東西都堆上一層塵土，蜘蛛到處佈網，在我床上大大方方爬着工作，似乎要把這容屋子用蛛網充實起來；除了我自己的嘔吐聲外，也僅這蜘蛛和老鼠來刺破這一屋子堅實的寂寞。

我們的左鄰大概是位北大學生，和房東有點瓜葛，所以他的房錢可以欠下不成問題。但他的家信要受房東檢查，有掛號信就被沒收，且代他把錢取出，代他保管；這位先生似乎不在乎這事，還是紅紅胖胖，常常從房東那兒討點錢來打白乾，買些肥滷鷄，關起房門自斟自飲，飲一回又拉一陣絃子，唱一陣。好容易把四兩白乾喝完後，他把大腿一拍，哈的嘆一口長氣，接着就聽見他呼魯呼魯在打鼾了。有時討不到錢，并且挨一頓教訓，那麼就準會聽見他斷……哈……斷……哈……的噓氣。這時節他是躺在床上看頂棚，心裏想着蘇秦韓信，還是在估計窗櫺上一顆釘子，可不可以懸樑自盡，那誰知道？

右邊的一位是北大的戲劇家，整天不大在家，一回來就唱大花臉，又去鬚生，有時吊起嗓門，他又扭扭揑揑唱靑衣或花旦了。他頗擅長交際，時常買東西請房東同吃，順便幫房東咒罵別的房客。老是說：『呀，你的房錢早已該付，我早上的確記住了要上銀行，一轉身又忘了。你看，這不是我帶的存摺？』於是他哈哈哈很自然的笑起來。房東只得說『嘿，嘿，不要緊』就完了。他又交際伙計，常叫他來給他一把花生，和他打聽東南小屋裏那洋車夫的老婆每月騙去他多少錢；西屋裏那學戲的女人到那兒吊膀子去了，打扮得是個什麼樣子；又打聽房東和別的房客種種事情。對於這些問題那伙計總是繪聲繪影的回答，據說那洋車夫的兒子簡直就是他自己的骨血。『他媽的，我的兒子叫他作爸爸，哈哈。』對於我，這位先生也不缺少注意。聽我在嘔吐，他就大大嘆口氣，『唉，怎麼受得了！』他自言自語說。隨後他又拍拍壁板，從壁縫裏低聲說：『女士，姐姐，我來伺候你好麼？唉，太痛苦了。』見我老不理他，他就改用咒罵，說我們吵了他。我們把壁縫糊起來，他又劃開偷看。

滿院子終日打鷄罵狗，吵架，打孩子，抄麻雀，唱古書，直如一個沸騰的湯鍋。只有我這小屋是荒涼，靈暗，和堵塞呼息的窒悶。肚子餓到發熱又發冷，連膽汁都吐不出來，但還是找不到一片舊燒餅。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無意義和苦惱，我竟能忍受這多時！爲什麼我早不想起現在侵入我腦裏的這可怕的幻想？

五月二十五　昨晚靑的樣子特別萎靡。一進門就橫倒在床上，把帶回的兩筒掛麵丟在一邊。人更瘦了些，就像一

根高竹竿；兩隻眼像兩個吞人的黑洞，佔着了整個面孔。我問他吃了飯沒有，他說一天吃了六塊燒餅。於是他打起精神來給我煮掛麵，我只吃了半碗又大吐起來。我竭盡全力挖肝鏤肺的嘔，眼珠像要被擠出眶外，頭部沉重火熱，冷汗直流，鼻水眼淚口涎全不斷的衝出，四肢發抖。我見青東抓西爬，痛苦痙攣的手脚一齊亂動，又要扶我，又要倒嗽口水，又要拿手巾，又要給我擦拭，一時弄衣服，一時拖痰盂，往往就打翻了茶碗或掉了東西在地下。

這一夜我沒合眼，那可怕的幻想罔執的盤據在我腦裏，引誘我要把牠自己顯出成爲一件事實。我一夜揉肚子，希望伏着的小生命能隨這蹂躪而死掉。我該是如何殘忍！我的心在跳。自然我是個女人，我喜歡由我自己迸發出一條新生命，正如一切作家們創造他們的名世作品一樣，不，更多，因爲牠將要作自然的執行者，也就是自然最高的形式——人！這小人以自己柔嫩的哭聲，好奇的小眼和睡的微笑向世界提出他那純美有力的生存要求，在這要求之前，一切天上地下的强有力者都應該俯首。從月經停潮，第一聲嘔吐的時候起，我的心葉就顫動，嗓子裏要求發出極大的聲音來宣告這件事實。這新生命雖是無私而偉大的，但牠偏要將自己最初第一個微笑顯給我看，而我，被牠稱爲母親！這樣的光榮和喜悅，誰有權利誰又有力量來拒絕？我沒有，一切女人也都沒有；除非大自然的本身，人類的全生命到了難產時期，要求一切個別生命付與自己的代價！

由這樣的轉念所生的幻想，像毒針一樣猛刺入我的腦中，痛苦和傷心夾攻我，覺悟在心底發出長睡初醒時的呻吟。最初我曾經自命爲覺悟過，要結結實實作個人，其實那是假的。只在生命走到了極端，個別的意義是不可能，也是不該有的時候，只在人該用牙齒來扯碎自己的心臟，使之不能發生個人情緒上的感覺時，才可以提到覺悟。人到了這時候，總該明白在這樣年頭，一個失了自由的窮人生下孩子，無非只能妨碍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孩子似乎就是仇人的助手，專門來增加自己的鎖鍊和壓迫。而同時那窮苦失了自由的孩子自己，活下去也就只有饑餓，恥辱，折磨，無知和一切不適意的情緒與事實在等候他。到了這時候，生命如何才適宜於存在，乃是全人類的問題了。而我還要以可笑的母愛來自己騙自己！來滿足個人的自我張大狂。

我知道青今天會遇見一位可以使我那幻想實現的高麗朋友。他一起床，我就請他去叫那人來。我沒想到我的話叫他駭了一跳。他照例用眼釘着我，手插在褲袋裏不動。過了好一會，他突然說

：『打胎不行！』說完就仐起臉盆預備出去。

『非打不可！』聽見我這話，他反身擱下臉盆，坐在床上緊執着我的雙手，深刻而有表情的眼光注視我，像憐惜又像責問。我一口氣說下去：

『我們不能也不該……』他不讓我說完，連忙雙手捧住我的嘴，半伏在我的身上，低聲說：『我知道，可是，可是，我們都……』他搖一下頭，想了想，又說：『不；……可是你很願……嗯……嗯，那些都算不了什麼……可是，叫老李來這兒作，環境太不方便，又危險……』他像還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下去，我也不能開口。所有兩人腦中的話，似乎都相互糾成一團，都不值一說。彼此對看着不知有多少時間，然後我見一顆大淚在他眼中發閃。板壁上發出唏唏嗦嗦的聲音，我知道那位高鄰又在壁縫中偷看我們。青朝那板壁斜了一眼，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說：『回頭看罷，一回我煮點掛麵你吃了，我好上課去。』

五月二十六　這是怎麼說？青！白天不回，晚上也不回來了。我就這麼一個人在這木板上爬，吐，就這麼白日黑夜讓破洗臉架，積灰的火酒爐，退了色的紅綠掛麵紙，爛了的菠菜等等佔据我的眼光，讓各種喧呼打罵號唱折磨我的耳朵。我向誰申訴？又有什麼可以申訴？埋在這陰沉的古墓裏，我難道還企圖找出從前在人羣中生活的意義麼？

平時雖在極忙，青白天不能回住處，晚上無論多晚多遠，也一定要回來。爲着深夜要人開門，我們被伙計糟塌了不知多少次。可是昨天晚上我從十一點起就望着房門，一面數着時鐘一點一點的敲去，直到五點。焦急在我心上爬，留下牠燒烙的火傷，時間又一針一針的在那火傷上挨擦。公廨大門不斷的開，不斷的關，發出一種低沉的抱有委屈的聲音，隨着就有脚步在院子裏走動。皮鞋的高昂，無根鞋的閑散，布鞋的柔順全不能表現青那疲倦而又匆忙的脚步。沒有脚步聲，反覺更有希望一點。

一種預示的憂患纏住了我這昏亂的想像，把那最可能又最可怕的結果，不斷塞入腦中。我本用不着浪費頭腦去愁什麼摔汽車，倒斃，瘋狗咬的事情。可是爲了不願落於仇者掌中，我倒故意搜尋這些意外來朦混自己。既混不了，我就願意有一個人來，即使是帶着被綑綁的他同來的先生們也好。因爲他們的粗獷兇橫會把我所要知道的一切告訴我。來打破這壓死人的窒悶，切斷這找不到着落的疑慮。以我這樣失了分量的時間和沒把握的生命，有什麼值得愛惜？難道黑暗的監房，和那拉屎吃窩頭的動作都受限制的獄中生活，於我的現狀不是最合調的麼？

啊，老李來了！

老李那張總是笑笑的紅的臉，帶來了不好的消息。這個人的寬額和濃眉都縐着，長眼角斜伸入鬢邊去。一進門就摸摸肚子，銜着我一點頭說：「嘿！」我搖搖頭。李！我準備着聽你所要報告的消息。一個快要淹死在自己的思慮裏的人，見什麼都想抓一把！

五月二十七早　昨天老李忽忽跑去公廁，證明了我一天一夜的猜疑，青已經遭了那件意中事。我的心平靜而又興奮。本想在那公廁住下去，也許這失掉了機能的生命會就這麼了結了牠自己。但是無論我有如何殘酷，勇氣和狠心還不肯使我宣告自己的死刑。生命雖在亂石縫裏和刀鋒似的冰凌中鑽覓出路，鑽的力量又是那麼微弱，可是因爲世上有那種尊貴的新東西要去取到手，同時有些人也毫不懈怠的在努力散布他們的醜惡和殘暴，以抵抗那尊貴東西出現，那麼即使我的生命已經是到了死的邊陲，我還是不甘心叫牠就死去。不甘心！僅僅爲着不甘心！並且老李又說搬到他那兒去了，他的妻那產科大夫可以給我打胎。這樣的消息特別是在青已經失了活動力的時候，更加鼓起我的勇氣和意志。倘若一個人的生命不能不暫時停止作用，馬上就有別的新的力量代替牠，那麼醜惡與殘暴儘管雄厚，强有力生命的堆積，也一定可以勝過牠了。

昨天老李把我搬來，將他們自己的床讓給我睡了。他的妻又高，又大，又胖，臉色灰黃，每一部分的肥胖都像鼓脹着從沒洗過的猪腸。窄眼，厚的灰色嘴唇，一切都和她丈夫成個反比。她比老李在中國住的日子少，見人就不自然的笑，說半句話留下半句讓老李補足。她聽見我要作的那件事就楞了好一會，接着連搖了幾十次頭，同時由那小眼裏簌，簌，簌，冷不防掉下一大串淚珠來。那婦人匆忙把眼一擦就摟住我歇斯底里的搖，嘴裏連嚷『不要，不要，不要……』老李把她拉過去，用柔聲極其溫軟的說了半天。這位太太在老李的慰安下，像一個沒娘的女孩兒似的哀泣。她到底仁慈的應許了。

昨晚上他兩人睡在我床前幾條凳上，李太太把自己的經驗講給我聽。她今年三十九歲了，也是欺人的母愛使她盼望極了有個小孩。每一次有了生孕，她都是從最早的時候起就發生種種可以致死人的毛病。她母家不理她，因爲她違反命令，把他們花錢替她買的醫學博士頭銜無代價的交給老李，作了他的助手。而老李又窮，又忙，又常要東逃西躲，不能在家。她腹中的小孩，她的病就全歸這不健康的身體單獨支持。沒有醫藥，沒有安慰和養料，結果總是把一個個未成熟的小生命用病毒死，要不然就

掉了。最後一次爲了她老李請假去海濟，他們用盡心力和物力，結果居然勝利的生了一個小寶寶，養到了七個月，長得又白又胖，會笑會叫了。但是就像命運是他們的死敵，正在這白胖好玩的時候，孩子就跟他爸爸媽媽一齊被拉進監牢去，不到十天，這才滿七個月的嬰兒就死在獄中。從那以後他們逃到中國來，她的耳聾更加利害，又得了子宮病，大夫不許她再生孩子。這可憐的異邦人頻說頻拭淚，她的丈夫無可奈何的拍着她，低柔的和她說些什麼，又像要幫她剖露積鬱，時常找適當的中國話，把她的意思轉達出來。

今天一早我吃了一粒白色圓柱形的藥。據李說若是一二個月的生孕，吃下去當時見效，有兩粒就能了結這件事。三個月以上的要每天吃一粒，吃三天。有時也許還沒效，得用手術。

下午　這五月的南風吹得人口鼻出火，四肢骨縫中都像有長了毛的蟲在穿爬，似乎生活力不甘幽閉要找出路。頭腦沉重，眼又昏花，當見許多可怕的現象。又像看見青在受刑。他被綁在一條木凳上，被兩個兵按着，另一個老兵偏着腰，瞇着眼用一個細嘴大瓷壺朝他的鼻孔灌辣椒水，他却死命掙扎，咕嚕咕嚕像牛叫，頭擺動，唇角被繩子割破流血。同時紅色的辣水流入眼中，又從那兒沁出更紅的來。灌死了又把他弄活，又問，又灌。而我被兩個憲兵抓着，站在旁邊，看他這麼生死不得，好幾次他們把我推到他面前去，用皮鞭抽我，捉我的手拿辣水去灌他，叫他說出地址。他的臉青一塊，紫一塊，紅一塊，夾着許多裂痕血跡弄成一張醜極了的臉譜。他似乎全不認識我，死木木的眼光對我沒表情也沒動作。這怪極了！既已逮我都撈到，還問他要的是什麼住址？一個人已經被處治到失了形體和知覺，還要去承收那種過分非人的殘暴，偏要他親口說出那已在別人掌握中的事實！這我不能忍受，我真不能忍受。他們繼續鞭打我，疼痛激怒和不了解使我大聲喊叫，跳躍。忽然一下輕鬆，我發現自己在李太太的懷抱中，她張皇的撐起小眼，連問『什麼!?什麼!?』

青，呀，青！他必是以爲肚子裏的東西定使我無法逃避，就決定用肉體的毀滅，去爲那已經空無所有的地址保存秘密了！

五月二十八刮風　這風太豈有此理，叫人一時熱，一時冷，身上又流汗，又煩燥。吐出來的東西似乎發臭。風吼着推打窗戶，扯碎窗紙，叫我老想到昨天夢中那些人的呼喝，和青的被撕裂的面孔。生命自己有這樣殘酷的支持性，定要驅這可憐的肉體去忍受一切受不盡的宰割。仇人們也就利用這種慘酷，

來痛快而悠久的滿足他們的殘暴慾。此外還有些人爲着求自己的希望延長，也總願親友們能更長久的在酷虐無情之下，用軟弱得可怕的肉體去支持那吃人的痛苦，這倒叫愛！

發了兩天燒，李太太要不給我藥吃，我不肯。我急於要使靑在死亡道上嘆一口寬容自己的氣，爲着他的愛已經又踏上了他的路程；同時又不願挨時間，妨礙老李們的事情，因此反而一口吞了兩粒。

夜十二點　小馮匆匆跑來，發現我在這兒似乎眉一縐。他是來通知老李搬家的，同時來找李太太。前天他送東西，騎車到北河沿轉角，迎面一輛車飛來掃在他輪上。那人立刻扯住他大嚷大叫，要上閣子去。他死勁把車撳在那人身上，自己在警戒網中借小胡同和屋頂的方便逃出來，左臂被拉破了一大塊，腫爛起來，他不敢上醫院。李太太給他洗了，上了藥，他又叮嚀了要搬就走了。

五月卅日　一個禮拜的日記撕了三個寫的地方。這時我在這不到一丈見方的小土屋裏，沿牆土地上橫躺着十幾個蓬頭汚面的女犯人。鎖住的柵門外是一個扛槍的兵士，他在外面踱來踱去，不時朝我望望，哼一聲說『好好躺下。』他的聲音很溫和，我不怕；我還是用這根髮針在這塊薄紙板上刺寫；我要趕快，怕天亮了之後，我的命運會使我再也寫不成了。

二十八晚上，老李們自然不能馬上就搬。二十九我的肚子起始疼；李太太忙亂的準備許多事，預備胎兒離身。晚上連老李也在家要幫忙。忽然大門捶打整天，我們來不及作何準備時，穿黑大褂黃綠制服的已站滿了一屋子，中間夾着被綑綁的小馮……

……咳，頭疼……

病苦不能感動人來改善我的遭遇，帶着在死亡和血泊裏掙扎的腹中小生命我被押送到這兒來，和朋友們分開了。一進來，立刻我就看出這兒有個人和我是同樣情形，她已經餓死在牆腳下，腿張得大開，褲子和衣服全是血，褲襠裏有許多看不清的血肉塊。屣了的兩隻手攤放在膝上，全是靑紫大泡；在她半合着的眼下，掛着白漿似的眼淚，嘴唇僵硬的張開，白末和涎塗滿一下巴。約略聽說她是個女房東，有了六個月的身孕。最近她的房客某學生因爲犯了該殺頭的危害民國嫌疑偷跑了，官家便着落在這大肚子女人身上要他。把她抓來，抽了皮鞭，又打了竹板，結果就擺在這兒，醫官不在家，沒有人來理會。

呀，血流出來了，幹嘔還想吐！……

我眞願休息一下，肚子太疼了，像被刀子在樹割。白蛉和蜈蚣虫什麽都攻擊我，遍身麻癢，遍身刺痛，遍身麻木發熱。全個身子像掉在毒蛇口裏似的。腰部像有石頭要爆炸，腦子裏有團烈火在燃燒……但我不可停手，軍笳在吹起身號，今天是什麽日子！五月一天的黎明………。

吱，窗上是什麽黑影…………。

三，二十八。

石達開乞降書

川邊瀘定西沙河壩，有農民高姓者，其先祖父為一馬商，恆來往於建南一帶，不知何時，在王千戶所轄自打地，（與瀘定縣屬德安連界）藏有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函稿一束，特借抄轉通，以響閱者。

▲與王千戶書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主將翼王石，為訓諭松林地總領王千戶賢台知悉：緣予恭奉天命，親統雄師，輔佐主聖，恢復大夏，路徑由茲，非取斯土。賢台不知師來之意，竟爾拒抗，姑無足怪。幸爾兩邊，兵未損折，情有可原。統望賢台，體兵讓路，敦義講和，免致戰鬥互殺，俾我師之早行，亦爾民之早定也。如允讓道罷兵，不獨我師所來爾境，不犯秋毫，而且許贈良馬二匹，白金千兩與賢台為讓軍之資，他年天國一統之後，定有加封賢台也。倘賢台竟稱兵抗拒，予則加選三千虎賁，不得已將渡小河，將爾一方痛剿，雞犬不留，仍屠燒盡，那時悔之晚矣。本主將上體天心，下恤民命，與其相殺，莫不相好，為此諭到之時限午刻即回文，以決攻取，不得遲延，致誤機宜。特此訓諭。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諭。

▲與唐友耕書　竊聞求榮而事二主，忠則不為，捨命以全三軍，義或有取。達生逢季世，抱膝迷廬，遯迹海濱，何心問事。殊遇東王韋，西王楊等，舉使幣聘，不禁幡然。攫諸草茅，驩同魚水，膺將軍之重任，作翼王之爵銜，身受國恩，不為不斷。故爾效命戎伍，創業江南。但賦性直梗，不將順左右袒，遂使其身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所以拜表聖聰，專主閫外，秉旄仗鉞，以清寰海。義旗所到，簞食壺漿，致浙江錢塘，開門納欵，人民安堵，雞犬無驚。南向以報，命將守城。其時都督軍門向，并盛興中常賽等，皆帶數十萬，弄兵九江，時擾攻擊，故達不得不與爭衡。受命左總承恩人都督李等，偏師直搗，向衆奔阻，而武昌巡撫常，倉惶失守，殃及居民。血滿長城，屍塡湘水。達物與民胞，視猶赤子，不忍蒼生之塗炭，爰招安於全省。嗣則山東礮匪，聚衆擄掠，因與國家接壤，變及至尊。時朝廷方有向軍門之警，匪邊離局，使兵部侍郎胡商，發詔遣達，剿滅醜凶。達命府州，各守境界，身統雄師，秋毫無犯，介胄可風，士卒爭先，摧朽拉枯，一月三捷，勝兵所指，至於天津。不識天災流行，下元甲子，湖浙之間，旱蝗群起，四境流離，三軍饑餒。達練強兵，屯田於野，可謂盡心。凶荒不已，癸聞江南，棄卻湖浙，播洋一戰，心膽俱裂。濟師嚴闔，路經貴筑，滇雲杜君，助糧萬斛。誰料入川，將滇溝壑。嗟吁哉，唐都督，想達向桂林郡紫荊山，從二主起義以來，開闢江南，江西，浙江，兩廣之地，經過山東以西，河南河北湖南，貴州，雲南諸省，身經百戰，必勝必取，未肯敗北。今至益州之建甯府，遇田父，引我軍至自打地，前阻大渡河，後阻金沙江，左巖小河峻嶺，右巖鐵寨高山，兵不得展旗，馬不得連轡。此法之添灶，而天數之亡我也。且都督大軍阻其前，小河千戶斷其後，兵疲食盡，烏江之敗，何以異茲。達念有辱朝廷命將之意，業令妻子投江，然後幷五週孩子自刎。適接楊遊擊來營，青都督仁義，幷滿清無加害之意。如果賢台奏准當今，必達率衆歸命，立功自贖，否則背水一戰，以馬革裹屍，而報東西二王昔日之恩云爾。書不盡言，謹候來命。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駱秉與章書　竊思求榮事主，忠臣不為，舍命全軍，義士必作。緣達生逢季世，身事天朝，忝非諂士，不善媚君。因被讒而出朝，以致東奔西逐，遂建業於當世，不憚旰食宵衣。無如命蹇時乖，故爾事拂人意。矢堅貞以報國，功竟雖成，待平定而歸林，願終莫遂。轉帶驪馳天下，徒使勞及軍民。日數戰鬥中，每致殃連雞犬，帶甲經年，人無寧歲。運籌終日心少閒時。天耶人耶，勞終無益，時乎運乎，窮竟不通。閱歷十餘年，已覺備嘗艱苦，統兵數萬衆，徒為奔走焦勞。每思臣跡山林，遂我素願，韜光泉石，卸我仔肩，無如騎虎難下，事不如心，逐鹿空勞，天弗從願。達思天既若此，人其奈何，大丈夫已不能開疆拓土，奚對一生。死若可以安全兵將，何惜一死。達聞閣下，仁德普天，信義遍地，爰此修書，特以奉聞。閣下若能依書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與為懷，格外原有我將士，赦免殺戮，禁無欺凌，按宜授職，量材擢用。願為民者，准其為民，願為軍者，聚而為軍，推恩以待，布德而綏，則達一人而自刎，飭三軍以披堅。然達果能安全吾軍，捐軀稍可仰對我主，雖斧鉞之交加，死不為辱。閣下身任清國大臣，當代巨任，志惟果誠納衆，心實以信服人，不繁詐臧，能依請納，均飛翰光覆，並望貸從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軌阻。否則閣下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而三千之兵，尤足攻城掠地，況我數萬之衆，豈能束手坐天乎。特此寄書，希推垂鑒。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書。

按石達開為清時貴縣人，咸豐間從洪秀全起事，封翼王。太平五年，韋昌輝殺楊秀清，復秘謀圖併達開，達開奔甯國，昌輝遂圍翼王府，殺其全家併黨數十人。達開怒，欲悉收皖甯之兵圖天京，以清君側。天王懼，遂誅昌輝，夷其族傳首甯國，以謝達開，召之還京，達開不赴，引兵由江西入湖南。犯桂林不克，再走湖南，犯粵境，遣黨分擾滇黔，皆不得志。復渡金沙江，擬由邊地小徑入川，至大渡河，為川軍唐有耕所敗，進至建昌道屬之自打地，復為王千戶所阻。前一書係請王千戶讓路，後二書係勢窮乞降。然語詞悲壯，不失英雄本色，卒因兵疲食盡被獲。太子竹生，輔恩承相黃等，亦同時被獲，送成都交臬司收禁。均供詞慷慨，從容就義。

原文献残缺